
家庭的故事



家庭的故事

（增補本）

鄭振鐸著

開明書店版

本書獻給

我的好友老舍君



自序

我不曾寫過什麼小說。這一個集子中所收的不過是小小的故事而已，不能居小說之名。其中有幾篇是前三四年寫的，一大部分則於去年八月，旅居巴黎的時候寫成。我在巴黎的生活，除了幾次特約幾個朋友到郊外的宮堡去以外，白天不是到國立圖書館，便是到洛弗博物院。到了晚上，也有幾次上歌劇院，也有幾次坐坐孟巴那斯的咖啡館，但在家的時候最多。因此便在斗室的燈下，隨意的寫了那幾篇故事。其總名原來定爲家庭的故事，發表時卻各以篇名爲名，並沒附上這個總名。所以有許多人誤會牠們是小說。

在現在的這個集子裏，以家庭的故事爲最多，所以便以牠爲集名。

中國的家庭，是一個神妙莫測的所在。憑我良心的評判，我實在說不出他究竟是好還是壞，更難於指出他的壞處何在，或好處何在。但從那幾篇的故事中或可以略略看出

這個神妙莫測的將逝的中國舊家庭的片影吧。

我寫這些故事，當然未免有幾分的眷戀；然而我可以說，他們並不是我自己的回憶錄，其中或未免有幾分是舊事，卻決不是舊事的紀實；其中人物更不能說是眞實的，或者有人看來覺得有些像眞實者，那是因爲這種型式的人，到處都可遇到，所以他們便以爲寫的像他或像她；其實全不是那末一回事。我寫的是舊家庭的「積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積影，」決不曾影射過某人某人，或影射過某事某事。如果有人要爲這些故事做索隱，其結果恐怕也將等於紅樓夢索隱之類的「一無是處，」

我生平最恨黑幕派的小說或故事，當然自己決不會寫出有「索隱」的可能的故事來！

我對於舊家庭，舊人物，確不加以憎恨，也許反有些眷戀。所以對於他們也止有同情而無譴責。這一點，看書的人當然是明白的。我覺得卽使對於「極壞的人」也不應該有什麼譴責的態度。誰配譴責誰呢？假定他們是「壞的，」或「不對的，」那是他們本身的

罪惡麼?

在革命與戀愛的兩大批的出版物中加上那末一小册略帶些懷舊性質的故事集，或者不會爲讀者所反對吧?

我應該在此謝謝葉聖陶君，他爲我校正了好多地方；還要謝謝徐調孚君，他爲我收集了這末一册我自己沒有工夫去收集的。其他還有幾位督促我出版本書的，也要在此總謝一聲。沒有他們的督促與鼓勵，本集是不會與讀者相見的；在其中老舍君與徐元度君是特別要舉出的。

鄭振鐸 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目次

貓

我家養了好幾次的貓，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歡貓的，她常在課後回家時，逗着貓玩。有一次，從隔壁要了一隻新生的貓來。花白的毛，很活潑，常如帶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陽光裏滾來滾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條紅帶，或一根繩子，在牠面前來回的拖搖着，牠便撲過來搶，又撲過去搶。我坐在籐椅上看着他們，可以微笑着消耗過一二小時的光陰，那時太陽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鮮與快樂。後來這隻貓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喫東西，光澤的毛也汚澀了，終日躺在廳上的椅下，不肯出來。三妹想着種種方法逗牠，牠都不理會。我們都很替牠憂鬱。三妹特地買了一個很小很小的銅鈴，用紅綾帶穿了，掛在牠頸下，但只顯得不相稱，牠只是毫無生意的，懶惰的，鬱悶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從編譯所回來，三妹很難過的說道：「哥哥，小貓死了！」

我心裏也感着一縷的酸辛。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當時只得安慰着三妹道：

「不要緊，我再向別處要一隻來給你。」

隔了幾天，二妹從虹口舅舅家裏回來，她道，舅舅那裏有三四隻小貓，很有趣，正要送給人家。三妹便慫恿着她去拿一隻來。禮拜天，母親回來了，卻帶了一隻渾身黃色的小貓同來。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這隻黃色小貓吸引去了。這隻小貓較第一隻更有趣，更活潑。牠在園中亂跑，又會爬樹，有時蝴蝶安詳地飛過時，牠也會撲過去捉。牠似乎太活潑了，一點也不怕生人，有時由樹上躍到牆上，又跑到街上，在那裏晒太陽。我們都很為牠提心吊膽，一天都要「小貓呢？小貓呢？」的查問得好幾次。每次總要尋找了一回，方才尋到。三妹常指牠笑着罵道：「你這小貓呀，要被乞丐捉去後才不會亂跑呢！」我回家喫中飯，總看見牠坐在鐵門外邊，一見我進門，便飛也似的跑進去了。飯後的娛樂，是看牠在爬樹。隱身在陽光隱約裏的綠葉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麼似的。把牠捉了下來，又極快的爬上去了。過了二三個月，牠會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隻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間便不再

聽見討厭的吱吱的聲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來，披了衣下樓，沒有看見小貓，在小園裏找了一遍，也不見。心裏便有些亡失的預警。

「三妹，小貓呢。」

她慌忙的跑下樓來，答道：「我剛才也尋了一遍，沒有看見。」

家裏的人都忙亂的在尋找，但終於不見。

李媽道：「我一早起來開門，還見牠在廳上。燒飯時，才不見了牠。」

大家都不高興，好像亡失了一個親愛的同伴，連向來不大喜歡牠的張媽也說：「可惜，可惜，這樣好的一隻小貓。」

我心裏還有一線希望，以爲牠偶然跑到遠處去，也許會認得歸途的。

午飯時，張媽訴說道：「剛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頭，她說，早上看見我家的小貓在門外，被一個過路的人捉去了。」

於是這個亡失證實了。三妹很不高興的，咕嚕着道：「他們看見了，爲什麽不出來阻止？他們明曉得牠是我家的！」

我也悵然的，憤恨的，在詛罵着那個不知名的奪去我們所愛的東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

冬天的早晨，門口蜷伏着一隻很可憐的小貓。毛色是花白，但並不好看，又很瘦。牠伏着不去。我們如不取來留養，至少也要爲冬寒與飢餓所殺。張媽把牠拾了進來，每天給牠飯喫。但大家都不大喜歡牠，牠不活潑，也不像別的小貓之喜歡頑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憂鬱性似的，連三妹那樣愛貓的，對於牠，也不加注意。如此的，過了幾個月，牠在我家仍是一隻若有若無的動物。牠漸漸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潑。大家在廊前晒太陽閒談着時，牠也常來蜷伏在母親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時也逗着牠頑，但沒有對於前幾隻小貓那樣感興趣。有一天，牠因夜裏冷，鑽到火爐底下去，毛被燒脫好幾塊，更覺得難看了。

春天來了，牠成了一隻壯貓了，卻仍不改牠的憂鬱性，也不去捉鼠，終日懶惰的伏着，

喫得胖胖的。

這時，妻買了一對黃色的芙蓉鳥來，掛在廊前，叫得很好聽。妻常常叮囑着張媽換水，加鳥糧，洗刷籠子。那隻花白貓對於這一對黃鳥，似乎也特別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對鳥籠凝望着。

妻道：「張媽，留心貓，牠會喫鳥呢。」

張媽便跑來把貓捉了去。隔一會，牠又跳上桌子對鳥籠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樓時，聽見張媽在叫道：「鳥死了一隻，一條腿被咬去了，籠板上都是血。是什麼東西把牠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隻鳥是死了，羽毛鬆散着，好像牠曾與牠的敵人掙扎了許久。

我很憤怒，叫道：「一定是貓，一定是貓！」於是立刻便去找牠。

妻聽見了，也匆匆的跑下來，看了死鳥，很難過，便道：「不是這貓咬死的還有誰？牠常

常對鳥籠望着，我早就叫張媽要小心了。張媽你爲什麽不小心！」

張媽默默無言，不能有什麽話來辯護。

於是貓的罪狀證實了，大家都去找這可厭的貓，想給牠以一頓懲戒。找了半天，卻沒找到。眞是「畏罪潛逃」了，我以爲。

三妹在樓上叫道：「貓在這裏了。」

牠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陽，態度很安詳，嘴裏好像還在喫着什麽。我想，牠一定是在喫着這可憐的鳥的腿了，一時怒氣衝天拿起樓門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過去打了一下。牠很悲楚的叫了一聲「咪嗚」！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裏還憤憤的，以爲懲戒得還沒有快意。

隔了幾天，李媽在樓下叫道：「貓，貓又來喫鳥了。」同時我看見一隻黑貓飛快的逃過露台，嘴裏啣着一隻黃鳥。我開始覺得我是錯了！

我心裏十分的難過，眞的，我的良心受傷了，我沒有判斷明白，便妄下斷語，寃苦了一

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想到牠的無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針，刺我的良心的針！

我很想補救我的過失，但牠是不能說話的，我將怎樣的對牠表白我的誤解呢？

兩個月後，我們的貓忽然死在隣家的屋脊上。我對於牠的亡失，比以前的兩隻黑貓的亡失，更難過得多。

我永無改正我的過失的機會了！

自此，我家永不養貓。

十四，十一，七，於上海。

風波

樓上洗牌的聲音瑟啦瑟啦的響音，幾個人的說笑，辯論，計數的聲音，隱約的由厚的樓板中傳達到下面。仲清孤寂的在他的書房兼作臥房用的那間樓下廂房裏，手裏執着一部屠格涅夫的羅亭在看，看了幾頁，又不耐煩起來，把牠放下了，又到書架上取下了一册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來；沒有看到二三回，又覺得毫無興趣，把書一拋，從椅上立了起來，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在房裏踱來踱去。壁爐架上立着一面假大理石的時鐘，一對青磁的花瓶，一張他的妻宛眉的照片。他見了這張照片，走近爐邊凝視了一會，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樓上啪啪，啪啪的響着打牌的聲音，他自言自語的說道：「唉，怎麽還沒有打完！」

他和他的妻宛眉結婚已經一年了。他在一家工廠裏辦事，早晨八九點時就上工去了，午飯回家一次，不久，就要去了。他的妻在家裏很寂寞，便常到一家姨母那裏去打牌，或

者到樓上她的二姊那裏，再去約了兩個人來，便又可成一局了。

他平常在下午五點鐘，從公司下了工，匆匆的回家時，他的妻總是立在房門口等他；他們很親熱的抱吻着。以後，他的妻便去端了一杯牛奶給他喝。他一邊喝，一邊說些在工廠同事方面聽到的瑣雜的有趣的事給她聽；某處昨夜失火，燒了幾間房子，燒死了幾個人；某處被強盜劫了，主人跪下地去懇求但終於被劫去多少財物或綁去了一個孩子，這些都是很刺激的題目，可以供給他半小時以上的談資。然後他坐書桌上看書，或譯些東西，他的妻坐在搖椅上打着絨線衫或襪子，有時坐在他的對面，幫他鈔寫些詩文，或謄淸文稿。他們很快活的消磨過一個黃昏的時光，晚上也是如此。

不過一禮拜總有一二次，他的妻要到樓上或外面去打牌去。他匆匆的下了工回家，渴想和他的妻見面，一看，她沒有立在門口，一縷無名悵惘便立刻兜上心來。懶懶的推開了門口進去，叫道：「蔡媽，少奶奶呢？」明曉得她不在房裏，明曉得她到什麼地方去，卻總要照例的問一問。

「少奶奶不在家，李太太請她打牌去了。」蔡媽道。

「又去打牌了！前天不是剛在樓上打牌的麼。」他恨恨的說道，好像是向着蔡媽責問。「五姨也太奇怪了，爲什麼常常叫她去打牌？難道她家裏沒有事麼？」他心裏暗暗的怪着他的五姨。桌上報紙凌亂的散放着，半茶碗的臍茶也沒有倒去，壁爐架上的花乾了也不換，床前小桌上又是幾本書亂堆着，日曆也已有兩天不扯去了，椅子也不放在原地方，什麼都使他覺得不適意。

「蔡媽，你一天到晚做的什麼事？怎麼房間裏的東西一點也不收拾收拾？」

蔡媽見慣了他的這個樣子，曉得他生氣的原因，也不去理會他，只默默的把椅子放到了原位，桌上報紙收拾開了，又到廚房裏端了一碗牛奶上來。

他孤寂無聊的坐着，書也不高興看，有時索性和衣躺在床上，默默的眼望着天花板。晚飯是一個喫着，更覺得無味。飯後攤開了稿紙要做文章，因爲他的朋友催索得很緊，週刊等着發稿呢。他儘有許多的東西要寫，卻總是寫不出一個字來。筆桿似乎有千鈞的重，

他簡直沒有決心和勇氣去提牠起來。他望了望稿紙，嘆了一口氣，又立起身來，踱了幾步，穿上外衣要出去找幾個朋友談談，卻近處又無人可找。自他結婚以後，他和他的朋友們除了因公事或宴會相見外，很少特地去找他們的。以前每每的強拽了他們上王元和去喝酒。或同到四馬路舊書攤上走走。婚後，這種事情也成了絕無僅有的了。漸漸的成了習慣以後，便什麼時候也都懶得去找他們了。

街上透進了小販們賣檀香橄欖，或五香豆的聲音，又不時有幾輛黃包車衣挨衣挨的拖過的聲響，馬蹄的的，是馬車經過了，汽號波波的，接着是飛快的呼的一聲，他曉得是汽車經過了，又時時有幾個行人大聲的互談着走過去。一切都使他的房內顯得格外的沈寂。他脫下了外衣，無情無緒的躺在床上，默默的不知在想些什麼。

鐺，鐺，鐺，他數着，一下，二下，壁爐架上的時鐘已經報十點了，他的妻還沒有回來，他想道：「應該是回來的時候了，」於是他的耳朵格外留意起來，一聽見衣挨衣挨的黃包車拖近來的聲音，或馬蹄的的的走過，他便諦聽了一會，站起身來，到窗戶上望着，還預備叫蔡

媽」去開門。等了半晌，不見有叩門的聲音，便知道又是無望了，於是便恨恨的嘆了一口氣。

如此的經了十幾次，他疲倦了，眼皮似乎強要闔了下來，覺得實在要睡了，實在不能再等待了，於是勉強的立了起身，走到書桌邊，氣憤憤的取了一張稿紙，塗上幾個大字道：「唉眉，你又去了許久不囘來！你知道我心裏是如何的難過麼？你知道等待人是如何的苦麼？唉，親愛的眉，希望你下次不要如此！」

他脫下衣服，一看鐘上的短針已經指了十二點。他正攢進被窩裏，大門外彷彿有一輛黃包車停下，接聽便聽見門環嗒嗒嗒的響着，「蔡媽，蔡媽，開門！」是他的妻的音。蔡媽似乎也從睡夢中驚醒，不大願意的慢吞吞的起身去開門。「少爺睡了麼？」他的妻問道。「睡了，睡了，早就睡了，」蔡媽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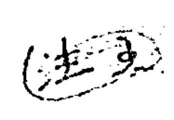
他連忙閉了雙眼，一動不動的，假裝已經熟睡。他的妻推開了房門進來。他覺得她一步步走近床邊，俯下身來。冰冷的唇，接觸着他的唇，他懶懶的睜開了眼，嘆道：「怎麼又是十二點鐘囘來！」她帶笑的道歉道「對不住，對不住！」一轉身見書桌上有一張稿紙寫

着大字，便走到桌邊取來看。她讀完了字，說道「我難道不痛愛你？難道不想最好一刻也不離開你！但今天五姨特地差人來叫我去。上一次已經辭了她；這一次卻不好意思再辭了。再辭，她便將誤會我對她有什麼意見了。今天晚飯到九點半鐘才喫，你知道她家喫飯向來是很晏的，今天更特別的晏。我眞急死了！飯後還膺三圈牌，我以爲立刻可以打完，不料又連連的連莊，三圈牌直打了兩點多鐘。我知道你又要着急了，時時看手錶，催他們快打。惹得他們打趣了好一會。」說時，又走近了床邊，雙手抱了他的頭，俯下身來連連的吻着。

他的心軟了，一陣的難過，顫聲的說道：「眉，我不是不肯叫你去頑頑。終日悶在家裏也是不好的。且你的身體又不大強壯，最好時時散散心。但太遲了究竟傷身體的。以後你打牌儘管打去，不過不要太遲囘來。」

她感動的把頭倚在他身上說道：「曉得了；下次一定不會過十點鐘的，你放心！」

他從被中伸出兩隻手來抱着她。久久的沉默無言。



隔了幾天，她又是很遲的才囘家。他眞的動了氣，躺在床上只不理她。

「又不是我要遲，我心裏正着急得了不得！不過打牌是四個人，那裏能夠由着我一個人的主意。飯後打完了那一圈牌，我本想走了，但辛太太輸得太利害了，一定要反本，不肯停止。我又是贏家，那裏好說一定不再打呢！」

「好！你不守信用，我也不守信用。前天我們怎麼約定的？你少打牌，我少買書。現在你又這麼樣晚的囘家，我明天也一定要去買一大批的書來！」

「你有錢，你儘管去買好了。只不要欠債看你到節下又要着急了！我每次打牌你總有話說，眞倒霉做女人家一嫁了就不自由，唉唉！」她也動了氣，臉伏在桌上，好像要哽咽起來。

他連忙低頭下心的勸道：「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說着玩玩的！房裏冷，快來睡！」

她伏着頭在桌上，不去理會他。他嘆道：「現在你們女人家眞快活了。從前的女人那裏有這個樣子！只有男人出去很晚囘來，她在家裏老等着，又不敢先睡。他喫得醉了囘來，

她還要小心的侍候他替他脫衣服，還要受他的駡！唉，現在不同了！時代變了，丈夫卻要等待着妻子了！你看，每回都是我等待你。我那一次有晚回來過，有勞你等過門？」

她擡起頭來應道：「自然嘍，現在是現在的樣子！你們男子們好舒服久了，現在也要輪到我們女子了！」

他噗哧的一聲笑了，她也笑了。

如此的，他們每隔二三個禮拜總要爭鬧一次。

這一次，她是在樓上打牌。她的二姊因爲沒事做，氣悶不過，所以臨時約了幾個人來打小牌玩玩。第一個自然是約她了。因爲是臨時約成的，所以沒有預先告訴他。他下午回家手裏拿着一包街上買的他的妻愛喫的糖炒栗子，還是滾熱的，滿想一進門，就揚着這包栗子，向着他的妻叫道：「你要不要？」不料他的妻今天卻沒有立在房門口，又聽見樓上的啪，啪啪的打牌聲及說笑聲，知道她一定也在那裏打牌了，立刻便覺得不高興起來，緊皺着雙眉。

他什麼都覺得無趣，讀書，做文，練習大字，翻譯。如熱鍋上螞蟻似的，東爬爬，西走走，都無着落處。又賭氣不肯上去看看她，只叫蔡媽把那包栗子拿上樓去，意思是告訴她，他已經回來了。滿望她會下樓來看他一二次，不料她卻專心在牌上，只叫蔡媽預備晚飯給他喫，自己卻不動身，這更使他生氣。「有牌打了，便什麼事都不管了，都是假的，平常親親熱熱的，到了打牌時，牌便是她的命了，便是她的唯一的伴侶了。」他只管嘰哩咕嚕的埋怨着，特別怨她的是今天打牌沒有預先通知他。這個出於意外的離別，使他異常的苦悶。

書桌上鎮紙壓着一張她寫的信：

我至親愛的清，你看見我打牌一定很生氣的。我今天本來不想打牌，她們叫我再三我才去打的。並且你叫我抄寫的詩，我都已抄好了半天了。你說要我抄六張，但是你所選的只夠抄三張。你回來，請你再選些，我明天再替你抄。我親愛的，千萬不要生氣。你生氣，我是很難過的。這次眞的我並沒有想打牌。都是二姊她自已打電話去叫七嫂，和陳太太我並不知道，如果早知道，早就阻止她了。千萬不要生氣，我難道不愛你

麼？請你原諒我罷！你如果生氣，我心中是非常的不安的！二姊後來又打一次電話去約七嫂。她說，明天來，約我在家等她。二姊不肯，一定要她來。我想寧可今晚稍打一會，明天就不打了。因爲明天是你放假的日子，我不應該打牌，須當陪你玩玩，所以沒有阻止她，你想是麼？明天一塊去看電影，好麼？我現在向你請假了，再會！

你的眉！

他手執這封信，一行一行的看下去，眼睛漸漸朦朧起來，不覺的一大滴的眼淚，滴溼了信紙一大塊。他心裏不安起來。他想：他想他實在對待眉太殘酷了！眉替他做了多少事情！管家記帳，打絨線衣服，還替他抄了許多書，不到一年，已抄有六七册了。他半年前要買一部民歌集，是一部世間的孤本，因爲嫌牠定價略貴，沒有錢去買，心裏卻又着實的捨不下，她卻叫他向書坊借了來，晝夜不息的代他抄了兩個多月，把四大厚册的書全都抄好了。他想到這裏，心裏難過極了！「我眞是太自私了！太不應該了！有工作，應該有游戲！她做了一個禮拜的苦工，休息一二次去打牌玩玩。難道這是不應該麼？我爲什麼屢次的和她鬧？咦，

太殘忍了，太殘忍了！」他恨不得立刻上樓去抱着她，求她寬恕一切的罪過，向她懺悔，向她立誓說，以後決不干涉她的打牌了，不再因此埋怨她了。因為礙着別人的客人在那裏，他又不敢走上去。他想等她下樓來再說吧。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他清楚的聽着那架假大理石的時鐘，的嗒的嗒的走着，且看着牠的長針一分一分的移過去。他不能看書，他一心只等待着她下樓。他無聊的，一秒一秒的計數着以消磨這個孤寂的時間。夜似乎比一世紀還長。噹，噹，噹已經十一點鐘了。樓上還是啪，啪，啪的打着牌，笑語的，辯論的，不像要終止的樣子。他又等得着急起來了！「還不完，還不完！屢次告訴她早些打完，總是不聽話！」他嘆了一口氣，不覺的又責備她起來。拿起她的信，再看了一遍，又嘆了一口氣，連連的吻着牠，「唉！我不是不愛你，不是不讓你打牌，正因為愛你，因為太愛你了，所以不忍一刻的離開你，你不要錯怪了我！」他自言自語着，好像把她的信當作她了。

等待着，等待着，她還不下來。樓上的洗牌聲瑟啦瑟啦的響着，幾個人的說笑，辯論，計

數的聲音，隱約的由厚的樓板中傳達到下面。似乎她們的興致很高，一時決不會散去。他無聊的在房裏踱來踱去，心裏似乎渴要粘貼着什麼，卻又四處都是荒原，都是汪汪的大洋，一點也沒有希望。

十二點鐘了，她們還在啪，啪，啪的打牌，且說着笑着。「快樂」使她們忘了時間的長短，他卻不能忍耐了。他恨恨的脫了衣服，攢到被中，卻任怎樣也不能閉眼睡去。「唉——」他曼聲的自嘆着，睜着眼凝望着天花板。

書之幸運

天一書局送了好幾部古書的頭本給仲淸看。一本是李卓吾評刻的浣紗記的上册，附了八頁的圖，刻得極爲工緻可愛，送書來的夥計道：「這是一部不容易得到的傳奇。李卓吾的書在前淸是禁書。有好些人都要買牠呢。您老人家是老交易，所以先送給您老人家看。」又指着另外一本藍面子，潔白的雙絲線訂着的隋唐演義，道：「這是褚氏原刻的，頭本有五十張細圖呢，您老人家看看，多末好，多末工細」說着，便翻幾頁給他看，「一頁也不少，的確是原刻的，字跡一點也不模糊，邊框也多末完整。我們老板費了很貴的價錢，昨天才由同行轉讓來的，剛才拿到手呢。」又指着一本很汚穢的黃面子蟲蝕了好幾處的書道：「這是明刻的隋煬豔史，外面沒有見過。今早才收進來，還沒有裝訂好呢。您老人家如要，馬上就可以去裝訂。看看只有八本，襯訂起來可以有十六本，還是很厚的呢。老板

說，他做了好幾十年的生意，這部書還不曾買過呢。四十回，每回有兩張圖，共八十張圖，都是極精工的。」又指着一本黃面子裝訂得很好看的書道：「這是笑史，共十六册，猶子龍原編，李笠翁改訂的，外間也極少見。」這位夥計曉得他極喜歡這一類的書，且肯出價錢，所以一本本的指點給他看。此外還有幾部詞選，卻是不大重要的。

仲清默默的坐在椅上，聽着夥計流水似的誇說着，一面不停手的翻着那幾本書。書委實都是很好的，都是他所極要買下的，那些圖他尤其喜歡。那種工緻可愛的木刻，神采弈弈的圖像，不僅是以考證古代的種種制度，且可以見三四百年前的雕版與繪畫的成績是如何的進步。那幾個刻工，細緻的地方，直刻得三五寸之間可以容得十幾個人馬，個個鬚眉清晰，衣衫的皺痕一條條都可以看出；粗笨的地方，是刻的一堆一堆的大山，粗粗幾縷遠水，卻覺得逸韻無窮，如看王石谷八大山人的名畫一樣。他委實的爲這部書所迷戀住了。但外面是一毫不露，怕被夥計看出他的強烈的購買心，要任意的說價，裝腔的不賣。

「書倒不大壞；不過都是玩玩的書，沒有實用。」他懶懶的裝着不大注意的說着。

「雖然是玩玩的書，近幾年買的人倒不少，書價比以前貴得好幾倍了呢。」夥計道。

「李卓吾的浣紗記多少錢？那幾部多少錢？」

夥計道：「老板吩咐過的，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不說虛價。浣紗記是五十塊錢，隋唐演義是三十塊錢，隋煬豔史是八十塊錢，笑史是五十塊錢，……」他正要再一部的說下去，仲清連忙阻擋住他道：「不必再說了，那些我不要。」

「價錢眞不貴，不是您老人家，眞的不肯說實價呢。賣到東洋去，浣紗記起碼值得一百塊錢。隋煬豔史起碼得賣個兩三百塊……」

仲清心裏嫌着太貴，照他的價錢計算起來，共要二百塊錢以上呢，一時那裏來這許多錢去買！且買了下去，知道宛眉一定又要生氣的。心裏十分的躊躇着，手不停的翻翻這本，翻翻那本，很想恨心一下，回絕那個夥計說：「我不要買，請送給別人家去！」卻又委實的捨不得那幾部書歸入別人的書室中。躊躇了好一會，表面上是假飾着仔細的在翻看

那些書，實則他的心思全不注在書上。

夥計站在他旁邊等候着他的囘話。

「這幾部書都是一點也不殘缺的麼？沒有缺頁，也沒有破損麼？」他隨意的問着夥計。

「一點都沒有，全是初印最完全的。我們店裏已經檢過了，一頁也不缺。缺了一頁，一個錢都不要，您老人家儘管來退。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一點也不會欺騙您老人家的，您老人家放心好了。」

「那末把這三部書的頭本先放在這裏吧。」說時，他把浣紗記，隋唐演義，隋煬豔史另放在一邊，「其餘的你帶囘去。價錢，我停一刻去和你們老板面議，還要去看看全書。」

「好的，好的。」夥計帶笑的說道，好像他的交易已經成功了，「請您老人家停一刻過來。價錢，老板說是一定不減的。這部笑史也給您老人家留下吧，這部書很少見的，有人要拿去做石印呢。」夥計拿起笑史也要把牠在浣紗記諸書一堆。他連忙搖頭道：「這部

我不要，沒有用處，你帶給別人家看吧。」夥計縮回手，把牠和其他揀賸的書包在一個包袱中，說着「再見，您老人家，」可去了。他點點頭，仍舊坐下去辦他的公事，心裏十分躊躇買不買的問題。

他的妻宛眉因爲他的浪買書，已經和他爭鬧過不止幾十次了。

「又買書了！家裏的錢還不夠用呢。你的裁縫賬一百多塊還沒有還，杭州的二嬸母窮得非凡，幾次寫信來問你借幾十塊錢。你有錢也應該寄些給她用用。卻自己只管買書去！現在，你一個月，一個月，把薪水都用得一文不賸，且看你一有疾病時將怎麼辦！你又沒有什麼儲蓄的底子。做人難道全不想想後來！况且書已經有了這許多了，」她說時指着房間的七八個大書架，這間廂房不算小，卻除了臥床前面幾尺地外，無處不是書，四面的牆壁都被書架遮沒着，只有火爐架上面現出一方的白色。「房間裏都堆得滿滿的了，還買書，還買書，看你把牠們放到那裏去？」她很氣憤的說着，「下次再買，我一定把你的什麼書都扯碎了！」她的牙緊咬着，恨恨的頓一頓足。

他低頭坐在椅上，書桌上放着一包新買來的書，沈默不言，任她滔滔的訴說着。

「這些書都是要用的，才買來。」他等着她說完了，抗辯似的回答了一句，但心裏卻十分的不安，他自己懺悔，不該對他的妻說不由衷的話；他買的書，一大半是隨意的購買，委實不是什麼因爲要用了才去買的。

「要用，要用，只聽見你說要用，難道我不曉得麼？你買的都是什麼小說，傳奇，這些書翻翻而已，有什麼實用！」

「你怎麼知道沒有用？我搜羅了小說是因爲要做一部『中國小說考』，這部書還沒有人做過呢。」

他的妻氣漸漸的平了：「難道別處都沒有地方借麼？爲什麼定要自己一部一部的買？」

「借麼？向那裏去借？那末大的一個上海，那裏有一座圖書館給公衆使用？有幾家私人的藏書室，非極熟的人卻不能進去看，更不用說借出來了。況且他們又有什麼書？簡直

是不完不備的。我也去看過幾家了，我所要的書，他們幾乎全都沒有。怎麼，不要自己去買呢！唉！在中國研究什麼學問，幾乎全都是機會使他們成功的。寒士無書可讀，要成一個博覽者眞是難於登天呢！」他振振有詞的如此的說着，他的妻倒弄得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不過爲了做一部書而去買了那末多的書來，也實在不合算。書店買不買你那部書還是問題，即使買了，三塊錢一千字，二塊錢一千字的算着，我敢擔保定你買書的花的錢是決計撈不回來了，工夫白費了是當然！」他的妻懇摯的勸着。

「我也何嘗不知道。他們亂寫了一頓，什麼詩，什麼小說，出了一二部集子倒立刻有了大作家的稱號，一般青年盲目的崇拜着，書鋪裏也爲他們所震嚇，有稿子不敢不買了。辛辛苦苦的著作者卻什麼幸運都沒有遇見。唉！世間上的事都是如此。誰叫得響些，誰便有福了。以後，再不買什麼撈什子的書了，讀書買書有什麼用！」

「非必要的書少買些就好了，何必賭咒說不買書呢。別人的事不去管他，你只自己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他的妻安慰着他說：「不過，你說的話眞未見得靠得住的。現在說

一定不買，你看不到幾天，一定眞又要一大包一大包的買進家了。」

他被他的妻說着了眞病，倒說得笑起來了。

不多幾天，他又買了一大包的書回家了。一大半是隨手的無目的的買來的他的妻見了，又生氣起來：「你眞的一個錢在身邊也留不住，總要全都送了出去才安心！家用沒有了，叫我去想什麼方法，你卻又買了一大包的書回來！」她氣憤憤的從架上取了一本書拋在地上，「一定要把他們都扯碎了，才可出我的一口氣。」說着，又拋了一本書在地上，卻究竟不忍實行她的扯碎的宣言。他伏下去一本一本的拾起來，仍舊安放在架上，心裏卻也難過起來，暗暗的恨着自己太不掙氣了，太無決心了，太喜歡買書了，買了許多不必用的書，徒然擺在架上裝裝樣子，一面卻使他經濟弄得十分窮困。他嘆了一口氣，自己怨艾着，他的妻坐在椅上默默的無言。兩行淸淚掛下她的雙頰。他走近她身邊，俯下身去，吻她的髮，兩手緊握着她，懺悔說道：「眞對不住，眞對不住，又使你生氣了！我實在自己太無自制力了。見書就買，累你傷心。我心裏眞是難過！下次決計再不到書店裏去了。」他又

咬着牙頓一頓足的誓道：「下次再去的不是人」他的妻仰頭望着他，雙眼中淚珠還滿盈盈的。

像這樣的，一年來不止有幾十次了。仲清好買書的習慣總是屢改不悛。正和他的妻宛眉打牌的習慣一樣。

「你少買書，我就少打牌。」

「你不打牌，我也就不買書。」他們倆常常的這樣牽制的互約着，卻終於大家都常常的破約，沒有遵守着。

現在，仲清要買的書，價錢太大了，他身上又沒有幾塊錢賸下。買不買的問題，總在他心上繚繞着。這一天，恰好宛眉又被她五姨請去打牌了，他又得空到天一書局去走一趟。老板見了他來，很恭敬的招呼着他，剛才送書來的夥計也在那裏，連忙端了一張櫈來請他坐，又送了一杯茶來。

「您老人家請坐用茶，我到棧房裏拿書給您。」那個夥計說着出店門去了。

「這幾部書眞是不容易見到，我做了好幾十年的生意了，還不常遇見。隋唐演義賣出三部，李卓吾批的浣紗記只見過一次，那樣好的隋煬豔史卻簡直未曾見過。不是您，眞不叫人送去看。趙三爺不知聽見誰說，剛才跑來要看這幾部書，我好容易把他回絕了。劉鼎文也正在收買這些小說傳奇。不過他們都是買去點綴書架的，不像您是買去用的。」老板這樣的滔滔的說着。

「那幾部書倒委實不壞，不過你們的價錢未免開得太大了。」

「不大，不大，不大不瞞你說，不是您老主顧，眞的不肯說實價呢。這種書東洋人最要買，他們的價錢眞出得不低。不過我們中國的好東西，不瞞您說，我實在有些不願意使牠們流入異邦。所以本店不大和東洋人來往。不像他們，往往把好書都賣給外國人了。像他們那末樣不知保存國粹的做着，不到幾十年，恐怕什麽宋版元鈔，以及好一點的小說傳奇，都要陳列在他們外國人的家裏去了。唉，唉，可嘆！可嘆！」老板似乎很感慨的說着，頻頻搖着他的光頭。

仲清不好說什麽，只默默的遙矚着對面架上的書。慢慢的立起身來，走近架邊，無目的的翻翻架上的書，又看看他們標着的價目。

夥計抱了一包的書回到店裏來：「你老人家請來看，一頁缺殘也沒有，只有一點蟲蝕的地方。不要緊，我們會替您老人家修補好的。」

他一本一本的把這三部書都翻了一遍，委實是使他愈看愈愛。隋煬豔史上還有好幾幅很大膽的插圖，是他向未在別的書圖上見過的。每本書，邊框行格都是完完整整的，並無斷折，一個個字都是鋒棱鋼利，筆畫清晰，墨色也異常的清濃，看起來非常的爽目。一頁一頁的似乎伸出手來，要招致他來購買牠。他心裏強烈的燃着購買的願望，什麽宛眉的責難，經濟的籌劃，他都不計及了，然他表面上卻仍裝出可買可不買的樣子。

「書實在不壞，只是價錢太貴了，不讓些是難成交的。這種玩玩的書，我倒不一定要買，如果便宜了，便買，貴了，犯不着買，只好請你們送書別家去吧。」

老板道：「價錢是實實的，一個也不能讓。不瞞您說，隋唐演義我是花了二十五塊錢

買下的浣紗記是我花了四十塊錢買下的，隋煬豔史卻花了我五十塊錢，都是從一個公館裏買來的。除了我，別一家眞不肯出那末大的價錢去買他們的。我辛苦了一場，二三十塊錢，您總要給我掙的。這一次您別讓價了。下次別的交易上，我們喫虧些倒可以。這次委實是來價太貴，不能虧本賣出。」

他明曉得禿頭老板說的是一派謊話，卻不理會他，假裝着不熱心要買的樣子，說道：「那末，請你的夥計明天到我公事房裏把頭本拿去吧。太貴了，我買不起。」

老板沈下臉，好像失望的樣子，說道：「您說說看，能出多少錢？」

「一百塊錢，三部書，隋煬豔史要襯訂過。」

老板搖搖頭道：「不成，不成，實在不夠本錢。我本沒有向您要過虛價。對不起，請您作成了我，不要讓價了。大家是老交易，不瞞您說，有好書我總是先送給您看的。」

他很爲難，想不到老板這樣強硬，知道價是一定不能多讓的了。

「那末多出了十塊錢，一百十塊，不能再多了。我向來是很直爽的，不喜歡多講價。」

「是的，我曉得您。不過這一次委實是喫虧不起。您是老顧主，既然如此，我也讓去十塊錢吧，一共一百四十塊。不能再喫虧了。」

他悯悯的走到店門口，跨足要到街上去。心裏卻實實的歡喜這幾部書，生怕被別人搶奪去了。「我再加十塊錢，一共一百二十塊，不能再加了。」

「相差有限，請你再加十塊錢，一百三十塊，就把書取去吧。」

他知道交易可成了，只搖搖頭，仍欲跨出店門，「一個錢也不能再加了，實在不便宜了。」

老板道：「好了，好了，大家老交易，替您包好了隋煬豔史先放在這裏，訂好了再送上。」夥計把隋唐演義浣紗記包好了遞給他，說道：「我替您老人家叫車去，是不是回家？」

他點點頭，夥計叫道：「黃包車——梅格路去不去？去多少錢？」

「今天錢沒有帶來，隔幾天錢取來再給你吧。」他對老板道。

「不要緊，不要緊，您隨便幾時送下都可以。」老板恭敬的鞠躬一下，幾乎有九十度

的臂下，光光的禿頭，全部都顯現出；送到門口，又躬鞠了一下，看他上車走了才進去。

他如像從前打得了一次勝仗，佔了敵國一大塊土地似的喜悅着，雙手緊緊的抱着那一包書。別的問題一點也沒有想起。

他到了家，坐在書桌上，只管翻閱新買來的幾部書，心裏充滿了喜悅，也沒有想起他的妻在外打牌的事。平常時候的等待時的焦悶與不安，這時如春初被日光所照射的殘雪，一時都消融不見了。「實在買得不貴，」他自想着。

閱了許久，許久，才突然的想起了經濟的問題。「怎麼樣呢？一百二十塊錢，一塊都還沒有着落呢！」他時時的責怪自己的冒失，沒有打算到錢，卻敢於去買書。自己暗暗的苦悶着後悔着，想同宛眉商議。又怕她的生氣，責備。

他從來沒有開口向過人借錢，這時卻不由得不想到「借」的一條路上去了。這是一條唯一的救急的路。

向誰去借呢？叫誰去借呢？他自己永沒有向人開口過，實在說不出，只好請宛眉去。這

一次已經買了，總得還錢，挨些氣也無法。叫她到五姨那裏去借，五姨沒有，再向二舅去，總可以有。「唉，這樣的盤算着，真是苦惱！下次再不冒失去買書了！」

懨懨的在燈下翻着新買的書，擔着一肚子的憂苦，怕宛眉回來聽了，要大怒起來，不肯去借。

嗒，嗒嗒，嗒門環響着，他知道是他的妻回來了。他心臟加速的猛烈的跳着。「蔡媽，開門，開門！」他的妻如常的叫道。

蔡媽開了門，她匆匆的走進房，見他獨坐在燈下，問道：「清，你還沒有睡？在看書麼？」他點點頭，懷着一肚子鬼胎。她走近他，俯頭吻了他一下，回頭見書桌上放着一堆書，問道：「你又買了書麼？」他點點頭，心裏擾亂起來。

「多少錢？你昨天說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了，怎麼又有錢去買書？是賒賬的麼？千萬不要在外面賒賬！你又沒有額外的收入，這一筆帳怎麼還法？唉！又買書！」見他呆呆的如有所思的坐在椅上，一句話不響，便着急的再追問道：「怎麼不說話？是不是賒賬買來的？回

答一聲說：『不是，』也可以使我寬心些！」

他心上難過極了，如果有什麼地洞可逃，他一定逃下去了。她見他仍舊呆呆的坐在椅上不言語，便顫聲的說道「唉！你還是不說話！想什麼心事！是不是賒帳買的？請你告訴我一聲！說，『不是，』說『不是！』唉！」

他硬了頭皮，橫了心，搖搖頭。她喜悅的說道：「那末，不是賒帳的了。是不是？」他點點頭。她向前雙手抱着他，說道：「好的清我的清，這樣才對！買書不要緊，有多餘的錢時可以去買。千萬不要負債！」

他沈默着，什麼話都說不出口。

全夜在焦苦，追悔，自責中度過。

第二天清早，他起牀了，他的妻還在睡。他們沒有說什麼話。午飯時，他回家喫飯。飯後，坐在書桌上翻閱昨夜買來的隋唐演義，一面翻着，一面想同他的妻說話，遲疑了半天，才慢吞吞囁嚅的說道：「你能否替我到五姨那裏借一百二十塊錢來？這幾天我要用。」他

的眼不敢望着她，只凝視着書頁，一面手不停的在翻着，雖然假裝着很鎮定，心卻撲撲的跳着，等待她回答。

「什麼用，借錢？你向來沒有問過人借錢。」她詫異的問。

他不聲不響，手不停的翻着書頁。

「什麼用要借錢？你說，你說！不說用途，我不去借。」

他只是不聲不響，眼望着書頁。

「曉得了，是不是要借去買書，還書店的帳？除此之外，你不會有別的用途。」

他點點頭，等着她的責備。真的她生氣起來，把桌上的書一本一本的抛在地上，「一天到晚只想買書！這個癖氣老是不改，我已不知勸說了多少次了！唉，唉！最好把飯錢房錢也都買書去，大家餓死就完了，」她伏着頭在桌上，聲音有些哽咽。他心裏很難過，俯下身去拾書，說道；「不要把這些書糟蹋了，價錢很貴呢。」

她擡起頭來問道：「多少錢？是不是借錢就去買這些書？」

他點點頭，承認道：「是的。」把一本書拿到她面前，指點給她聽，「共買了三部書，實在不貴，一百二十塊錢。你看這些書多末工緻！如果我肯轉賣了，一定可以賺錢。」

她不聲不響，接過了書翻了一會。她的眼凝注着他的臉，見他愁眉不展的樣子，心裏委實不忍。她的氣平下去了，嘆了一口氣道：「爲了買書去借錢，唉，下次再不可如此了。沒有錢便不要買。欠賬是最不好的事！這次我替你去借借看。五姨也不是很有錢的，姨夫財政部裏的薪水又幾個月沒有發了，能不能借來，還是一個問題呢。」

他臉上露出一綫寬慰的笑容。「五姨那裏沒有，二舅那裏去問問，他一定會有的。」

「你下次再不可這樣冒失的去買書了。」她再三的吩咐着。

他點點頭，不停手的在翻着書頁。似乎一塊大石已在心上落下。

淡漠

她近來漸漸的沈鬱寡歡，什麼也懶得去做，平常最喜歡聽的西洋文學史的課，現在也不常上堂了。平常她最活潑，最願意和幾個同學在草地上散步，或是沿着柳陰走着，或是立在紅欄杆的小橋上，凝望着被風吹落水面的花瓣，隨着水流去，現在她祇整天的低了頭坐着，懶說懶笑的，什麼地方也不去走。她的同學們都覺察出她的異態。尤其是她最好的女同學梁芬和周妤之替她很擔心，問她又不肯說什麼話。任她們說種種安慰的話，想種種法子去逗她開心，她祇是淡漠的毫不受感動。

有一天，梁芬手裏拿着一封從上海來的信，匆匆的跑來向她說道：

「士貞，你的芝清又有信給你了，快看，快看！」

她懶懶的把信接過來，拆開看了，也不說什麼話，便把牠塞在衣袋裏，

梁芬打趣她道：「怎麼？芝淸來信，你應該高興了！怎麼不說話？」

她也不答理她，祇是搖搖頭，

梁芬覺得沒趣，安慰了她幾句話，便自己走開去了。

她又從衣袋裏把芝淸的信取出看了一遍，覺得無甚意思，便又淡漠的把牠拋在桌上。

無聊的煩悶之感，如黴菌似的爬佔在她的心的全部。桌上花瓶裏插着幾朵離枝不久的紅玫瑰花；日光綠沈沈的梧桐樹陰的間隙中射進房裏，一個校役養着的黃鶯的鳥籠，正掛在她窗外的樹枝上，黃鶯在籠裏宛轉的吹笛似的歌唱着。她什麼也聽不見，看不見，祇是悶悶的沈入深思之中。

她自己也深深的覺察到自己心的變異。她不知道爲什麼近來淡漠之感，竟這樣堅固而深刻的攀據在她的心頭？她自己也暗暗的着急，極想把牠泯滅掉。但是她愈是想泯滅了牠，牠卻愈是深固的占領了她的心，如午時山間的一縷炊煙，總在她心上裊裊的吹

動。

她在半年以前，還是很快活的，很熱情的。

她和芝清認識，是兩年以前的事。那時他們都在南京讀書。芝清是南京學生聯合會主席，她是女師範的代表。他們會見的時候很多，談話的機會也很多。他們都是很活潑，很會發議論的。芝清主張教育是神聖的事業，我們無論是爲了人類，爲了國家，都應該竭力去倡辦一種理想的學校，以教育第二代的人民。有一次，他們坐在草地上閑談，芝清又慨然的說道：

「我家鄉的教育極不發達，沒有人肯犧牲了他的前途，爲兒童造幸福。所有的小學教員，都是家貧不能升學，借教育事業以搪塞人家，以免被鄉人譏爲在家坐食的。他們那里會有眞心，又那里有什麼學識辦教育？我畢業後定要捐棄一切，專心在鄉間辦小學。我家有一所房子，建築在山上，四面都是竹林圍着，登樓可以望見大海。溪流正經過門前，坐溪旁石上可以看見溪底的游魚；夏天臥樹陰下，靜聽淙淙的水聲，眞是「別有天地非人

間」屋後又有一塊大草地可以做操場眞是天然的一所好學校呀！祇……」他說時臉望着她，如要探索她心裏的思想似的，停了一會。便接下去說道：

「祇可惜同志不容易找得到。在現在的時候，誰也是爲自己的前途奔跑着，鑽營着，豈肯去做這種高潔的事業呢？——文貞你畢業後想做什麼呢？」

她低了頭並不回答他，但心裏微微的起了一種莫名的擾動，她的臉竟漲得紅紅的。沈默了一會，她才低聲說道：

「這種理想生活，我也很願意加入。祇不知道畢業後有阻力沒有？」

——芝清的手指，這時無意中移近她的手邊，輕輕的接觸着，二人立刻都覺得有一種熱力沁入全身心，臉都變了紅色。她很不好意思的慢慢的把手移開。

經了這次談話後，他們的感情便較前摯了許多。同事的人，看見這種情形都紛紛的議論着。他們祇得竭力檢點自己的行跡，見面時也不大談話；祇是通信卻較前勤得多了，幾乎每天都有一封信來往。

他們心裏都感到一種甜蜜的無上的快樂。同時，卻因不能常常見面，見面時不能談話，心裏未免時時有點難過。

她從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他已經結過婚的消息。他也從她的朋友那里，知道她是已經和一位姓方的親戚訂過婚的。雖然他們因此都略略的有些不高興，都想竭力的各自避開了，預防將來生什麼惡果，然而他們總不能卻除他們的戀感，似乎他們各有一絲不可見的富於感應的線，繫住在彼此的心上。愈是隔離得久遠，想念之心愈是強烈。

時間流水似的滾流過去，他們的這種戀感，潛入身心也愈深愈固。他們很憂懼，預防這惡果的實現，祇是時間上的問題。他們似乎時時刻刻都感有一種潛隱的神力，要推逼他們成爲一體。他們心裏時時刻刻都帶着悽然的情感。各有滿肚子的話要待見面時傾吐。而終無見面的機會；便是見面了，也不像從前的健談，誰都默默的，什麼話也說不出，四目相對了許久，到了別離時，除了虛泛的問答外，仍舊是一句要說的話也沒有訴說出來。

他們都覺得這種情況是決不能永久保持下去的。

他們便各進行，要把各自的婚姻問題先解決了。在道德上，在法律上，都是應該什樣做的。

他的問題倒不難解決，他的妻子是舊式的婦人。當他提出離婚的要求時，她不反抗，也不答應，祇是低聲的哭，怨嘆自己的命運。後來他們的家庭，被芝清逼促得無可如何，便由兩方的親友出面，在表面上算是完全答應了芝清的要求。不過她不願意回娘家，仍舊是住在他的家裏，做一個食客。芝清的事總算是宣告成功了。

解決她的問題，卻有些不容易。她與她的未婚夫方君訂婚，原是他們自己主動的。他們是表兄妹。她的母親是方君的二姨母。他們少時便在一起游戲，在同一的私塾裏讀書。後來他們都進了學校。當他在中學畢業時，她還在高等小學二年級裏讀書。

五年前的暑假，他們同在他們的外祖父家裏住。這時她正考好畢業。

他們互相愛戀着。他私向她求婚，她羞澀的答應了他。後來他要求他母親向姨母提求正式婚議，他們都答應了。他們便訂了正式的婚約。她很滿意；他在本城是一個很活動

的人物，又是很有才名的。

暑假後，她很想再進學校，他便極力的幫助她。她到了南京，進了女子師範。他們的感情極好，通信極勤。遇到暑假時，便回家相見。

自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們的這種境況便完全變異了。她因爲被選爲本校的代表，出席於學生會之故，眼光擴大了許多，思想也與前完全不同，對於他便漸漸的感得不滿意。後來她和芝清生了戀愛，對於他更是隔膜。通信也不如從前的勤了。他來了三四封信，她總推說學生會事忙，祇寥寥的勉強的覆了幾十字給他。暑假裏也不高興回去。方君寫了一封極長的信給她，訴說自己近來生了一場大病，因爲怕她着急，所以不敢告訴她。現在已經好了，請她不要罣念。又說，他現在承縣教育局的推薦，已被任爲第三高等小學的校長。極希望她能夠在假期內回來一次。他有許多話要向她訴說呢！但她看了這封信後，祇是很淡漠的，似乎信上所說的話，與她無關。她自己也覺得她的感情現在有些變異了！她很害怕；她知道這種淡漠之感是極不對的，她也曾幾次的想制止自己的對於芝清的想

念，而竭力恢復以前的戀感。但這是不可能的。她愈是搜尋，牠愈是逃匿得不見蹤痕。

她在良心上，確然不忍背棄了方君，但同時她爲將來的一生的幸福計，又覺得方君的思想，已與自己不同，自己對於他的愛情又已漸漸淡薄，卽使勉強結合，將來也決不會有好結果的；似不應爲了道德的問題，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

這種道德與幸福的交鬬，在她心裏擾亂了許久。結果畢竟是幸福戰勝了。她便寫了一封信，說了種種理由，告訴方君，暑假實不能回去。

她與芝淸的事，漸漸的由朋友之口，傳入方君之耳，他便寫了許多責難的信來。這徒然增加她對他的惡感。最後，她不能再忍受，便詳詳細細的寫了一封長信，述說自己的思想與志願，並堅決的要求他原諒她的心，答應她解除婚約的要求。隔了幾天，他的回信來了，祇寫了幾個字；

「玉已缺不能復完。感情已變不能復聯。解除婚約，我不反對。請直接與母親及姨母商量。」

這又是一個難關。親子的愛與情人的愛又在她心上交鬭着。她知道母親和姨母如果聽見了這個消息一定要十分傷心的。她不敢使她們知道，但又不能不使她們知道。躊躇了許久，只得硬了頭皮，寫信告訴她母親與表兄解約的經過。

她母親與她姨母果然十分傷心，寫了許多信勸他們，想了種種方法來使他們復圓，後來還是方君把一切事情都對她們說了，並且堅決的宣誓不願再重合，她們才死了心，答應他們的解約。

他們的問題都已解決，便脫然無累的宣告共同生活的開始。

雖然有許多人背地裏很不滿他們的舉動，但卻沒有公然攻擊的。他們對於這種誹議，卻毫不介意；祇是很順適的過着他們甜蜜美滿的生活。

他們現在都相信人生便是戀愛，沒有愛便沒有人生了。他們常常坐在一張椅上看書，互相偎傍着，心裏甜蜜蜜的。有的時候，他們乘着晴和的天氣，到野外去散步。菜花開得黃黃的，迎風起伏，如金色的波浪。野花的香味，一陣陣的送來，覺得精神格外爽健。他們還

時便開始討論將來的生活問題，憑着他們的理想，把一切計劃都打得妥當。

一年過去，芝清已經畢業了。上海的一個學校，校長是他很好的朋友，便來請他去當教務主任。

「去呢，不去呢？」這是他們很費躊躇的問題。她的意思，很希望他仍在南京做事，她說：

「我們的生活，現在很難分開。而且你也沒有到上海去的必要。南京難道不能找到一件事麼？你一到上海，恐怕我們的計劃，都要不能實現了，還有……」

她說到這裏，吞吐的說不出話來，眼圈紅了，怔視着他像臥在搖籃裏的嬰孩渴望他母親的撫抱。隔了一會，便把頭伏在他身上，泣聲說道：「我實在離不開你。」

他的心擾亂無主了。像拍小孩似的，他輕輕的拍着她的背臂，說道：「我也離不開你，這事，我們慢慢的再商量罷。」她擡起頭來，他們的臉便貼在一起，很久很久，才離開了。

他知道在南京很不容易找到事，就找到事也沒有上海的好。不做事原是可以，不過

學校已經畢業，而再向家裏拿錢用，似乎是不很好出口。因此，他便立意要到上海去。她見他意向已決，便也不再擱阻他，祇是心裏深深的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悽慘，與從未有過的隔異。因此，不快活了好幾天。

芝清走了，她寂寞得心神不定，整天的什麼事也不做，課也不上，祇是沈沈的想念着芝清，每天都寫了極長的甜蜜的信給芝清，但是要說的話總是說不盡。起初，芝清的來信，也是同樣的密速與親切。後來，他因爲學校上課，事務太忙，來信漸漸的稀少，信裏的話，顯得簡硬而無情感。她心裏很難過，終日希望接得他的信，而信總是不常來；有信來的時候，她很高興的接着讀了，而讀了之後，總感得一種不滿足與苦悶。她也不知道這種情緒，是怎樣發生的。她原知道芝清的心，原想竭力原諒他的這種簡率，但這種不滿之感，總常常的魔鬼似的跑來叩她的心的門，任怎樣也斥除不去。

半年以後，她也畢業了。爲了升學與否的問題，她和芝清討論了許久許久。她的意見，是照着預定的計劃，再到大學裏去讀書，而芝清則希望她就出來做事，在經濟上幫他一

點忙。他並訴說上海生活的困難與自己勤儉不敢糜費，而尙十分拮据的情形。她很不願意讀他這種訴苦的話。她第一次感到芝清的變異和利己，第一次感到芝清現在已成了一個現實的人，已忘淨了他們的理想計劃。她想着，心裏異常的不痛快。雖然芝清終於被她所屈服，然而二人卻因此都未免有些芥蒂。她尤其感得痛苦。她覺得她的信仰已失去了，她的前途已如一片紅葉在湍急的濁流上飄泛，什麼目的都消散了。由彷徨而消極，而悲觀，而厭世，思想的轉變，如夏天的雨雲一樣快，此後她一個活潑潑的人便變成了一個深思的憂鬱病者。

有一天，她獨自在房裏，低着頭悶坐着，覺得很無聊，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給芝清：

「我現在很悲觀！我正徘徊在生之迷途。我終日沈悶的坐在房裏，課也不常去上；便走到課堂裏，教師的聲音也如蠅蚊之鳴，只在耳邊擾叫着，一句也領會不得。

「我竭力想尋找人生的目的，結果卻得到空幻與墳墓的感覺；我竭力想得到人生的趣味，卻什麼也如飲死灰色的白湯，不惟不見甜膩之感，而且只覺得心頭作噁要吐。

「唉！芝清，你以爲這種感覺有危險麼？是的，我自巳也有些害怕，也想極力把牠撲滅掉。不過想盡了種種方法，結果卻總無效，牠時時的來鞭打我的心，如春燕的飛來，在我心湖的綠波上，輕輕的掠過去，湖面立刻便起了圓的水紋，擴大開去，漾蕩得很久很久。沒等到水波的平定，牠又如魔鬼，變了一陣的涼颸。把湖水又都吹皺了。唉！芝清，你有什麼方法，能把這個惡魔除去了呢？

「親愛的芝清，我很盼望你能於這個星期日到南京來一次。我眞是渴想見你呀！也許你一來，這種魔鬼便會逃去了。

「這幾天南京天氣都很晴明，菊花已半開了。你來時，我們可以在菊園裏散步一會，再到梧村喫飯。飯後登北極閣，你高興麼？」

她寫好了，又想不寄去；她想芝清見了信，不見得便會對她表親切的同情吧！雖然這樣想，卻終於把信封上了，親自走到校門，把信拋入門口的郵筒裏。

她渴盼着芝清的覆信。隔了兩天，芝清的信果然來了。校役送這信給她時，她手指挨

着信，微微的顫抖着。

芝清的信很簡單，只有兩張紙。她一看，就有些不滿意，他信裏說，她的悲觀都因平日太空想了之故。人生就是人生，不必問牠的究竟，也不必找牠的目的。我們做一天和尙撞一天鐘，低着頭辦事，讀書，同幾個朋友到外邊去散步遊逛，便什麼疑問也不會發生了。又說上海的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他的收入卻並不增加，所以近來經濟很困難。下月寄她的款還正在籌劃中呢。南京之行，因校務太忙，恐不能如約。

她讀完這封無愛感，不表同情的信，心裏深深的起了一種異樣的寂寞之感，把抽屜一開，順手把芝清的信拋進去。手支着頤，默默的悲悶着。

她現在完全失望了，她感得自己現在眞成了一個孤寂無侶的人了；芝清，她現在已確然的覺得，是與她在兩個絕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了。

此後，她便不和芝清再談起這個問題。但她不知怎樣，總渴望的要見芝清。芝清連寫了幾封信約他來，才得到他一封答應要於第二天早車來的快信。

第二天她起得極早，帶着異常的興奮，早早的便跑到車站上去接芝清。時間格外過去得慢；好容易才等到火車的到站。她立在月臺上，靠近出口的旁邊，細細的辨認下車的人。如蟻般的人，一羣羣的走過去，只看不見芝清。月臺上的人漸漸的稀少了，下車的人，漸漸都走盡了。她又走到取行李的地方，也不見芝清，「難道芝清又爽約不成麼？也許一時疏忽，不曾見到他，大概已經下車先到校裏去了。」她心裏這樣無聊的自慰着。立刻跑出車站，叫車回校。到校一問，芝清也沒有來。她心裏便強烈的感着失望的憤怒與悲哀。第二天芝清來了一封信，說因爲校裏有緊急的事要商量，不能脫身，所以爽約，請她千萬原諒。她不理會這些話，只是低着頭自己悲抑着。

她以後便不再希望芝清來了。

她心裏除了淡漠與悽慘，什麼也沒有。她什麼願望都失掉了。生命於她如一片枯黃的樹葉，什麼時候離開枝頭，她都願意。

失去的兎

「賊如果來了。他要錢或要衣服，能給的，我都可以給他。」

一家人飯後都坐在廊前太陽光中，雖是十月的時候，天氣卻不覺十分冷。太陽光晒在身上。透進一縷舒適的暖意。微風吹動翠綠的竹，長竿和細碎的葉的影子也跟了在地上動搖着。兩隻紅眼睛的白兎，還有六隻小兎，在小小的園中東奔西跑的找尋食物。我心裏很高興，微笑的對着大家忽然談起賊的問題。

二妹搖搖頭笑道：「世界上雖有這樣的好人。」

母親笑道：「你哥哥他眞的會做出來。前年，我們剛搬到這里來時，正是夏天，他把樓上的窗戶都洞開了，一點警戒的心也沒有。一個多月沒有失去一件東西。他大意的說道：「這里到還沒有賊。」」不料到了第三天晚上，忽然被賊不費力的偷去了一件春大衣，兩

套嗶嘰的洋裝，一件羽毛紗的衣服，還有一個客人的長衫。明早他起來了，不見了衣服，才查問起來，看見樓廊上有一架照相箱落下，是匆促中來不及偷走的，欄杆外邊的綠篷上有一塊橡皮底鞋的印紋。他才知道了賊是從什麽地方上來的。但他卻不去報巡警，說道：『不要緊，讓他拿去好了，我還有別的衣服穿呢。』你們看他可笑不可笑。後來賊被捉了，在警局裏招出偷過某處某處。於是巡警把他們帶來這里查問。一個是平常做生意人的樣子，一個是很老實的老頭子，如一個鄉下初上來的愚笨的底下人。你哥哥道：『東西已被偷去了，錢已被花盡了。還追問他們做什麽？』巡警卻埋怨他一頓，說他爲什麽不報警局呢。」

三妹道：「哥哥衣服是不希罕的，偷去了所以不在意。如果把他的書偷走了，看他不暴怒起來才怪呢！前半個月，我見他要找一本書找不到，在亂駡人，後來才記起來被一個朋友帶走了。他咕咕絮絮的自言自語道：『再不借人了，再不借人了。自己要用起來，卻不在身邊！』」她一邊說，一邊學着我着急的樣子，逗引得大家都笑了。

祖母道：「你哥哥少時候眞有許多怪癖氣。他想什麼，眞會做出什麼來呢。」

我正色的說道：「說到賊，他眞不會偸到書呢！偸了書又笨重，又賣不得多少錢。不過我對於賊，總是原諒他們的。人到了肚皮餓得叫着時，什麼事做不出來。我們偶然餓了一頓，或遲了一刻喫飯，已經忍耐不住了，何況他們大槪總是餓了幾頓肚子的，如何不會迫不得已的去做賊。有一次，我在北京，到琉璃廠書店裏去，見一部古書極好，便買了下來，把身上所有的錢都用盡了，連囘家的車錢都沒有了。近旁又無處可借。那時恰好是午飯時候，肚裏飢餓得好像有蟲要爬到嘴邊等候着食物的入口。我勉強的沿路着。見一路上喫食店裏坐客滿滿的，有的喫了很滿足的出來，有的驕傲的走了進去。我幾次也想跟了他們走進，但一摸，衣袋裏是空空的，終於不敢走進。但看見熱氣騰騰的饅頭餃子陳列在門前，聽見廚房裏鐵鏟炒菜的聲音，鐵鍋打得嗒嗒的聲音，又是夥計們：『火腿白菜湯一碗，冬菜炒肉絲一盤，烙餠十個，多加些兒油』的叫着，益覺得肚裏飢餓起來，要不是被『法律』與『羞恥』牽住了，我那時眞的要進去白喫一頓了。以此推之，他們餓極了的人，如

何能不想法子去偷東西？況且，他們偷東西也不是全沒有付代價的。半夜裏人家都在被窩中暖暖的熟睡着，他們卻戰戰瑟瑟的在街角巷口轉着，審慎了又審慎，遲疑了又遲疑，才決定動手去偷。爬牆，登屋，入房，開箱，冒了多少危險，費了多少氣力，擔了多少驚恐。這種代價恐怕萬非區區金錢所能抵償的呢。不幸被捉了，還要先受一頓打，一頓吊，然後再坐監中幾個月或幾年。從此無人肯原諒他，無人肯有職業給他。『他是做過賊的』大家都是如此的指目譏笑着他，且都避之若虎狼。其實他們豈是甘心作賊的？世上有許多人，貪官，軍閥，奸商，少爺等等，他們卻都不費一點力，不擔一點驚，安坐在家裏，明明的刦奪，偷盜一般人民的東西，反得了榮譽，恭敬，挺胸凸腹的出入於大聚會場，誰敢動他們一根小毫毛。古語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眞是不錯！」我越說越氣憤，只管侃侃的說下去，如對什麼公衆演說似的。

「哥哥在替賊打抱不平呢，」三妹道。

「你哥哥的話倒還不錯，做了賊眞是可憐，」祖母道。

「況且，賊也不是完全不能感化的。某時，有一個官，知道了家裏樑上有賊伏着，他便叫道：『樑上君子，樑上君子，請你下來，我們談談。』賊怕得了不得，戰戰兢兢的下樑來，跪在他面前求赦。他道：『請起來。你到這裏來，自然是迫不得已的。你到底要用多少錢，告訴我可以給你。』這個出於意外的福音，把賊驚得呆了，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半晌，才囁嚅的說道：『求老爺放了我出去，下次再不敢來了。』某官道：『不是這樣說，我知道你如果不因爲沒有飯喫，也決不至於做賊的。』說時，便踱進了上房，取出了十疋布，十兩銀子，說道：『這些給你去做小買賣。下次再不可做這些事了。本錢不夠時，再來問我要。』賊帶了光明有望的前途走了囘去，以後便成了一個好人。我還看了一部法國的小說，牠寫一個流落各地的窮漢，有一次被一個牧師收在他家裏過夜。他半夜時爬起牀來偷了牧師的一只銀燭台逃走了。第二天，巡警捉了這個人到牧師家裏來，問牧師那只燭台是不是他家的。牧師笑道：『是的，但我原送給他兩只的，爲什麼他只帶了一只去？』這個流浪人被感動得要哭了。後來，改姓換名，成爲社會中一個很著名的人物。可知人原不是完全壞的，社

會上的壞人都是被環境迫成的。」

大家都默默無語，顯然的是都同情於他的話了。太陽光還暖暖的晒着，竹影卻已經長了不少。祖母道：「坐得久了，外面有風，我要進去了。」

母親，二妹，三妹都和祖母一同進屋去了，廊上只有我和妻二人留着。

「看那小兔，多有趣，」妻指着牆角引我去看。

約略只有大老鼠大小；長長的兩隻耳朵，時時聳直起來，好像在聽什麼，渾身的毛，白得沒有一點汚瑕，不像他們父母那末樣已有些淡黃毛間雜着，兩隻眼睛紅得如小火點一樣，正如大地爲大雪所掩蓋時，雪白的水平線上只露出血紅的半輪夕陽。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可愛的生物。他們有時分散開，有時奔聚在母親的身邊，有時他們自己依靠在一處；他們的嘴，互相磨擦着，像是很友愛的。有時，他們也學大兔的模樣，兩隻後足一彈，跳了起來。

「來喜，拿些菠菜來給小兔喫，」妻叫道。

潑菜來了，兩隻大兔來搶喫，小兔們也不肯落後，來喜把大兔趕開了，小兔們也被嚇逃了。等一刻，又轉身慢慢的走近來吃菜了。

「看小兔，看小兔，小兔在喫菜呢。」幾個隣居的孩子立在鐵柵門外望着，帶着好奇心。

妻道：「天天有許多人在門外望着，如不小心，恐怕要有人來偷我們的兔子。」

「不會的，不會的，他們爬不進門來，」我這樣的慰着妻，但心裏也怕有失，便叫道「根才，根才，晚上把以前放兔子的鐵籠子仍舊拿出來，把兔子都趕進籠去。散在園裏怕有人要偸。」根才答應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了樓，第一件便是去看兔子，但是園裏不見一隻兔的影子。再找兔籠子也不見了。

「根才，根才，你把兔籠放在那裏去了？」我喫驚的叫着。

「根才不在家，買小菜去了，」張媽答應道。

「你曉得根才把兔籠子放在那裏？」我問張媽。

「我不曉得。昨天晚上聽見根才說，把兔子趕了半天，才一隻一隻捉進籠去。後來就不曉得他把籠子放在那裏了。」張媽答道。

我到處的找，園中，廊上，廳中，廚房中，後天井，曬台上，書房中，各處都找徧了，兔子旣不見一隻，兔籠子也無影無蹤。

「該死，該死！一定被什麼賊連籠偷走了。」我開始有些憤急了。

妻和三妹也下樓來幫我尋找，來喜也來找。明知道是無益的尋找，卻不肯就此甘心失去。

我躺在書房中的沙發上，想念着大兔們還不大可惜，小兔們太可愛了，剛剛是最有趣的時期，卻被偷走了。賊呀！該死！該死！爲什麼不偷別的，卻偷了兔去！能賣得多少錢？爲什麼不把兔拿回來換錢？巡警站在街上做什麼的？見賊半夜三更提了兔籠走，難道不會阻止。根才也該死，爲什麼不把兔籠放到廳上來？

我詛咒賊，怨恨賊，這是第一次。我失了衣服，失了錢，都不恨，但這一次把可愛的小兔

提走了，我卻痛痛的恨怒了他！這個損失不是金錢的損失！

……唉，大姊問我們要過，二妹的朋友也問我們要過，我都托辭不肯給，如今全都失去了。早知這樣，還是分給人家的好。

「一定沒有了，一定被賊偸去了！都是你！你昨天如果不叫根才把兔都捉進籠，一定不會全都失去的！散在園中，賊捉起來多末費力，他們一定不敢來捉的。現在好了，籠子，籠子，一籠子都被捉去了。到便宜了賊，替他裝好在籠子裏，提起來省力！」妻在尋找了許久之後，也進了書房，帶埋怨似的說着。我兩手捧着頭，默默無言。

「小兔子，又有幾隻，一隻二隻，」是來喜的聲音，在園中喊着，我和妻立刻跳起來奔出去看。

「什麼，小兔子已經找到了麼？」我叫問着，心裏突突的驚喜的跳着。

「不是的，也是第二胎的小兔子，還很小呢，只生了兩隻，」來喜道。

牆角的瓦堆中，不知幾時又被大兔做了一個窩，底下是用稻草墊着，草上鋪了許多

從母兔身上落下的柔毛，上面也是柔毛，做成了一個穹形的頂蓋，很精巧，很暖和，兩隻極小的小兔，大約只有小白鼠大小，眼睛還沒有睜開，渾身的毛極薄極細，紅的肉色顯露在外，柔弱無能力的樣子，使人一見就難過。

又加了一層的難忍的痛苦與悲憫！

母兔去了，誰給他們乳喫呢？難道看他們生生的餓死！該死的賊，該殺的賊；這簡直是犯了萬惡不可赦的謀殺罪！

「根才怎麼還不回來！快去叫巡警去，一定要捉住這偷兔賊，太可恨了！叫他們立刻去查！快些把母兔捉回來！」我憤急的叫着。

「唉只要賊肯把兔子送回呀，什麼價錢都肯出，並且決不追究他的偷竊的罪！」我又似對全城市民宣告似的自語着。

我們把那兩隻可憐的小兔從瓦堆中捉出，放在一個竹籃中，就當作他們的窩。

我不敢正眼看他們那種柔弱可憐的慘狀。

「快些倒點牛奶給他們喫吧!」我無望的，姑且自慰的吩咐道：

「沒有用，沒有用，他們不肯喫的。」張媽道。

我着急的叫道：「不管他們喫不喫，你去拿你的好了；不能喫，難道看他們生生的餓死!」

「少爺要你去拿來好了。」妻說道。

牛奶拿來了把他們的嘴放在奶盤中。好像他們的嘴曾動了幾動，後來又匍匐的渾身抖戰的很費力的爬開了，毫沒有要喫的意思。我搖搖頭，什麼方法也沒有。

根才在大家忙亂中提了一大盤小菜進來。

「根才，你把兎籠子放在那裏的?」我道。

「根才，兎子連籠子都不見了!」妻道。

根才惶惑的說道：「我把牠放在廊前的，怎麼會被偸了?」

我怒責道「爲什麼放在廊前?爲什麼不取來放在客廳上?現在，你看，」我手指着那

兩個未睜開眼睛的小兔說，「這兩隻小兔怎麼辦？都是你害了他們！」

根才無話可答只搖搖頭，半晌，才說道：「平日放在園中都不會失去。太小心了，反倒不好了。」

我走進書房，取了一張名片，寫上幾個字，叫根才去報巡警，請他們立刻去找。

根才回來了，帶了一句很簡單的話來：「他們說，曉得了。」

我心裏很不高興。妻道：「時候不早了，你到公事房去吧。」

在公事房裏，我無心辦事，一心只記念着失去的兔，尤其是那兩隻留存的未睜眼的小兔。我特地小心的去問好幾個同事，有什麼方法可以養活他們，又到圖書館，立等的借了幾册論養兔的書來，他們都不能給我以一點光明。

午飯時，到了家，問道：「小兔呢？怎麼樣了？」

「很好，還活潑。」妻道。

竹籃上蓋了一張報紙，兩隻小兔在報紙下面沙沙的掙爬着，我不忍把報紙揭開來

看。

下午，巡警還沒有什麼消息報告給我們。我又叫根才去問他們一趟。警官微笑的說道：「兔子麽？我們一定代你們慢慢的查好了，不過上海地方太大了，找得到否，我們也不知道。」

要他們用心去找是無望的了。他們怎麽肯爲了幾隻兔子去探訪呢？姊夫來了，他的家住在西門，我特地托他到城隍廟賣兔的地方去看看，有沒有像我們家裏的兔在那裏出賣。

又一天過去了，姊夫來說，那裏也沒有一毫的影跡。恐怕是偸兔的人提了籠沿街叫賣去了。

兩隻小兔還在竹籃中沙沙的掙爬着。我一點方法也沒有。又給牛奶牠們喫，強灌了進去，不久又都吐了出來。

「唉，無望，無望無望！」我這樣的時時嘆息着。

祖母不敢來看小兔子，只說：「可憐，可憐，快些給他們奶喫。」

母親拿了牛奶去灌了他們幾次，但也無用。

到了三天了，竹籃裏掙爬的聲音略低了些，我曉得這兩個小小的可憐的生物臨命之期不遠了。但我不敢揭開報紙的蓋去望望他們。

「有一隻不能動了，快要死了，還有一隻好一點，還能夠在籃上掙爬。」午飯時三妹見了我這樣說。

我見來喜用火鉗把倒死在地上的那隻小兔鉗到外面。妻掩了臉不敢看，我坐在沙發上嘆息。

「賊，可詛咒的賊！唉，生生的餓死了這兩隻可憐的生物，眞是萬死不足以蔽辜！只要我能捉住你呀，……」我緊緊的握着雙拳，這樣想着。如果賊眞的到了我的面前，我一定會毫不躊躇的一拳打了下去。

再隔一天，賸下的那隻小兔也倒斃在竹籃中了。

「賊，該死的賊！……」我咬緊了牙根，這樣的詛咒着，不能再說別的話了。

「哥哥失了兎子，比失了什麼都痛心些；他現在很恨賊，大概不肯再替賊打抱不平了。」彷彿是三妹在窗外對着什麼人說道。

我心裏充滿了痛苦悲憫，憤怒與詛咒，抱了頭默默的坐在書房中。

壓歲錢

家裏的幾個小孩子，老早就盼望着大年夜的到來了。十二月十五，他們就都放了假，終日在家裏，除了溫溫書，讀讀雜誌，童話，或捉迷藏，踢毽子，或由大人們帶他們出去看電影以外，便夢想着新年前後的熱鬧與快活。他們聚談時，總提到新年的作樂的事，他們很早的就預算着新年數日間的計劃。

小妹最活潑，兩頰如蘋果般的紅潤，大哥一回家便不自禁的要去抱她，連連的親她，有時把她捉弄得着急起來要哭了，還不肯放鬆。她常拍着兩手咕嘟着了愛的嘴，撒嬌似的說道：「姊姊，大年夜怎麼還不來！」三妹一年年的長大了，現在不覺得已是一個婀娜動人的女郎了，便應道：「不要性急！今天是十六，還有兩個禮拜就是大年夜了。」

說到大年夜，那眞是兒童們最快樂的一夜。他們見到許多激動而有趣的事與物，他

們圍着火堆，戴了花面具跳舞，他們有壓歲錢，這些錢可以給他們自由花用。一切都是有味的，都是蘊蓄無窮的樂趣的。

近二十時，家裏開始忙亂起來了，廚子買了許多雞鴨魚肉來；孩子們天天見他殺魚殺雞鴨，有的用鹽醃，有的浸在醬油中，都覺得是平常所未有過的。隔了幾天，丸簷前已掛了許多臘貨來了。家裏個個人都忙着，二妹，三妹也去幫忙，只有小妹，小弟和倍倍旁觀着，有時帶着詫異的神情望着，有時卻不休的問着，問得大人們都討厭起來。

地板窗戶都揩洗過了，椅上也加了紅緞墊子，桌前圍了紅緞圍布，銅的錫的燭台都用瓦灰擦得乾乾淨淨；這是張媽，李媽，來喜們的成績，母親也曾親自動手過。

大年夜一天天近了，孩子們一天天的益發高興起來。二十八日，廚子帶了一個大猪頭來，這引動了孩子們的好奇心，窩蜂似圍攏來看。母親叫張媽取了一大盆水來，把猪頭放在水盆中，母親自己，來喜，張媽和二妹，每個人都手執一把鉗子，去鉗猪頭上的細毛，費了半天的工夫才把猪頭鉗洗乾淨了。

二十九日，廚房裏燈火點得亮亮的，廚子和李媽忙得沒有一刻空閒，他們在蒸米粉，做年糕。廚子拿了熱氣騰騰的大堆的糕團，在石臼中舂搥；孩子們見他執了大石搥，一下一下，很喫力的舂着，覺得他的氣力眞是不可思議的大。舂完了，三妹首先問他要一點糕團來，掐做好些有趣的東西，人呀，兎呀，猴子呀，她都會做。小妹，小弟學樣，也去問廚子要糕團。

「你們也要做什麽？又不會做東西，」他故意的嗔責道。

小弟哭喪着臉，如受了重大打擊似的，一聲不響的站着，小妹卻生氣了。

「三姊有，我們爲什麽沒有？你怎麽知道我不會做什麽？告訴媽媽去，你敢不給我！」

廚子帶笑的摘了兩小塊糕團給他們，一人給一塊，說道：「不要氣，同你玩玩不要氣。」

小弟還咯嘟着嘴不大高興。

大年夜終於到來了！

早上，一切的籌備都已就緒了。大家略略的覺得安閒些。大哥還要到公司裏去做半

天工，因爲要到下午才放假。店家要賬的人，陸續的來了，母親和嫂嫂一個個的付錢，把他們打發走。到了午後，母親在房裏包壓歲錢，嫂嫂和二妹，三妹在祖宗牌位前面擺設香爐燭台；廚子在劈柴，一根根的劈得很細，來喜幫他把柴堆在天井中，很整齊的堆列着，由下堆到上。小妹，小弟和倍倍在房裏圍着大哥，搶着要他剛才買回家的種種花面具。

「我要那個紅臉的。」小弟道。

「我要那個白臉有長鬍子的。」小妹道。

倍倍伸了兩隻小手道：「爹爹，我也要，我也要！」

大哥把紅臉的給小弟，白臉有鬚的給小妹，賸下一個黑臉的給倍倍。孩子們拿了花面具，立刻嘻嘻哈哈的帶到臉上去，各自欲嚇別人。

「你長了鬍子了，臉怎麼白得和壁上的石灰一樣？」

「你才好看哩，怕人的紅臉，和強盜似的！」

倍倍不說話，帶了黑的面具，立刻到大廳上去找他的母親。「姆媽，姆媽，我的臉好看

不好看?」他很起勁的說道。

「眞有趣，黑黑的臉倍倍，你這個花面具眞好，誰買給你的?」

「爹爹，他給我的。」

說時，小弟，小妹也都跑來了，大廳上立刻充滿了孩子們的笑聲和哄鬧聲。

晚上，先供祭了祖先，大家都恭恭敬敬的跪拜着，哥哥卻只鞠了三下躬。倍倍拜時，幾乎是伏在地上，大家都哄堂的笑了。然後，母親帶小弟到竈下去，叫他取了火鉗，在竈中鉗了一塊熊熊燃燒着的柴來，放在天井柴堆中。這個柴堆也燒了起來。黑暗的天井中，充滿了火光，人影曈曈的往來。來喜把鹽一把一把的擲在柴堆中。牠便噼咱噼咱的爆響起來。小妹也學樣，擲了不少鹽進去。

母親道：「好了，不要再擲了。」她還是不肯停止。

大廳上擺設了桌子，大大小小都圍在桌上喫年飯。沒有在家的人，也設有座位，杯前也放着一副杯箸。天井中柴堆還只是燒着，來喜在那裏照料。

飯後，母親分壓歲錢了，二妹，三妹都是十塊錢，小妹，小弟和倍倍，則每人一塊錢，都用紅紙包了。小弟接了錢，見只有一塊，立刻失望的不高興起來。

「姆媽答應過給我五塊錢，去定一年『兒童畫報』還買一部滑冰車。怎麼只有一塊？我不要！」

說時，他把錢鏘的一聲拋在桌上。母親道：「做什麼？你大年夜還要發癖氣！你看，小妹，倍倍都安安靜靜沒有說一句話。」

小弟急得嘴邊扁緺起來，快要哭了。

「大年夜不許哭，哭就打！」母親道。

大哥連忙把小弟連勸帶騙的哄到書房裏來。

「不要着急，等一等我給你錢。唉，弟弟你知道我少時有多少壓歲錢？那裏像你們一樣，有什麼一塊兩塊的！

「有一年，當我才八九歲時，我在大年夜的前幾天就預算好新年要用的錢和要買

的東西了。我和大姊道：『去年祖母給二百錢做壓歲錢，今年我大了一歲，一定可以給我五百錢。我要買花炮放，還要買糖人，還要和你，和他們擲狀元紅，今年一定要贏你的。』我一切都計劃得好好的，五百錢恰好夠用。

「到了大年夜了，我十分的快活，一心等候着祖母發壓歲錢。飯後，祖母拿出一包包的紅紙包，先遞一包給大姊，又遞一包給我。我一看，只有一百錢！那時，我眞失望，好像跌入一個無底的暗洞中似的，覺得什麽計劃都打翻了；火炮糖人都買不成，狀元紅也不配擲了。

「我哭聲的問祖母道：『今年壓歲錢怎麽只有一百錢？我不要！』

「祖母一句話也沒有，眉毛緊縐着，好像有滿臉心事似的。

「我見祖母不答應我，知道無望了，便高聲的哭了起來。祖母道：『你哭你哭！你要討打了！大姊只有五十錢呢！她不哭，你哭！你曉得今年沒有錢嗎？』說時，她臉色悽然，好像倒也要下淚了。嬸母見我哭了，連忙把我哄到她房裏，說道：『乖乖的，不要哭，祖母今年實在沒

有錢。明年正月裏一定會再給你的。』

「祖母在她房裏自言自語道：『三兒錢還不寄來，只有兩塊錢了，今天又換了一塊做壓歲錢，怎麼過日子！』她說時，聲音有些哽咽了。嬸母道：『你聽，祖母說的話！她多少疼愛你，有錢難道還不給你麼？』

「我的氣終於不能平下去。倒在床上抽噎了許久，才被嬸母拉進房裏去睡。那一個大年夜眞是不快活的一個。第二天聽嬸母對老媽子說，老太太昨夜曾暗自流淚了一回。後來，我見祖母開抽取了錢發地保上門賀喜的，去望了一望，眞的，她抽屜裏只有一塊錢，另外還有壓歲錢分賸的幾百錢，此外半個錢也沒有了。這個印象我到現在還極深刻的留着。唉！我眞不應該使祖母傷心！」

弟弟倚在大哥懷裏，默默的聽着，在燈光底下，見大哥臉色微微的有幾滴淚珠。很悽慘，眼角上書房裏是死似的沈寂。

外面。大廳上，小妹和倍倍的喧鬧，嘻笑的聲音，時時的透達進來。

五　老　爹

我們猜不出我們自己的是心境如何的變幻，不可測；有時，大事變使你完全失了自己的心，狂熱而且迷亂，激動而且暴勇，然而到事變一過去，卻如暴風雨後的天空一樣，仍舊蔚藍而澄清；有時，小小的事情，當時並不使你怎樣感動，卻永留在你的心底，如墨水之滲入白木，使你想起來便悽楚欲絕；有時，濃摯的友情牽住你一年半年，而一年半年之後，他或她的印象卻如梅花鹿之臨於澄清無比的綠池邊一樣，一離開了，水面上便不復留着他們的美影；有時，古舊的思念，卻力刼而不磨，愈久而愈新，如喜馬拉雅山之永峙，如東海，南海之不涸。

三十年中，多少的親朋故舊，走過我的心上，又過去了，多少的悲歡哀樂，經過我的心頭，又過去了；能在我心上留下他們的深刻的印象的有幾許呢？能使我獨居靜念時，不時

憶戀着的又有幾許呢?在少數之少數中,五老爹卻是一位使我不能忘記的老翁。他常在我童年的回憶中活潑潑的現出;他常使我憶起了許多童年的趣事,許多家庭的瑣故,也常使我悽楚的念及了不可追補的遺憾,不忍復索的情懷。

是三十年了,是走到「人生的中途」了,由呱呱的孩提,而童年,而少年,而壯年,我的心境不知變異了幾多次,我的生活不知變異了幾多的式樣,而五老爹卻永遠是那樣可驚的不變的五老爹。長長的身材,長長而不十分尖瘦的臉,月白的竹布長衫,汚黃的白布襪,慈惠而平正的雙眼,徐緩而滯澀的舉止,以至常有烟臭的大嘴,常有烟汚的焦黃色手指,厚底的青緞鞋子,柔和的微笑,善講善說的口才,善於作種種姿勢的手足,三十年了,卻彷彿都還不曾變了一絲一毫似的。去年的春天,我到故鄉去了一次。五老爹知道我回去了,特地跑來找我。他一見了我,便道:

「五六年不見了,你又是一個樣子了。聽說你近來很得意。但你五老爹卻還依然是從前一貧如洗的五老爹!……」

面前立的宛然是五年前的五老爹，宛然是三十年前的五老爹，神情體態都還不變，連頭髮也不曾有一莖白，足以表示五年的三十年的歲月的變遷的，只有他的背脊是更弓彎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見他。半個月後，我離了故鄉。三四個月後，黃色封套，貼着一條藍色封套，上寫「訃聞」二大字的喪帖，突然的由郵局寄到。「前清邑廩生春浩府君痛于……」我翻開了喪帖一看便怔住了：想不到活潑潑的五老爹這末快便死去了。

後來聽見故鄉的親友們傳說，五老爹臨死的兩三個月，體態完全變了一個樣子，龍鍾得連路都走不動；又變成容易發怒，他的妻，我們稱她爲「姑娘」的，一天不知給他罵了多少次，甚至動手拿門閂來打她。親戚們的資助他自己不能去取了，便叫了大的男孩子去。有時拿不到，他便叨叨囉囉的大罵一頓，是無目的的亂罵。他們都私下說「五老爹變死」了。而真的，不到兩三個月，這句咒語便應驗了。

但我沒有見到過這樣變態的五老爹。五老爹在我的回憶中，始終是一位可驚的不

變的五老爹。長長的身材，長長而不十分尖瘦的臉，月白的竹布長衫，污黃的白布襪……

三十年來如一日。

我說五老爹是「老翁，」一半為了他輩分的崇高。他是祖母的叔父，因為是庶出的，所以年齡倒比祖母小了十多歲。他對祖母叫「大姊，」隨了從前祖母母家的稱號；祖母則稱他為五老爹，隨了我們晚輩的稱呼。叔叔們已都稱他為五老爹了，我自然應該更尊稱他。然而祖母說：「孩子不便說拗口的話，只從衆稱五老爹好了！」

我說五老爹是「老翁，」一半也為了他體態的蒼老。我出世時，他只有三十多歲，然而已見老態，舉止徐緩而滯澀，語聲蒼勁而沙板，眼睛近視得連二三尺前面的東西也看不清楚。他還常常誇說他的經歷，他的見聞。我們渾忘了他的正確的年齡，往往當他是一個比祖母還老的老翁。然而他的蒼老的體態，卻年年是一樣的，如石子縫中的蒼苔，如屋瓦下的羊齒草，永遠是那樣的蒼綠。所以三十多歲不覺他是壯年，六十多歲也不覺他變得更老，除了背脊的更為弓彎。

他並不曾念過許多書。聽說，年輕時曾赴過考場。然而不久便棄了求功名的念頭，由故鄉出來，跟隨了祖父謀衣食。如繞樹而生的綠藤一樣，總是隨樹而高低，祖父有好差事了，他便也有；祖父一時賦閒了，他便也閒居在家；祖父雖有短差事在手而不能安插自己私人時，他便又閒居着。大約他總是閒居的時候多。他閒居着沒事，抱抱孩子，以逗引孩子的笑樂爲事。孩子們見他閒居在家便喜歡；五老爹這個，五老爹那個，幾乎一時一刻離不了他；見他有事動身了便覺難過；「五老爹呢？五老爹？我要五老爹！」個個孩子一天總要這樣的吵幾次。而我在孩子們中尤爲他所喜愛。我孩提時除了乳母外，每天在他懷抱中的時候最久。他抱了我在客廳中兜圈子；他抱了我，坐在大廳上停放着的祖父的籐轎中蕩動着；他把我坐在書桌上，而他自己裁紙摺了紙船紙匣給我玩，我一把抓來，不經意的把他摺的東西毀壞了，而他還是摺着。在夜裏他逗引着我注視紅紅的大洋油燈；我不高興的要哭了，他便連聲的哄着道：「啫，啫，啫你看牆上是什麼在動？」他的手指便映着燈光做種種的姿態；我至今還清楚的記得：他映的兎頭最像，而兩個手指不住的上下扇動，狀

若飛鳥之拍翼，最使我喜歡。其他犬頭，貓頭，猪頭，也都和兎頭的樣子差不了多少，不過他定要說他是犬頭，貓頭或者猪頭罷了。最使我害怕，又最使我高興的，是他雙手叉着我的脅下，高高的把我舉在空中，又如白鴿之飛落似的迅快的把我放下。我的小心臟當高高的被舉在空中時，不禁撲撲的跳着。我在他頭頂上，望下看着，似乎站在絕高的山頂，什麼東西都變小了，而平時看不見的黑漆漆的轎頂，平時看不見的神龕裏的東西，也都看得很清楚，連絕高的屋脊也似乎低了低了，低到將與我的頭顱相撞。當我被迅速的放落時，直如由雲端墮落，暈迷而惶惑。而大廳的方磚地，似乎升上來，升上來，彷彿就要升撞到我的身上。直到我無恙的復在他懷抱中時，我才安心定神，而我的好奇心又迫着我叫道：

「五老爹，再來一下！」

我大了一點，他便坐在祖母的煙盤邊，抱我在膝上，講故事給我聽。啊，你們不知煙鋪上是如何的奇妙神祕的一個地方。小小的一盞玻璃罩的煙燈，放在煙盤上，煙盤上還放着白銅的煙釺，煙膏匣，煙灰匣等等，而一把古色古香的煙筒卻放在盤邊。夜間靜寂的，

除了小小的煙燈，放出圓圓一圈紅光，除了祖母的嗤嗤溺溺的吸煙聲，除了一團的白煙，由煙斗由祖母嘴裏散出外，一切都是寧靜的。啊，這是如何奇妙而神祕的一個地方！而五老爹抱了我坐在這煙盤邊，講有長長的，長長的故事給我聽，直講到我迷迷沈沈的雙眼微微的闔了，祖母的臉，五老爹的臉漸漸的糢糊了，遠了，紅紅的小燈漸漸的似天邊的小圓月般的亮着，而五老爹的沙板蒼勁的語聲，也如秋夜的雨點，一聲一滴的落到耳朵裏，而不復成爲一片一段時，他方才停止了他的講述，說道：「睡着了。」便輕輕的把我放在煙鋪上躺着睡，扯了一牀氈子蓋在我身上。

他講着「長毛」的故事，形容那種紅布包在頭上，見人便殺的「長毛，」是那樣的眞切。他說道：「『長毛』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尖尖的長槍，人一見了他們便跪下來獻東西給他們。他們還是一刀把人的頭斫下，鮮血直噴！有一次，一大批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躲在一大堆稻草下面避着『長毛』。『長毛』團團轉轉的找不見人，正要走了，一個執着長槍的『長毛』無意中把槍尖向草堆裏刺了一下，正中一個男人的腿，他痛得哦了一聲。

於是『長毛』道：『有人！有人！』他們都把長槍向草堆中亂刺，稻草都染得紅了，草堆裏的人是一個也不賸，還有，我家的一個親戚，你應該叫她祖太姑的，她現在已經死了；她的一家死得才慘呢！『長毛』來了，全家不留一個人，只有你祖太姑躲藏在廚房的竈洞中，沒有被他們看見。她親眼看見『長毛』的頭上包着紅布手裏都拿着明晃晃的刀槍，頭髮長長的。『長毛』走後，她由竈洞裏爬了出來，滿天井是死人！嚇得一個老家人躲在別處的，回來見了她，才背了她出城逃難。半路上，他們又遇見一個『長毛』，老家人頭上被斫了一刀，紅血流得滿臉；還好，你祖太姑很聰明，連忙把手上戴的小金鐲脫下來給他，才逃得性命出來！」

他這樣的追述那恐怖時代的回憶，使我又害怕又要聽。微明而神秘的煙盤邊，似乎變成了死骸遍地的空宅，曠場。而他的講述聊齋，也使我有同樣的恐怖。我不怕狐仙花怪的故事，我最怕的是山魈，殭屍。有一次，他說道：「一位老太太和一個婢女同睡在一屋。老太太每夜聽見窗外有人噴水的聲音，便起了疑心，叫醒婢女一同去張望。卻見一個白髮

龍鍾的老太婆在那裏用嘴噴水灑花。她知有人偷窺，便向窗噴了一口水。老太太和婢女都死了過去。第二天，家裏的人推進房門，設法救活他們，卻只救活了婢女，老太太是死了。婢女述夜中所見的情形。家人把老太太所沒入的地方掘起來，掘不到七八尺，卻見一個殭屍，肢體還完好的，躺在那裏，正是婢女夜中所見的白髮龍鍾的老太婆。他們把她燒了，此後才不再出現。」我聽得怕了起來，彷彿我們的窗外也有人在呼呼的噴着水一樣。我緊緊的伏在五爹胸前不敢動，眼睛光光的望着他，臉色是又悽凝，又詫異，如一個宗教的罪人聽着牧師講述地獄裏的慘狀一樣。

但他最使我興高彩烈的，笑着，聚精會神的聽着的，還是他的三國志的講述。他手舞足蹈的形容着，滔滔不息的高聲講述着劉備是怎樣，張飛是怎樣，曹操是怎樣，這些英雄的名字都由他第一次灌輸到我心上來。他形容着關公的過五關，斬六將，彷彿他自己便是紅臉鳳眉長髯的關羽，跨了赤兔馬，提着青龍偃月刀；他形容着張飛的喝斷板橋，彷彿他自己便是黑臉的張飛，立在橋邊，舉着丈八蛇矛，大喝一聲，喝退了曹操人馬；他形容着

曹操的，赤壁大敗彷彿他自己便是那足智多謀，奸計滿胸的曹操，他形容曹操的割鬚棄袍，狽狼不堪的樣子，不禁的使我大笑。他講得高興了，便把我坐在牀上，而他自己立起來表演。長長的身材，映在昏紅的小小燈光之下，彷彿便是一個絕世的英雄。這一部三國志足足使他講了半年多，直到他跟了祖父到青田上任去，方才告終，然而還未講到六出祁山。每夜晚飯後，我必定拉着他，說道：

「五老爹，接下去講，曹操後來怎樣了？」

於是他又抱了我坐在祖母的煙盤邊講述着這長長的，長長的故事。

我已經到了高等小學裏讀書。有一天，喫中飯時，我一個不小心，把一根很長的魚骨鯁在喉頭了；任怎樣咳嗽也咳不出，用手指去摳，也摳不到，喫了一大團一大團的飯下去也黏牠不下去。喉頭隱隱的作痛，祖母母親都很驚惶。他們叫我張大了嘴給他們看，些看不見魚骨鯁在那裏。我急得哭了起來。五老爹剛好從外面進來——當然，他這時又是賦閒住在我們家裏——我一見他，便哭叫道：「五老爹快來！五老爹快來！魚骨鯁得要死了！

要死了！」五老爹徐緩的踱了過來，說道：「不要緊的，等五老爹把你治好，五老爹有取魚骨的祕方。」於是他坐在椅上，拉我立在他雙膝中間叫我張大了嘴，又叫丫頭去取一把鑷子來。他細細的，細細的看着，不久便用鑷子探進喉頭。隨鑷子到口腔外的是一根很長的魚骨，還帶着些血。他問道：「現在好了麼？」我咽了咽口水，點點頭，心裏輕快得多，直如死裏逃生。至今祖母對人談起這事，還拿我那時窘急的樣子來取笑。

但五老爹也有一件趣事，使我至今想起來還好笑。他是不喫鴉片的，卻喜歡在煙鋪邊盤桓着。有時也躺在煙鋪上，用細細的鐵釺，挑着煙膏，在煙燈上燒着，燒乾了，又浸入煙膏匣中，然後再取出別的在燈上燒，如此的，煙泡漸漸的增大了，直到了夠抹在煙斗上吸幾口爲止。他幾乎天天總要這樣的燒了幾顆煙泡，放在煙盤上給祖母吸，免得她自己費工夫去燒；他燒煙泡有一個特別的怪癖，一定要一面燒，一面放在鼻孔邊嗅着；燒好一顆煙泡，不知要嗅多少次。我常常取笑他說道：「五老爹又把煙泡放在鼻孔邊嗅了。他的鼻孔是會吸煙的。」有一次，他正在燒得很高興，忽然一時忘神，把煙泡燒得太久了，煙泡發

起火來，而他還照樣放在鼻孔邊去嗅，因此，鼻孔竟被煙泡灼焦，使他好幾天不能再燒煙泡，再嗅煙泡；而五老爹燒煙燒焦了鼻孔的故事，遂使合家都傳爲趣談，使我至今想起來還好笑。

五老爹快四十三四歲了，還不曾娶親。還是祖父幫助了他一筆錢，叫他回故鄉去找一個妻子。他娶的是大戶人家的一個婢女，年紀只有二十左右，同他在一起眞可算是父女。當然，他的妻不會美麗，圓圓的一張臉，全身也都胖得圓圓的，身材矮短，只齊五老爹的腋下高，簡直像一個皮球；她不大說話，樣子是很傻笨的。他結婚了不多幾月，便把她帶到我們家裏來，於是他們倆都做了我們家裏的長住的客人。我們只叫他的妻做「姑娘」並沒有什麼尊稱。自此，五老爹不再手指足畫的談三國，講鬼神，但卻還健談；一半，當然是因爲我已經大了，自己會看小書了，不會再像坐在他膝上聽講三國志時那末的對於他的講述感興趣了，一半也因爲他現在已成了家。

他成了家不久，姑娘便生了一個女孩子。這孩子很會哭，樣子又難看，合家的人都不

大喜歡她，而她的母親，姑娘，終日呆澀死板的坐在房裏，也不大使合家怎麼滿意。只有五老爹依舊得衆人的歡心，他也依舊燒煙泡，嗅煙泡，健談不休。

祖父故後，我們家境也很見艱難，當然養不起許多閒人食客，於是在一批底下人辭去後，跟着告別回歸故鄉的，還有五老爹和他的「姑娘」和他們的善哭的女兒；他的去，一半也因爲祖父已經去世，他的希望，他的「靠山」是沒有了，所以不得不歸去另謀別一條喫飯的路。

啊，與我童年時代有那末密切的繫連的五老爹是辭別歸去了，從這一別，直到了十年後方才在北京再見。記得他帶了他的妻女上「閩船」歸去時，祖母叫了一個老家人替他押送着行李，那簡簡單單的包括兩隻皮箱，一隻網籃，一捲鋪蓋的行李，還叫我也跟了去送行：「頂疼愛你的五老爹回家了，你要去送送。」閩船是一種不及二三丈的帆船，專走閩浙一路海邊販運貨物的，而載客是例外。這樣的船，在海邊隨風駛行着，由浙到閩，風順時也要半個月，逆風時卻說不定是一月兩月。由閩出來時，大都販的是香蕉，青果之

類，由浙回閩，販的卻都是猪。猪聲吆吆的，與人聲交雜，猪臭勝勝的，與人氣混合。那眞是難堪的苦旅行。五老爹要是有錢，他可以走別的路逕，起陸，或由上海坐輪船回去。然而五老爹如何有這樣大的力量呢？於是只好雜在猪聲猪臭之中歸去。船泊在東門外，那裏是一長排的無窮盡的船隻停泊着，船桅參參差差的高聳天空，也數不清是多少。五老爹認了半天，才認出原定的船來，叫夥計幫着拿行李上船，抱孩子，扶女人上船。夥計道：「船要明早才開。」五老爹自己立在船頭對我說道：「你不要上船了，跳板不好走，回去吧。我一到家就有信來。」又對老家人說：「來順，你好好的送孫少爺回去；太陽底下不要多站了。」來順說：「五老爹叫你回去，你回去吧。」我心裏很難過，沒情沒緒的跟了來順走。走了幾十步，回頭望時，五老爹還站在船頭遙望着我的背影。

啊，與我童年時代有那末密切的緊連的五老爹是辭別歸去了；從這一別，直到了十年後方才在北京再見。

十年後，我在北京念書；住在三叔家裏。每天早晨去上學，下午課畢回家。有一天，天氣

很冷，黑雲低壓的懸在空中，似有雪意。枯樹枝蕭蕭作響，幾片未落盡的黃葉紛紛揚揚的飛墮地上。我匆匆忙忙的趕回家。一進門，看見有一擔行李，放在門房口，便問看門的李升道：「是誰來了？」李升道：「一個不認識的老頭子，剛由南邊來的，好像是老爺的親戚。」

我把書包放在自己房裏，脫了大衣，便到上房。一掀開門簾，便使我怔住！和三叔坐着談的卻是五老爹！十年未見的五老爹！他的神情體態宛然是十年前的五老爹，長長的身材，長長而不十分尖瘦的臉，汚黃的白布襪，青緞的厚底鞋，慈惠而平正的雙眼，柔和的微笑，一點也沒有變動，只是背脊是更弓彎了些。他見了我也一怔，隨笑着問道：「是一官麽？十年不見，成了大人了，樣子全變了，要是在路上撞見，我眞要不認識了呢。只是鼻子眼睛還是那樣的。」

屋裏旺旺的燒着一大盆火，五老爹還只是說：「北京眞冷呀冷呀！」三叔道：「五老爹的衣裳太薄了，要換厚的，棉鞋棉襪也一定要去買，這樣走出去要生凍瘡的。」

五老爹還是那樣的健談。在晚上的燈光底下，他說起，在家裏是如何的生活艱難，萬

不能再不出來謀生，而謀生却只有北京的一條路；他說起他的動身前籌備旅我是如何的辛苦，東乞求西借貸，方才借到了幾十塊錢；他又說起，一路上是如何的困苦難走，北邊話又不會說，所遇到的脚夫，車夫，旅館接客，是如何的刁惡，如何的善於欺壓生客；由晚飯後直說到將近午夜，還不肯停止。還是三叔說道：「五老爹路上辛苦，不早了，先去睡吧。李升已把牀鋪理好了。」五老爹走到房門邊，把門一推，一陣冷風，捲了進來，他打了一個寒噤，連忙縮了回去，說道：「好冷，好冷！」三叔道：「五老爹房裏煤爐也生好了。睡時千萬要當心，窗戶不要閉得密密的。煤毒常要薰壞了人。」五老爹道：「曉得的。」三叔又給他一條厚圍巾把他脖子重重圍了，他方才敢走出天井，走到房裏。

他的房間在我的對面，也是邊房，本來是做客廳的，臨時改做了他的臥房。第二天，他起牀時，太陽已煇煌的照着。天井裏，屋瓦上，棗樹上，階沿上，是一片的白色。太陽照在雪上，反映出白光，覺得天井裏格外的明亮。他開了門，便叫道：「啊，啊，好大的雪！」

這一天，他又和三叔談着找事的問題。三叔微微的蹙着雙眉，答道：「近來北京找

事的人眞多，非有大力量大靠山，眞不容易有事。二舅在這裏近兩年了，要找一個二三十塊錢一月的錄事差事，也還找不到呢。」

五老爹默默的不言。他在北京直住到半年，住到北京的殘雪早已消融完盡，北河沿和東交民巷邊界的垂楊，已由金黃的絲縷而變成粗枝大葉，白楊花如雪片似的在空中亂舞時，他方才覺得希望盡絕，不得不收拾行李回家。在漫長的冬天裏他只是縮頸的躲在火爐邊坐着。太陽輝煌的照着，而且一點風也沒有，這時，他才敢拖了一把椅子坐在階沿曬太陽。天色一陰暗，一有風，他便連忙躲進屋來，一步也不敢離開火爐邊。剛開了門，一陣冷風便虎虎的捲了進來，他打了一個寒噤，叫道：「好冷，好冷！」又連忙縮回火爐邊去。

一到了晚上，他更非把炎炎旺旺的白爐子端放在他房裏不可。三叔再三的吩咐他，把房子烘暖後，爐子便要端出門外去；要放爐子在房裏，窗戶便要開一扇。煤氣是很利害的；一冬總要熏死不少人。他似聽非聽的，每夜總是端了燒得炎炎旺旺的白爐子進屋，不再放他出門，窗戶總是閉得嚴嚴密密的。好幾天不曾出過什麼毛病。

有一夜，我在半夜中醒來，彷彿有什麽東西在呻吟，那重濁而宏大的呻吟聲，不似人類發的，似是馬或駱駝的呻吟，或更似建幕於非洲絕漠上時所聞的獅子的低吼。我慈了一跳，連忙凝神的靜聽，清清楚楚的，一聲聲都聽得見，這聲音似從對房發出的。我穿了衣，披了大氅，開了門出去，叫了幾聲：「五老爹，怎樣了？怎樣了？有病麽？」他一聲都不答。我推了推門，是閂着的，便去推他的窗子。窗子還沒有關閉着。我把窗一推，一股惡濁的煤氣由房裏直衝出來，幾乎使我暈倒。這時，三叔也已聞聲起來了。我們由窗中爬進，把門開了，房裏是烟霧瀰漫的。五老爹不省人事的躺在牀上呻吟着。合家忙碌碌的救治他，把他搯到天井裏使他呼着清新的空氣，李升又去盛了一大碗酸菜湯來，說是治煤毒最好的東西，用竹筷撬開他的牙齒，把酸菜湯灌了進去。良久，他才嘆了一口氣而復活了，叫道：「好難過呀！」

足足的靜養了五天，他才完全復原。自此，他乃浩然有歸意。挨過了嚴冬，到了白楊花如雪片似的在空中亂舞時，他便眞的歸去了。送他上東車站的是三叔和我。行李還是輕

飄飄的來時的那幾件，只多了身上的一件厚棉袍，足上的棉鞋棉襪。

五年後，在故鄉，我們又遇見了幾次，是最後的幾次。他一聽見我回來了，便連忙趕來看我。還宛然是五年前的五老爹，十五年前的五老爹，三十年前的五老爹，神情體態都一點也不變，只是背脊更弓彎了些。

他依然是健談，依然是刺刺不休的訴說他的貧況，依然是微笑着。但身上穿的卻是十五年前的衣服，而非厚的棉衣，足上穿的卻是十五年前的汚黃的布襪，青緞的厚底鞋，而非棉襪棉鞋。他嘆道：「窮得連衣服都當光了。有幾個親戚每月靠貼一點，但夠什麽！」

第三天，二舅母來時，她說五老爹託她來說，如果寬裕，可以資助他一點。我實在不寬裕，但我不能不資助五老爹。三十年來，他是第一次向我求資助。

我帶了不多的錢，到他家裏去拜望他。前面是一間木器店，他住在後進，只有兩間房子，都小得只夠放下牀和桌子。他請我在牀上坐，一會兒叫泡茶，一會兒叫買點心，殷勤得使我不敢久坐。我把錢交給了他，他說道：「這次實在帶得不多，請五老爹原諒。以後如有需

要時，請寫信向我要好了。」他微笑的謝了又謝。

第二天早晨，他又跑來了，說道：「我還沒替你接風呢。今午到我家裏喫飯好麼？」我剛要設辭推托，不忍花他的錢，他似已知道我的意思，連忙道：「你不厭棄你五老爹的東西麼？五老爹在你少時也曾買糖人糖果請你，你還記得麼？菜都已預備齊了，一定要來的。不來，你五老爹要怪你的。」我再也不能說得出推辭的話，只好說道：「何必要五老爹多破鈔呢！」

這一頓午飯，至少破費了我給他的三分之一的錢。他說：「聽說你喜歡喫家鄉的鮑魚海味，這是特別趕早起去買來的，你喫喫看。」又說道：「這雞是你五老爹親自燉的，你喫喫看，味兒好不好？」我帶着說不出的酸苦的情緒，喫他這一頓飯，我實在嘗不出那一碗一碗的豐美的菜的味兒。

我回到上海後，五老爹曾有一封信來過，說道，這二三月內，還勉強可以敷衍，希望端午節時能替他寄些款去，多少不拘。然而端午節還沒有到，而五老爹已成了過去的人了。

我寄回去的卻是奠儀而不是資助！啊，我不忍思索這些過去的悽惋！

十六，八，七，在巴黎。

王榆

那年端午節將近，天氣漸漸熱了。李媽已買了箬葉，糯米回來，分別浸在涼水裏，預備裹粽子。母親忙着做香袋，預備分給孩子們掛，零零碎碎的紅緞黃綾和一束一束綠色，紫色，白色，紅色，橙色的絲線，夾滿一本臃腫的花樣簿子。有一種將近歡宴的氣象懸縈在家庭裏，懸縈在每個人的心上。父親忙着籌款，預備還米鋪，南貨鋪，酒館，裁縫鋪的賬，正在這時，郵差遞進了一封信，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信封上寫着不大工整的字，下款寫着「麗水王寄」。母親一看，便道：「這又是王榆來拜節的信。」抽出一張紅紅的紙，上面寫着：

> 恭賀
> 太太
> 大少爺　大少奶
> 諸位孫少爺孫小姐
> 節禧
> 晚王榆頓首

每到一個季節，這樣的一封信必定由郵差手中遞到，不過在年底來的賀箋上，把「節禧」兩個字換成了「年禧」而已。除了王榆他自己住在我們家裏外，這樣的一封信，簡簡單單的幾個吉利的賀語，往往引起父親母親懷舊的思念。祖母也往往道：「王榆還記念着我們。不知他近況好不好？」母親道：「他的信由麗水發的，想還在那邊的鹽卡上吧。」

自從祖父故後，我們家裏的舊用人，散的散了，走的走了，各自顧着自己的前途。不聽見三叔，二叔或父親有了好差事，或親戚們放了好缺份，他們是不來走動的。間或有來拜拜新年，請請安的，只打了一個千，說了幾句套話，便走了。只有王榆始終忠心如一。他沒有事便住在我們這里，替我們管管門，買買菜；他也會一手很好的烹飪，便當了臨時的廚房，分去母親不少的勞苦。他有事了，有舊東家寫信來叫他去了，他便收拾行李告辭，然而每年至少有三封拜年拜節的賀片由郵差送到，不像別的用人，一去便如鴻鵠，一點消息也沒有。

我不該說王榆是「用人。」他的地位很奇特，介乎「用人」和親密的朋友之間；除了對於祖父外，他對誰都不承認自己是用人。所以他的賀片上不像別的用人偶然投來的賀片一樣，寫「沐恩王榆九叩首拜賀」只是素樸的寫着「晚王榆頓首。」然而在事實上他卻是一個用人，他稱呼着太太，少爺，少奶，孫少爺，孫小姐，而我們也只叫他王榆；他在我家時，做的也都是用人或廚子的事。他住在下房，他和別的用人們一塊兒喫飯，他到上房來時，總垂手而立，不敢坐下，雖然從不會像用人樣的打千，叩頭。

他最愛的是酒，終日酒氣醺醺的，清秀瘦削的臉上紅紅的蒸騰着熱氣，呼吸是急促的，一開口便有一種酒糟味兒撲鼻而來。每次去買菜蔬，他總要給自己帶回一瓶花雕，飯不喫，可以的，衣服不穿，也可以的，要是禁止他一頓飯不喝酒，那便如禁止了他的生活。他雖和別的用人一塊兒喫飯，卻有幾色私房的酒菜，慢慢的用箸挾着下酒。因爲這樣，別人的飯早已喫全了，而他還在淺斟低酌，盡量享受他酒國的樂趣，直到粗作的老媽子去等洗碗等得不耐煩了，在他身邊慢慢的說：「要洗碗了，喝完了沒有？洗完碗還有一大堆衣

裳等着洗。今天早晨，太太的帳子又換了下來。下半天還有不少的事要做呢。」

他便很不高興的叱道：「你洗，你洗好了！急什麼！」他的紅紅的臉，帶着紅紅的一對眼睛，紅紅的兩個耳朵，顯着強烈的憤怒。又借端在廚房裏悻悻的獨罵着，也沒人敢和他頂嘴，而他罵的也不是專指一人。母親聽見了，便道：「王榆又在發酒風了。」但並不去禁止他，也從來不因此說他。大家都知道他的癖氣，酒風一發完，便好好的。

他雖飲酒使氣，在廚房裏罵着，可是一到了上房，儘管酒氣醺醺，總還是垂手而立，喏喏連聲，從不曾開口頂撞過上頭的人，就連小孩子他也從不曾背後罵過——這在別的用人是常常如此的。

偶然有新來的用人，看不慣他的傲慢使氣的樣子，不免要抵觸他幾句，他便大發牢騷道：

「你要曉得我不是做用人的人，我也曾做過師爺，做過卡長，我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我在這里是幫忙的，不像你們！你們這些貪吃懶做的東西！」

眞的，他做過師爺，做過卡長，掙過好幾十塊錢一個月，他並不曾說謊。他的父親當過小官僚。他也讀過幾年書，認識一點字。他父親死後，便到我的祖父這里來，做一個小小的司事。他的家眷也帶來住在我們的門口。他有母親，有妻，有兩個女兒在我們家裏，我們看他送了他的第二個女兒和妻的死。他心境便一天天的不佳，一天天的愛喝酒，而他的地位也一天天的低落。他會自己燒菜，而且燒得很好。反正沒有事，便自動跑到我們廚房裏來幫忙，漸漸就成爲一個「上流的廚子，」也可謂「愛美的廚子。」祖父也就非喫他燒的菜不可。到了祖父有好差事時，他便又舍廚子而司事，而卡長了。祖父故後，他也帶了女兒回鄉。我們再見他時便是一個光身的人，愛喝酒，愛使氣。他常住在我們家裏，由愛美的廚子而爲職業的廚子，還兼着看門。

他常常帶我出門，用他戔戔的收入，買了不少花生米，薄荷糖之類，使我的大衣袋鼓了起來。但他見我在泥地裏玩，和街上的「小浪子」「擂錢」或在石階沿跳上跳下，或動手打小丫頭，便正顏厲色的干涉道：「孫少爺不要這樣，衣服弄齷齪了，」「孫少爺不要跟

他們做這下流事，」「孫少爺不要這樣跳，要跌破了頭的，」或「孫少爺不要打她，她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女！」我橫被干涉，橫被打斷興趣，往往厲聲的回報他道：「不要你管！」

他和聲的說道：「好，好，同去問你祖母看，我該不該說你？」他的手便來牽我的手，我連忙飛奔的自動的跳進了屋。所以我幼時最怕他的干涉。往往正在「擂錢」擂得高興時，一眼見他遠遠的走來，便拋下錢，很快的跑進大門去，免得被他見了說話。

全家的人都看重他，不當他是用人，連父親和叔叔們也都和顏的對他說話，從不曾有過一次的變色的訓斥，或用什麼重話責罵他，——也許連輕話也不曾說過——他是一個很有身分的用人（？，）但我這個稱謂是不對的，所以底下又加了一個疑問號，不過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別的恰當的語句來稱他，他的地位是這樣的奇特……

我第一次到上海來，預備轉赴北京入大學。這時，王榆正在上海電報局裏當一個小司事，一月也有三四十元。他知道我經過上海，便跑來見我，殷勤的邀我到酒樓裏喝酒去。我生平第一次踏到這樣的酒樓。樓下櫃臺上滿放着一盆一盆的燻炙的鷄，鴨，肝，腸，臍邊，

滿排着一甕一甕的紹興酒，樓梯邊盡處是幾張方桌子，幾個人正在喝着酒，桌上只有幾小碟的冷菜。王榆領我一直上樓，倚着靠窗的一張方桌坐下。他自己又下樓去，說道：「就來的，就來的，請坐一坐。」窗外是一條一條的電線，時時動蕩着，嗤嗤的聲音，由遠而近，連支線的鐵柱上也似有嗡嗡的聲響，接着便是一輛電車駛過了。車過後，電線動蕩得更厲害，這條線的動蕩還未停止，而那邊的電線上又有嗤嗤的聲響了。車過後，遠遠的電線上還不時發出燦爛的火光。我的幻想差不多隨電線而動蕩着。而王榆已雙手捧了幾包報紙包着的東西上樓來。解開了報紙，裏面是白雞，燒鴨，燻腦子之類，正是樓下櫃裏陳列着的東西。他道：「自己下去買，比叫他們去買便宜得多了。」我們喝着酒，談着，他的話還是帶有教訓的氣味，如當我孩提時對我說的一樣。我有點不大高興，勉強敷衍着。他喝了酒，話更多，紅紅的一張清秀瘦削的臉，紅紅的細筋顯現在眼白上，而耳朵也連根都紅了，嘴裏是酒氣噴人。我直待他酒喝夠了，才立起來說：「謝謝了，要回去了。」他連忙擱阻着道：

「還有麵呢。」一面又叫道；「夥計，夥計，麵快來！」

我由北京回到上海時，他已先一年離開了。聽人家說，電報局長換了人，他也連帶的走了，住在那個舊局長家裏——他也是他的舊東家——充當廚子。但常常喝酒，發脾氣，太太很不高興他，因此他便走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這一年的年底，我接到一封古式的紅簽條的信。像這樣的信封，我是許多年不曾見到了。從熟悉的不大工整的字體上，我知道這是王楡的拜年信。這一次他只寫信：「恭賀大少奶，孫少爺，孫小姐年禧，」因爲只有我母親和妹妹和我同住在上海。賀箋之外，還有一張八行箋，還有兩張當票。他信上說，他現在吉林，前次在上海時，曾當了幾件衣服，不贖很可惜，所以，把當票寄來，請我代贖。我正在忙的時候，把這信往抽屜裏一塞。過了十幾天不曾想起，還是母親道：「王楡的當票，你怎樣還不替他去取贖呢？」我到抽屜裏找時，再也找不到這封信和這兩張當票。我想，大約已經滿期了吧。他信上說，快要滿期了，一定要立刻去取。我很難過不曾替他辦好這一事。然而，到了第二節，他又寫信來拜節了，卻沒有提起贖當的事。我見了這「恭賀少奶孫少爺節禧」的賀箋，便覺得曾做了一件負心的事，一件不及補救的負心的事。

在我結婚之前，合家已遷居到上海來，祖母也來了，且帶來了幾個老家人，王榆這時正由吉林到上海，祖母便也留着他幫忙。在家裏，在禮堂裏，他忙了好幾天。到結婚的那一天，人人都到禮堂去，沒有肯在家裏留守的，只有他卻自告奮勇的說道：「我在家裏好了，你們都去。」這使我們很安心，他是比別人更可靠，更忠心於所事的。這一天他整天的不出門，酒也喝得少些。我們應酬了客人，累了一天後，在午夜方才回家。而他已把大門大開着，大廳上點了明亮亮的一對大紅燭，幫忙的人也有幾個已先時回來，都在等候着。一見汽車進了弄口，他便指揮衆人點着鞭炮，在霹霹拍拍的響聲中，迎接我們歸來，迎接新娘子的第一次到家。他見我的妻和我只在祖先神座前鞠躬了幾下，似乎不大高興，可是也不敢說什麼。

他在這裏，暫時屈就了廚子的職務。在他未來之前，我家裏先已有了兩個用人。這兩個用人見他那麼傲慢而古板的樣子，都不大高興。他還是照常的喝着酒，從從容容的一筷一筷挾着他私有的下酒的菜，慢慢的喝着。喝了酒，臉色紅紅的，眼睛紅紅的，耳朵連頭

頸都紅紅的，而一口的酒糟氣，就在三尺外的人都聞得到。且還依舊借端發癖氣，悻悻的罵這個，罵那個，還指揮着這個，那個，做這事，做那事，做得不如意，便又悻悻的駡着比上人更嚴厲。爲了他這樣，那兩個原來的用人也不知和他吵過幾回嘴，上來向母親控訴過幾多次。母親只是說道「他是老太爺的舊人你們讓他些，一會兒就會好好的。」他們見母親這樣的縱容他，更覺不服，便上來向我的妻控訴着。有好幾次，他們私自對我的妻說：「王榆廚子眞好舒服！他把好菜留給自己下酒，卻把壞的東西給主子喫。昨天，中飯買了一條黃魚，他把最好的中段切下來自己清燉了喫，魚頭和魚尾卻做了主子的飯菜。那有這樣的廚子！」第二天，他們又來報告道：「昨天中飯，他又把鹹蟹的紅膏留下自己喫了，蟹殼和蟹肉卻做了飯菜。」如此的，不止報告了十幾次。我的妻留心考察飯菜，便眞的發現黃魚是沒有中段的，鹹蟹的紅膏只寥寥可數的幾小塊放在盤子裏。她把這事對我說了，也很不以爲然。我說道：「隨他去好了，他是祖父的舊人。」

「是舊人，難道便可以如此舒服不成！」妻很生氣的說着。我默默的不說什麽。

過了一二月，幫忙的老家人都散去了，只有王榆，祖母還留他在廚房裏幫忙，然而口舌一天天的多了；甚至，底下人上來向妻說，他是這般那般的對少奶奶不恭敬，聽說什麼菜是少奶奶要買的，他便道：「我不會買這菜，」連少奶奶天天喫的鷄子，她也不肯去買。這樣的話，使妻更不高興。

有一次，他領了五塊錢去買菜，菜也沒買，便回來在廚房裏咕嚕咕嚕的罵人，說是中途把錢失落了。幾個底下人說：「一定是假裝的，是他自己用去了，還了酒賬了。」但妻見他窘急得可憐，又補了五塊錢給他。他連謝也不說一聲，還是長着臉提了菜籃出門。這又使妻很生氣。

妻見我回家，便憤憤的又把這事告訴了我。我慰她道：「他是舊人，很忠心的，一定不會說假話。」妻道：「是舊人，是舊人，總是這樣說。既然他如此忠心，不如把家務都交給他管好了！」

我知道這樣的情勢，一定不能更長久的維持下去，而王榆他自己也常想告辭，說工

錢實在不夠用，并且也受不了那末多的閒氣。然而他到那里去好呢？這樣的古板的人物，古怪的癖氣，這樣的使酒謾罵的習慣，非相知有素的人家，又誰能容得他呢？我爲了這事躊躇了好幾天。後來，和幾個朋友商定，叫他到一個與我們有關係的俱樂部裏去當聽差，事務很閒空，而且工錢也比較的多。他去了，還是一天天的喝酒，喝得臉紅紅的，眼睛紅紅的，耳朵連頭頸都紅紅的，一開口便酒氣噴人。他自己燒飯燒菜喫，很舒適，很舒適的獨酌着；無論喝到什麼時候都沒人去管他。然而，他只是孤寂的一個人，連癖氣也無從發，又沒有一個人可以給他罵，給他指揮，而且戔戔的工資，又實在不夠他買酒買菜喫。他常常到我家裏來，向我訴說工錢太少，不夠用。又說，閒人太多，進進出出，一天到晚開門關門實在忙不了。我嘴裏不便說什麼，心裏卻有些不以他爲然。

然而他雖窮困，卻還時時燒了一鉢或一碰缸祖母愛喫的菜蔬，送了來孝敬給「太太」喫。祖母也常拿錢叫他買東西，叫他燒好了送來。「外江」廚子燒的菜，她老人家實在喫不慣。

有一次，俱樂部裏住着一個和我們很要好的朋友。他新從天津來，沒地方住，我們便請他住到俱樂部一間空房裏去。於是王榆每天多了倒臉水，泡茶，買香煙等等的雜事，門也要多開好幾次，多關好幾次。他又跑來對我訴說，他是專管看門的，看門有疏忽，是他的責任，別的事實在不能管。我說道：「他不過住幾天便走的，暫時請你幫忙幫忙吧。」而心裏實在不以他爲然。

有一天清晨他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你的那位朋友，昨夜一夜沒回來。今天一回來，便和衣倒在牀上睡了，不知他幹的什麽事。我看他的樣子不大對，要小心他。」又說道：「等了一夜的門，等到天亮，這事我實在不能幹下去。」我只勸慰他道：「不過幾天的工夫，你且忍耐些。他大約晚上有應酬，或是打牌，你不必去理會他的事。」而心裏更不以他的多管閒事，愛批評人的態度爲然。

過了幾天，他又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來悄悄的對我說：「你的朋友大約不是一個好人。他一定賭得很利害，昨夜又沒有回來。今天一回來，便用白布包袱，包了一大堆的衣

服拿出門，大約是上當鋪去的。這樣的朋友，你要少和他來往。」我默默的不說什麼，而心裏更不以他爲然。我相信這位朋友，相信他決不會如此，我很不高興王楡這樣的胡亂猜想，胡亂下批評，且這樣的看不起他。

過了幾天，在清早，他更着急的又跑來找我，懷着重大祕密要告訴我似的。我們立在階沿，太陽和煦的把樹影子投照在我們的身上。他悄悄地說道：「我打聽得千眞萬確了，他實在是去賭的。前天出去了，竟兩天兩夜不曾囘來。這樣的人你千萬不要再和他來往，也千萬不要再借錢給他，他是拿錢去賭的。」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相信這位朋友決不會如此，我不願意這位朋友被他侮辱到這個地步。我氣憤憤的一脚把階沿陳設着的兩盆花，猛力踢下天井去，砰的一聲，兩個綠色的花盆都碎成片片了。同時厲聲的說道：「要你管他的事做什麽！」他一聲不響的轉身走出大門，非常之怏怏的。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裏後悔不迭；他不曾從祖父那里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不曾從父親那里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不曾從叔叔們那里受到過這樣厲聲的訓斥，如今

卻從我這里受到！我當時眞是後悔，眞是不安，——至今一想起還是不安——很想立刻追去向他告罪，但自尊心把我的脚步留住了。我悵然的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門外。我想他心裏一定是十分的難過的。他殷殷的三番兩次跑來告訴我，完全是爲了同我關切之故，而我卻給他以這樣大的侮辱，這侮辱他從不曾受之於祖父，父親，二叔，三叔或別的舊東家的。唉，這不可追補的遺憾！我願他能寬恕了我，我願向他告訴一個，十個百個的罪。也許他早已忘記了這事，然而我永不能忘記。

又過了幾天，好幾個朋友才紛紛的來告訴我：這位朋友是如何如何的沈溺於賭博，甚至一夜輸了好幾千元，被人追得要去投江。凡能借到錢的地方，他都設法去借過了，有的幾百，有的幾十。他們要我去勸勸他。王榆的話證實了，他的猜疑一點也不曾錯。他可以說是許多友人中最先發現這位朋友的狂賭的。王榆的話證實了，而我的心裏更是不安，我幾乎不敢再見到他。我斥責自己這樣的不聰明，這樣的不相信如此忠懇而親切的老人家的話！

然而，他還在俱樂部看着門，並不因此一怒而去；大約他並不把這個厲聲的斥責看得太嚴重了吧。這使我略覺寬心。但隔了兩個月，他終於留不住了，自己告退了回去。促他告退的直接原因是俱樂部來來往往的人太多，有一天，他出去買菜，由裏邊出外的人，開了門不曾關好，因此，一個小偸掩了進來，把他的一箱衣服都偸走了。他說道：「這樣的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於是，在悻悻的獨自罵了幾天之後，才用墨筆畫了一個四不像的人體，頸上鎖着鐵鏈，上面寫道：「偸我衣服的賊骨頭。」把牠用釘釘在牆上。幾天之後，他便向我和幾位朋友說，要回家了，請另外找一個看門的人。我道：「回家還不是沒事做，何妨多留幾個月，等有好差事了再走不晚。」他道：「這里不能再住了，工錢又少，又辛苦，且偸了那末多的東西去，實在不能再住了，再住下去，一定還要失東西，回去先住在女兒家裏，且順便看看母親，有好幾年不見她了。住在那里等機會也是一樣的。」

我們很不安，湊了一點錢，償補他失去衣物的損失。他收了錢，只淡淡的說了聲謝謝。

此後每逢一個年節，他還是寄那紅紅的賀箋來，不過賀箋上，在恭賀「太太，大少奶，

孫少爺」之下，又加添上了一個「孫少奶」的稱謂。從去年起，他的賀箋的信封上，寫的是「水亭分卡王寄，」顯然的他又有了很好的差事，又做了卡長了。

祝福這個忠懇的古直的人！

十六，八，八，在巴黎。

三姑與三姑丈

在我所見所知的親屬裏，沒有一位的運命與境遇比之三姑燕娟和三姑丈和修更爲惡劣艱苦的了。我的親屬，有好些是壯年便死去，留下寡婦孤兒，苦苦的度着如年的日子；有好些是一無本領的人，一生靠着親戚喫飯，受盡了閒氣閒話；更有的是遭了疊次的失敗之後，到晚年又盲了目，受着媳婦的氣；更有的是正在享老福時，他的唯一的依靠着的兒子卻死了；更有的是辛苦勤儉了一生，積着些許的錢，卻爲桀傲不馴的兒子耗盡，使他在孤寂的老年，不得不東家債，西家求，叫化子似的度着日子。人世的辛苦啊！然而他們的苦是說得出的，數得盡的。說不出，數不盡的，只有三姑燕娟和三姑丈和修所受的苦了。在我童年時，已見他們落在艱難窮困的陷阱中了。二十年後，他們還是在這堅不可破的艱難窮困的陷阱中掙扎着。我不知他們怎樣的度過這樣悠久的二十年的時光。

祖母在二十年前便說道:「想不到和修這樣的一個忠厚的人,會落到這樣的苦境裏」、在二十年後,她還是這樣慨嘆的說道:「想不到和修這樣的一個忠厚的人,會落到這樣的苦境裏」尤其當她見了周家的奪了他產業的兩個兄弟,如今還是興興旺旺的,舒舒服服的過着他們的生活,而且家境還一天一天的好,而忠厚的他卻還在艱難窮困的陷阱裏掙扎着時,便不禁興起「天道無知」的感慨。

祖母生了三個姑母。大姑母嫁給鄧家,她的丈夫在馬尾海軍軍官學校畢業的,和他的一個兄弟同在一個軍艦上服務。甲午中日戰爭時,他們兄弟二人一同戰死。大姑母悲悲切切的過了幾年,便也死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只偶從祖母口中知道有這樣一位姑母罷了。祖母每見親戚中很顯赫的當着海軍的將校,或在與海軍有關的機關裏,每月領受乾薪,很闊綽而安閒的生活的人,便說道:「你大姑丈要不死,如今要比他們更闊了。」二姑母嫁給曾家。她的丈夫是一位能幹的少爺,他父親遠迢迢的做着雲南大理府知府。故鄉的家事,都由他一手經管。我還記得,當我少時,他常常到我們家裏來,一個瘦瘦身材

的人，似乎閱歷很深的樣子。他父親死在任上，他遠迢迢的和幾位兄弟一同迎柩回鄉。他家裏頗有些產業，兄弟們又善於守成。有一所很大的住宅，自己三房住不了，還租了一半給別人；又有許多田，每年的收成，除了自己喫的以外，還可以糶給米店。此外，還有些現款，存在錢莊或靠得住的商店裏生息。他過了幾年，也死了。留下二姑母和她的三個孩子。然而衣食可以無憂，生活也很舒服。她家裏至今還有許多大理石。前年，我回故鄉時，二姑母送我許多塊大理石，夠做兩條長屏。自從我們自己的房宅爲二叔賣去後，我們回鄉沒有地方可住，往往就住在二姑母家裏，她那里空房多。祖母每次回鄉時，也住在她那里。她也善於保存，至今還可以衣食無憂，而孩子們又都長大了，都受了大學的教育，可以掙錢了。

三姑母嫁給周家，她的丈夫便是忠厚無能的三姑丈和修。當三姑母初嫁時，他家裏很闊。有三個當鋪，四五個米店，十幾頃田地，在三個姑母中，要算她是最有錢的。三姑丈做着小老板，也不賭，也不嫖，終日笑嘻嘻的坐在家裏或店裏，蒲盧蒲盧的捧了一把水煙袋吸着。他身體很強壯，圓圓而黑的臉，活現忠厚無能的神氣。他說話的聲音重濁而凝澀，往

往訥訥的說不出口來，見了生客便臉紅。他也曾讀了幾年書，然而資質很壞，不久便放棄了。所以他後來連一封信也不會寫。祖母頗嫌他無用。但大家都以為像他這樣的人，像他這樣的家產，一定是一輩子坐喫不完的。他自己雖無能，卻也不至於耗敗已有的產業。

然而人事的變遷誰能預料呢？他的豐富的家產，不敗於浪費，不敗於嫖賭，卻另有第三條大路，把他的所有，都瓦解冰消，以至於單賸下光光的幾口要喫飯要用錢的人。

自他父親亡故，他的兩個哥哥便和他爭產，欺侮他忠厚無能，把壞的東西給他，自己取了好的，把少數的資產給他，自己取了多數。有一個叔叔看得不平，出來說幾句公道話，然而那兩個哥哥簡直不理會他。三姑覺得很氣憤，天天不平，天天當他的面罵他無用，不會爭。而那個叔叔也激動他到縣衙裏去告狀。他只是默默無言的，一點主張也沒有。他怕進衙門，他怕多事，他怕訴訟，告稟，他怕見官。然而他的一星憤火終於為三姑和幾個親戚鼓動了。他訥訥的請教了幾個訟師，上稟到縣衙裏去。一切事都由他那位叔叔和訟師們主持着，他自己是一點意見也沒有，一切聽任他們的排佈。到了兩造同在縣官面前對質

時，他的兩個哥哥都振振有詞，雖然自己取了好的，還說取的是壞的，雖然自己取了多數，還說取的是少數。三姑丈卻訥訥的，戰兢兢的，一句話也說不出。縣官問了他好幾句，他只顫聲的簡單的回答一句半句。像這樣的官司，大家知道他一定是要輸的。然而訟師們主張用賄賂，於是送了許多錢給縣官，送了許多給幕客，給胥吏。結果，總算沒有失敗，然而得到的只是「由族長偕房長尊親憑公調解」一句批語。族長房長尊親，關於這件事，調解過不止一次了。那兩個哥哥當着他們的面，又會說，又會裝腔，背後又會送點小禮物給他們。這些地方，三姑丈一點都不會。於是，尊親族長雖明知他的理直，卻不高興爲他而爭；雖明知他的兩個哥哥理虧，卻不願意叫他們吐出強奪了去的資產。每次的調解總是沒有結局的散了。而他的兩個哥哥仍佔着多數好的資產，他仍只佔壞的少數的東西。這一次，縣官雖批着要族長房長尊親憑公調解，結局還不是和從前一樣麼？而族長房長尊親更可以藉口「調解不下，」仍把這個原案交還了縣裏去，求太爺去發放。於是，又審問了，三姑丈又要花了一筆大款子送給縣官，送給幕客和胥吏，而幾個訟師也喫着他的，用着他

的，另外還得了不少的酬報。祖父知道了這個消息，曾寫了好幾封信，再三的勸戒他不要再打官司了。寧可喫些虧，不可再爭訟。然而，事已至此，他已騎上馬背，爲幾個訟師把持着，且已用了許多錢，要休訟也是不能由他自主的了。一天天的，一年年的拖延下去，他已把分得的一大半資產耗費在爭訟上頭了。他終日縐着眉，心裏搖搖無主的，一點方法也想不出。他又想休訟，心裏又不服他哥哥們的強奪。三姑時時指着他當衆人之前駡他無用。他用笨重的語聲艱澀的答道：「那末，由你出頭去辦好了。」

三姑道：「虧得你是一個男子漢！要是沒有你在，我自然可以出頭去辦了。誰都不像你這麽無用，沒本領！」

他又是默默無言的，圓圓而黑的臉上，罩上了一層薄薄的愁雲。

他眞的，每次得到祖父的去信後，總決心的想從此休訟，保存着那賸下的些少產業。然而，等到和訟師們一商量，又受他們極力的鼓動，教他不要從此息手。他如要從此息手，他們的這一大筆收入便將絕源了！

他們道：「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且已用了這許多錢，如果中途而廢，豈不前功盡棄。且現在准有可得勝訴的機會。前天縣裏丁大爺來說過了，只要五六千，太爺便可答應了。等到你贏了官司，大房子，大當鋪，都是你的了，何怕耗費這些少的錢。」

他又被他們說得疑遲了，躊躇了，他又把他的決心拋到大海洋中去了。他這樣的疑遲着，躊躇着，因循着，一天天的過去，一年年的過去；他的資產就一天天的，一年年的少了，少了。得利的是縣裏的太爺，師爺，胥吏，得利的是訟師們，幫閒的人們。他分到的一個小當鋪，已經盤給別人去開張了；鄉下的幾十畝田地也已賣去了，都是為了這個無休止的不由自主的訴訟。但他還有一個米店在着，每年的收入還很可觀。有了這個米店，使親戚們對於他還顯得親熱。因為親戚們每逢要賒米時，總是要到他那里去的。到了年底，節底，他又不好意思說硬話向他們索賬，又不會說輭話向他們求清賬。幾年來，不知給親戚們拖欠了多少的米賬。三姑每當他回家時，便告訴他道：

「剛才店裏阿二又來說了，五表舅那里又來要了一擔米去。他去年的賬還一個錢

沒有還呢，你怎麼又賒給他？」

三姑丈又只是默默無言的對着她，圓圓而黑的臉沈悶着，濃濃的雙眉微蹙着，表示出他的無可奈何，無可訴說的微愁。他當了五表舅——以及一切其他親戚——的面，米店裏現堆着一袋一袋的米，一桶一桶的米，這麼還好說不賒呢。更怎麼說得出要五表舅還清前賬的話呢。而且五表舅近來家境的窮困，他是知道的。

米店的夥計們，上自經理，下至學徒，都知道他們的店主人是儒弱的，忠厚無能的，不會計算的，於是一個個的明欠暗偷起來。表面上這店還是顯顯赫赫的五大開間的門面，米糧堆積如山，而實際上已經是「外強中乾」了。他那里知道這些事。三姑雖比他精明些，然而店裏的事，她又怎麼管得到，她又怎麼會知道。

於是，有一夜，更壞的事發生了。米店的經理把店裏所有的現款，預備下鄉買米的，以及親戚們存着生息的，一總席捲而去。到了第二天，經理不來店，夥計們還以為他在家有事。到了第三第四天還不來，他們跑到他家裏，而他家已搬得無影無蹤了。於是他們才知

道出了事，才跑去通知三姑丈。三姑丈又是急得一籌莫展，還是一個幫閒的人替他出了一個主意，叫他先去報官。外面的人一聽見米店經理捲逃的消息，要賬的紛至沓來，要收回存款的紛至沓來，直把三姑丈急得只是跺足。家裏那有許多現款給他們呢？而他們個個都是非要款子不可的，不給便要去告狀。而三姑也焦急得臉色都白了，一見他便悻悻的罵，說，都是他無用，才會有這事發生。好好的一個店怎麼會托給那樣的一個靠不住的王慎齋去經理。她早已說過王慎齋的靠不住了。早已囑付過要他自己去看看賬，且要把現錢多取些回家了，他總是不聽。如今，居然發生了這事，看他一家將來怎麼過活，她訴說着，戰抖抖的焦急的訴說着，雙牙咬緊着，恨不得把他吞了下去。他只是默默無言的對着她，圓圓而黑的臉上，罩上了一層愁雲，雙眉緊緊的蹙着。她焦急得無法可想，和衣躺在牀下，悲切的大哭起來。他還是默默的站在房裏。他們兩個孩子，聽見他們母親的哭聲，由外而跑進房裏，驚惶的呆呆的立在牀邊。老媽子連忙進來，一手一個，把他們牽了出去，低低的說道：「你媽媽生氣呢，到外邊玩玩去，不要給她打了。」

到了這個地步，最不能想法子的人也迫得你不得不想法子了。於是三姑丈一邊托人去告訴訟債主，說，款子是一定還的，請等幾天，等欠賬收齊了便送上。如果收不齊欠賬，賣了房子也是要還的。一邊便四處奔走的去討欠賬，或托人，或老了臉皮自己去。然而欠人的賬是急如星火的，個個人都是非還不可的。三姨太的款子，是她下半世的養老金，萬不能不還的；二奶奶是一個寡婦，那一筆錢還是她丈夫死時，幾個親戚為她捐集起來的，這種可憐的款子，更能不還麽？還有，好幾個大戶，是很有勢力的，好幾家商店，是很兇惡的，又都不能不一一的歸還，不歸還便喫官司。至於拖欠他的賬的人家呢，一聽見他的米店八敉一樣以為從此可以不必清償了。他托人去，他自己去，去這家，去那家，背還弟不必還的欠帳呢。而他又訥訥的不會說硬話，不會說軟話。於是除了幾戶厚道人家還了他一部分欠帳外，就一個錢也收不到。把這筆戔戔的收到的帳款去還那筆巨大的欠款，眞是杯水車薪，一點也不濟事。於是，眞的房子也不能不賣去了，連三姑的珠寶首飾也不能不咬着牙齒，悻悻的罵着的拿出去變賣了。好容易才把債主一一

打發完畢，而他自己卻已四壁蕭然，身外無長物了。於是，他們倆便開始陷落到艱難窮困的陷阱中去，永遠脫逃不出。

在這時，你便想再打官司也沒有錢可以給你打官司了；訟師們便不再來勸他堅持，而這[illegible]的官司，便如此終止了。

無能的男人，一點本領也沒有；一個精明的，負氣的，從幼沒受過苦的女人；兩個從襁褓中便嬌養慣了的孩子，突然的由好喫好着安安逸逸的境遇中一變而窮困萬狀，典衣質裳而舉火，愁米憂柴而度日。他們簡直如由這個世界而突然遷入別一個世界，如魚登陸，如獸入水，如人類至火星上，一切生活的習慣與方法都要從底變換起。這夠多麼苦惱悲戚憂悶！從前住的是三進的大廈，只怕人少寂寞，還招致了好幾家近親同住，不要他們的房租，如今是自己要住到別人邊房裏去了。那房子只有兩小間，小得可憐，只夠放下一架牀，一張桌子，還要一塊錢一個月的房租，不能拖欠；從前喫的是大魚大肉，還嫌廚子燒得不好，穿的是綢綾絹緞，還要揀選裁縫匠，要他做得新式，如今卻連蔬菜也還

是勉強喫得到，至於肉腥兒，眞要好幾天才可見到一點兒；穿的是藍布粗衣，還不敢時時的換洗，怕洗壞了不能再做；從前是人家天天來見他們，來求他們，仰面而望着他們的顏色，少奶長舅爺短的，眞如燈蛾兒趕着向旺處飛，如今卻要他們去仰面而望着別人家的顏色了，卻要去求別人家的資助了；他們所見的已不是那些微笑而諂媚的臉孔，而是那些冷板板的如冰如霜的面目了；他們看得幾塊錢，眞如流水似的，如落葉似的，送去了，用去了，一點也不在乎，如今卻看得一個小錢如泰山之重，如性命之可寶貴了。

誰想得到這一個雖忠厚無能而守成則有餘的三姑丈，竟會弄到這樣的一個地步，竟會陷落到這樣的一個艱難窮困的陷阱中呢？祖母知道了三姑丈米店倒閉的消息時，還不曉得他們竟是如此的一落千丈，如此的無以度日；直到了她回歸故鄉，見了三姑和三姑丈，三姑向她仔細的哭訴着時，她才完全知道他們的近況。她不禁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和修這樣的一個忠厚的人，會落到這樣的苦境裏！」而她見三姑鴨蛋形的臉，因愁苦而益顯得長而憂鬱；向來微黃的氣色，因焦急而益覺得黃澄澄的如久病方愈；而

她向來多言善語的癖氣，如今也變了鬱鬱寡言；向來愛爭強，喜做面子的性情，如今也變而爲退後謙讓；向來衣綢穿緞，珠圍翠繞，如今卻一變而爲質質樸樸的藍布粗衣時，更不禁的落下了幾滴傷心的憐惜的酸淚。從此以後，她見親戚中要找女婿的，便勸他們不要只看夫家的家道豐厚，不要只看女婿的忠厚老實，這些都是不足恃的，而忠厚老實更是無用無能的表示。找女婿第一要看他的才幹，要看他有沒有自立的能力。有能力的便家道清貧些也不要緊。

他們住在故鄉，一年兩年，實在支持不住了。其初還希望把米店欠帳陸續的討取囘來，可以藉此度日；然而碰了幾次大釘子之後，他們才知道倒店後的欠帳，有如已放生於大海中的魚蝦，再也不會物還原主的了，去問他們索還這些欠帳，簡直比向他們借債還難。他們一個個都板起臉孔來對付三姑丈，粗言粗語的彷彿這些欠帳已奉旨免收，再去索取，便等於「大逆不道」似的。他們在希望盡絕之後，在無米少柴之際，三姑雖然傲骨猶存，三姑丈雖然訥訥的不敢向人開口，然而飢餓卻迫着他們不得不開口向親戚們求

資助，求資助，這眞是一件難如登天的事。誰有多餘的錢肯資助窮困的親戚呢？便是他們自己，在家道還興旺之時，每見親戚們訥訥的躊躇的，又要開口又不敢開口的向他們求資助時，還不是也曾覺得有些憎厭麼？還不是嘴裏雖不說而心裏卻在說道：「眞討厭，又來了，那里有那許多閒錢來給他們」麼？

三姑終日焦急着，變得黃瘦得不堪，她沒有法子出氣，只好一見三姑丈的面便囉囉嗦嗦的罵着。三姑丈還是那樣的一副圓圓而黑的臉，顯着渾厚無用的神氣，默默的靜聽着她的尖利的謾罵。有時只是簡短的回答道：

「是了，是了。儘罵我，又不會罵出米來，柴來。」

三姑道：「不罵你還罵誰！年紀輕輕的，一點事都沒本領去做。人家一個個的都會掙錢回來養家；連五舅的笙哥也會掙錢了！四表姊家裏，從前是多麼窮苦，如今也買起田地來了！只有你沒用的東西，一點事都沒本領去做！好好的一份家當反都弄得精光！虧你還有臉在家喫飯不知我……」

她說得悲戚起來，又和衣倒在牀上幽怨的低哭着心裏是千愁萬恨的，說不出怎樣的苦悶。除了憎怨自己的命運的惡劣外，更想不出這是誰的罪過，使她受如此的苦。

祖母知道她無以度日，便接了她出來，住在我們家裏。三姑丈和兩個孩子也同來。三姑是一個精細的明白人，她曉得這一次的回母家，不是像姑娘們回家來玩幾天的，可以發發癖氣，而人家也都會客客氣氣看待如看待一個嬌貴的客人。她是來寄食的，她現在是貧窮了的人。她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她一切都謙讓退後。對嫂嫂們，對姪兒姪女們，對底下人們，都和和氣氣的。坐在飯桌上喫飯，好菜是向來不肯下箸去夾的；一頓飯喫不了一點點的菜。有時，她的兩個孩子，吵着要外公面前的好菜喫，她便狠狠的釘了他們幾眼，釘得他們不敢再開口，只是眼光光的看着母親，連飯也不敢喫。老媽子忘記了倒她的洗臉水，她也不開口。大門外有叫賣雜食的擔子，喊着挑過去，家裏的孩子們都飛跑的出去要買，她的兩個孩子也跟了大家跑。然而三姑卻厲聲的叫道：「依桐，依榆，你們到那里去？」那兩個可憐的孩子只好伏伏貼貼的縮住了脚步。啊！一個好強的精明的人，境遇竟使她

不得不強制着她自己，把她自己的剛強的性格壓伏着，把她自己的傲慢自尊的心情收拾起！她那一天不是鬱鬱的。她住在這里如坐在釘氈上似的，在故鄉雖然時時要愁米憂柴，反覺得快樂自在。母家的人看待她都很好，然而她總覺得不自在。她對三姑丈也不當面的諷罵了，她知在別人家裏不便罵人，對孩子們也不一耳光一耳光的打過去了，她怕他們哭，驚擾了別人。她每逢恨起來，只是咬緊了牙，把一切苦辣酸辛都向自己肚裏吞下去。這是如何難忍的苦悶，如何難忍的悲楚！

三姑丈還是那樣渾渾沌沌的，一天不做事，也不想找事做，只是捧了一把水煙袋，坐在客廳的椅上蒲盧蒲盧的吸着水煙，彷彿他心裏一點心事也沒有，且一點也不覺焦急，苦悶似的。這使三姑更覺得生氣。

她很喜歡打麻雀，從前在家裏是常常打的。如今嫂嫂們約她打時，她總是托辭拒絕。她聽見牌聲花啦的倒在牌桌上，她聽見清脆的洗牌聲，打牌聲，她聽見牌桌上的笑聲，有大牌時驚愕的叫聲，她聽見瑣瑣絮絮的和牌後的訴說聲，她聽見輸家怨怨切切的罵牌

聲。許多人都圍在牌桌看着，而她卻堅忍的不出房門一步；她手癢癢的，心臟跳跳的，渴欲一試，然而她卻勉強的制服了她自己的慾望。她眞受不了那樣的痛苦！

她在我們家裏住不上一年，便對祖母說，她要回家。她的話一說出口是不能挽回的，她的主意一打定，也是任怎樣也改不過來的。祖母留不住她，便只好讓她帶了兩個孩子乘閩船回去，答應每月寄一點津貼給她零用。而祖父卻留住了三姑丈，說回家是一定不會有事做的，不如在此看看機會，也許有什麼小局面，可以替他設法。

三姑丈在此住了不久。鳳尾山的漁戶們派了代表來見祖父，訴說現在的「會館主」不會辦事，要求祖父另行推薦一個人。鳳尾山是海門外的一個海島，島上的居民都是打漁爲生的，且都是閩人。山上的管理權，實際上是任所謂「會館主」的手裏。所謂「會館主」便是福州會館的一個管事者，一面代表全山漁民，向當地官府交涉一切關於山上的事，一面算是衆漁戶公推的管理人，山上的一切公益事務，都要由他主持，連夫妻間的吵架，也都要向他控訴，求他批判是非。這個會館主大概要是一個讀書人，見過世面的，有

力量的，可以見官見府，可以向他們保釋山上因鬧事被捉的漁戶的。而衆漁戶便每年湊集了一筆款子送給他維持生活，以爲報酬。如遇漁市興隆時，他也着實可得一批款子。這個會館的成立，祖父是主持最力的一個人，且曾親自上山爲他們籌劃一切，親自向同鄉中有錢的人，爲他們募款來建築這個會館，所以漁戶每次要「會館主」時，總是向祖父要求推薦一個人，每次覺得會館主不稱職，不滿衆望時，也必向祖父要求撤換了他，而另舉一人。這一次，他們又來了。祖父便想起一個窮苦的遠房兄弟來，他恰恰也賦閒着，便薦了他去，叫三姑丈也跟了去，可以分到一點好處。三姑丈到鳳尾山去，而且要去分得些會館主應得的一部分利益，是沒有人會反對的；因爲會館的大殿，乃是他父親生前獨資捐建的。周家大老板的名望，山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的兒子去做會館主的助手，誰還會反對。要是三姑丈有本領，可以見官見府的話，他要做會館主是再容易沒有的。只是他自己知難而退，曉得一定不能勝任，所以寧退居於助手。他到了山上半年一年，還是一個錢也不能寄回家。他除了喫一口飯以外，實在不會得到一個小錢。那個「會館主」是很有

心計的他用種種的方法來欺瞞這個忠厚無能的三姑丈，使得他一個錢也得不到所有的錢，一總都落在他自己的袋裏去，完全不顧祖父和他說定的口頭契約，而且一年之後，他還設法使這樣渾渾沌沌的一個忠厚人也會自己覺得山上是不能再住下去。於是三姑丈下山了，而會館由他一個人獨佔了去。祖父對於這事很不高興，但也不便和他變臉。因爲山上漁戶和他還相安，便任他當「會館主」下去。而三姑丈在外已久，覺得很想家，便也回到故鄉了。他們一家四口，又如前的過着無米少柴的困苦萬狀的生活，而他又默默的靜聽着三姑尖利的無休止的諷駡的話。他圓圓而黑的臉上，只微微的罩上了一層薄薄的愁雲，雙眉微微的蹙着。

如此的過了八年，十年，十五六年，他們總還是沈陷在這樣艱難窮困的泥澤中而不能自拔。其間，三姑又曾到過我們家裏住了幾次，卻終於每次都住了不久便回家。其間，三姑丈也曾有過幾次小差事，然都僅足維持一時的生活，且都不久便又失業了。我不知這悠久的歲月，在他們是怎樣的度過去的，這窮阨萬狀的生活，在他們是怎樣能活下去的！

這一對年精力壯的夫婦！

前年，我回歸故鄉時，見到三姑，她還是那樣黃瘦而鬱鬱的。兩個表弟已經都有十三四歲了，因爲不曾讀過書，進過學堂，也都是渾渾沌沌的大有父風。三姑丈因爲實在窮得無法，且在家裏爲三姑諷罵得實在無可容身，便投身於警察廳裏，當了一名長警。他終日忙碌着，有公事在身，很不容易回家。直到我見到三姑後的第三天晚上，他才得請假回來，和我相見。他穿着黑布的警服，還是滿臉的忠厚無用的樣子。他對我說起當巡警的苦楚。天一亮就要起牀，冰冷的天氣還要執槍早操。腿微彎了一點，便要被巡官不留情的拔出指揮刀重打幾下。一天倒有半天的站崗，出差。還有，幾天便輪到一次夜班，那更是苦了。冷清清的立在街頭巷尾。要是偷偷的依牆睡一下，被巡夜的警官查見，第二天便要打幾十下軍棍了。我以前，每見雄赳赳的長警，便以他們爲具有無限權力的人，是管人，不是被人管的，不料內幕裏卻有如此的苦處。我更想不到忠厚無能的三姑丈竟會受得住這樣的勞苦辛勤！

又有三年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了。等到他們的消息再給我知道時，卻有一個更壞的消息，報告三姑丈的病亡的。據祖母說，他病死的前半年，更受盡了人家不曾受過的苦楚，三姑也是這樣：一直到了死，他才脫離了這個苦境，三姑也方才脫離了這個苦境。在那半年前，他不知爲了什麽緣故，竟遭巡官責打了幾十下軍棍而被革退。他棍瘡發作，又沒錢去請外科。如此的睡躺在牀上，流着濃血，不能起牀，以至於死。三姑一面還侍候他，一面還要張羅家中的柴米，那辛苦與焦急，眞是不忍令人去想像！

他臨死的幾天前，三姑還是嘮嘮咕咕的諷駡着他，他還是那樣的默默無言的對着她，雙眉緊蹙着，圓圓而黑的臉上罩上了一層薄薄的愁雲，有時還輕輕的嘆着氣，這是他從來所沒有的。他從來不曾嘆過氣，無論遇到如何痛苦的境況。人家說，這是他將死的徵象。

他死了，一切的喪事費用，都是靠着幾家近親的賻贈。他死了，冷冷清清的一口薄材，一個妻，兩個孩子哭着送他上厝所，再沒有別一個來送喪。他死了，也許在他反是脫離了人世的苦海與艱難窮困的陷阱。然而被留下的是三姑，是兩個孩子，他們還在這個永不

能衝破的陷阱中掙扎着，只是少了一個同囚的人了！

奪了他資產的兩個哥哥，如今還是興興旺旺的，舒舒服服的過着生活，而且家境還一天一天的好。

祖母一想起，便要感慨嘆息於天道的無知。

十六，八，十四，在巴黎。

春蘭與秋菊

四嬸家裏前前後後不知用了多少個丫頭；大的出嫁了，小的又由媒婆手裏買了進來。丫頭是最好使用的僕人，或者更可以說是最好使用的有生命的機器。她們不像老媽子，要每月出許多工錢給她們，只要整批的花了一筆錢買進來後，便可以隨便給她們一口飯喫，幾件破衣服穿，一張破木凳或一塊地板睡，用過十年八年，乃至十四五年，而不破費一個錢。有時，逢年過節，也賞給她們一點賞錢，然而可以叫她們儲積起來，買新布做衣服，這錢還不是等於主人自己儲積的麽？等到出嫁了，還可得到一筆財禮，足以補償買進來的資本而有餘。偶然的這個丫頭長得標致些，還足以補償十年八年「教養衣食」之費而有餘。但四嬸家裏卻還不至於如此的以丫頭為「奇貨可居」。她有時把財禮都拿來做賠嫁的衣服了，有時，甚至於還貼錢進去，如果這個丫頭是她所寵愛的。所以，四嬸在許多

親戚中，是以寬待丫頭著名的，雖然也不時的打罵；而丫頭出嫁時，總要依依不捨的哭着，出嫁後，如果夫家在近處，也還時常去走動，問候，宛如一家親戚。譬如張家的三姨太，便是四孀從前用的蓮香，她如今是時常來的，居然滿身的珠翠綢緞，和六嫂們在一桌打牌，喝酒，家裏的人也不復當她是一個曾在這裏使用過的丫頭了。

使用丫頭還有一件便利處。老媽子罵了她幾句，也許便要頂嘴，便要負氣告退，不管平時看待她如何的好。她究竟是一個獨立的人，有她的性格，有她的癖氣，有她的傲慢，有時，主子還要受她的挾制。老媽子眞是很不容易使用的。而且，假若她不是一個老的用人，還不容易信託得住，也許便要乘主子不在家時，偷捲了些衣飾而逃走。使用丫頭便沒有這種的不便和顧慮。她是屬於你的，她和桌子，椅子，鏡櫃，銅牀一樣，是你的所有物，你可以隨意的使用她，一天使用到晚，一夜使用到天亮，她也不敢說一句辛苦；一切不便叫老媽子去做的事，都可以叫她去做。你還可以隨意的打她，罵她，虐待她，要她方便方，要她圓便圓；她已是你的所有物了，誰敢來干涉一聲！也許她也不免要在你背後叨叨切切的罵你，

詛咒你，但背後的話，那裏管得了許多。你如果偶然聽見了，還可以給她一頓臭打，叫她下次不敢再在背後罵人，而且，即使你待她如何的壞，也不怕她飛上天去，她已是一隻剪斷了雙翼的籠鳥了，要飛也飛不去。因此，她是比老媽子更可信託。有的時候，她父母也許要來探望，你可以表面上款待他們很好，叫道：「荷花，（或桃花，）你的爸爸媽媽來了，快出來見見他們。」同時，還對他們誇說，你待她是如何如何的好，如同待自己的孩子一般。不像別人家那末隨便打罵，叫他們放心，不必常來探望。你這樣的陪着她父母，一直到他們告辭。他們父母女兒是一句私話也不能說。這樣的一趟兩趟，大概父母們也都不再來了。如果他們還要來個三趟四趟，你便可以對媒婆發話了，叫她去禁阻他們來探望。如此，他們便也不好意思再來了。如此，這丫頭便完全是你的人，是你的所有物，和你的桌子，椅子，鏡櫃，銅牀一樣，要她方便方，要她圓便圓，再也不會有人來管你，來干涉你。

因此，我們家鄉，買了丫頭來使用的，幾乎十家有八家。故鄉不容易買到，便到外省去買，托親戚去買。這有兩便：一則價格便宜，二則她父母決不會來探望。因此，便有專做販買

丫頭的生意的人，每乘了荒年，到外省鄉村裏去收羅農家的女兒，用了賤價買進，用了高價賣出，一進一出得利不少。雖然官廳曾懸示禁止，曾時時訪捉，但也捉不了那末許多的販子。

四嬸常道：「她們到了我們家裏比在鄉下是舒服得多了，喫白米飯，穿乾淨的衣服，一天到晚沒事做，還有什麼不滿足的。我們不買了她，也許已經在鄉下餓死了，也許要到那虎口般的主人家裏去受苦。」因此，她的買丫頭，似乎一半帶着慈善的性質。在她的家裏，不知有多少個丫頭，進進出出。

在這許多進進出出的丫頭當中，我要介紹給你們的是四嬸中年時代使用的春蘭，和六嫂使用的秋菊。

這兩個小丫頭，眞是可驚的不相同。春蘭比秋菊先到四嬸家裏來。她是一個清秀的女孩子，長長的鴨蛋臉，五官都很整齊，只是臉色慘白些。她由媒婆領來時，還只有六七歲。四嬸一見她便十分的喜歡。她的價格雖比平常的丫頭開得高，四嬸卻終於用高價買了

她。她進門後，只是不言不笑的，長着臉似的般憂，但媒婆辭去，後她也不哭，也不吵着要跟她同回，如別的丫頭那樣。約過了半個月，她的臉上方才有些血色，也活潑了些，會說會笑。雖只六七歲，卻已會做不少的事，如端椅子，搥腿，搥背，拖了大帚掃地之類。四嬸很喜歡她，眞如看待自己的女孩一樣，不大叫她做勞苦事，也不大打她罵她。有時，氣起來打她幾下，那手掌卻是輕輕的落下，一點也不用力，好像只是做着打的樣子給別人看，並不是眞的打她。她的來歷，沒有一個人知道，也從來不見什麼人來探望她。問她自己，她也記不大清楚。後來，媒婆說，托她賣這孩子的是她的叔叔，她的父親好像還是做過什麼司爺的。但在她三歲時，她的父母便都死了，從此寄養在她的叔叔家裏。

秋菊比春蘭後來一年，年齡卻比春蘭大幾歲。她是一個矮矮的身材，圓圓的臉，眉目都長得醜相，眼珠還有些斜視，臉色雖不怎麼紅潤，身子卻很結實，一看便知是鄉間農家的女兒。媒婆領了她來時，她父親也跟了來，是一個忠厚無用的農人，拖着一根大辮子，一句話也不會說，見人也不知招呼。媒婆道：「他本不打算賣掉女兒的，實在窮得沒法。爲了

這事他們夫妻倆哭了好幾天呢！但又怕女兒落在壞人家，再三和我商量要找一家好主子，價錢便少些也不要緊。我知道六少奶要買一個丫頭，所以領了她來。要能在你們府上，眞賽如神仙。」這時春蘭正立在廳上看熱鬧，媒婆便指着她對秋菊的父親道：「你看，這個便是太太的小丫頭，也是由我手裏買進的。你看她那裏像個丫頭的樣子，衣裳干干淨淨的，一天到晚沒事做，喫得好，著得好，又不打罵，賽過人家的小姐。要不是這樣的好人家，我也不敢領了你的媛媛來。我不能作孽，把好好的女孩子送到虎口般的人家去」她父親默默的看着春蘭，也不回答一句，但心裏似乎安慰了些。六嫂看着秋菊的蠢而醜的樣子，本不打算買下，經不得媒婆再三再四的游說，說譬如做了一件好事，買了她罷，這是一件陰德。而她的價錢也實在便宜。便只好收留了她，付了錢。秋菊始終依依的緊靠在她父親的身邊，惶惑而迷亂，不知她父親爲何帶了她到這裏來。在離家時，她父母原是再三再四的哄騙她說，帶她上城買衣服，買菓子。而今卻菓子也不見一個，衣服也沒有買。當她父親和媒婆告辭歸去時，她也要跟了她父親同走。她父親俯下身，啞聲的對她說道：「你在這

裏玩玩吧，爸爸就要來看你的，就要來帶你回去的。」她呱的一聲哭了出來，那哭聲是宏大而響亮，如銅角之吹動，她的雙手緊揑着她父親的衣袂不肯放鬆一點。她父親騙了又騙，哄了又哄，不知說了多少好話，都不能脫身。媒婆等得不耐煩起來，說道：「扳開她的手，你走你的吧，隨她去哭去好了。」又笑着對四嬸道：「太太，一個孩子出世不曾離開過父母的，難怪她要這樣哭，這樣不捨得！」她父親似乎下了一個狠心，把她的一雙小手摔開了，急步的走出門外。她還要飛跑的追過去，但給李媽拖住了。她大聲的「爸爸呀爸爸呀」的哭叫着，哭叫聲震動了全屋，雙脚亂跳亂踏着，李媽用盡了力氣，方才拖得她住。她父親不敢回頭一望的走了，顯然的，他心裏是不知如何的難過。

李媽道：「春蘭，你過來領着她玩。」

她的哭聲漸漸的低了，四嬸拿出些糖果哄着她喫。春蘭攜了她的手到後天井裏玩去。別看春蘭比她還低半個頭，卻很會哄着她玩。於是秋菊便漸漸的安靜了下來。第二天，第三天，還不時的哭着，當然是為了想家。然而有了春蘭和她同玩，有了李媽的不時伺喝，

她不久便也馴服了跟着春蘭提開水壺，打茶，掃地，甚至於搥腿。

秋菊的父親果眞來探看了幾趟，他見女兒對他淡淡的，且衣服也穿得不壞，身體也還好，臉殼也還圓圓的，便不說什麽，便來得愈稀愈稀，以至於絕跡不來了。他每次來時，都帶了些鄉下的土儀，如自己種的山薯南瓜，送給太太少奶，還有她母親做的一兩件布衣，自己晒的山薯條，給秋菊穿，喫。秋菊蠢然的受了，木然如無感覺，大約她早已忘了她的家，她的父母了。當然四嬸是不像別的人家一樣，常要拒絕丫頭的父母的探詢的；他所以不再去，大約是因爲已經安了心。

秋菊來了不到半年，她在同輩中的地位，便已明顯的分別出來。春蘭是四嬸所寵愛的，秋菊則爲六嫂所厭惡，也爲四嬸所不喜。這是當然的結果：一個淸秀伶俐，一個蠢呆醜相，誰都會看得出其可驚的不同。春蘭雖小，已經能裝水煙給太太吸了，且裝得比李媽還好。秋菊則連最粗的事，如掃地，也還不中用，凡是她掃過的地，總要經過李媽再掃一次，她掃得只是房子中間一塊地方，牆角和桌下椅下，一概都置之不理。李媽駡了她，她還得頂

嘴對罵。她還有一個毛病，便是每夜，或至多隔一夜，必定要遺尿一次，她的被褥席子都是尿騷臭。六嫂本來是叫她睡在她房裏的籐榻上的。籐榻上每早必有一大塊水溼印，直到下午還未乾。不得已，只好把她打發在地板上睡。然而每早她把席子被褥捲起來後，地板上也仍是一大塊水溼印。爲了這，六嫂不知罵過她多少次，打過她多少次，罰她餓肚子過多少次，他還是每夜必遺；夜間嚴禁她喝茶水，或喫多湯汁的東西，然而都沒有用，她還是每夜必遺，至少兩夜遺一次。且當六嫂罵她，她便當面頂嘴，當六嫂打她，她都殺猪似亂喊亂哭，幾乎連大門外都聽得見，當六嫂罰她餓一頓肚子，她便千方百計的設法偷喫，而且喫得更多。有一次，竟把李媽留下的一鉢午飯，預備晚飯時泡了開水喫的，都偷喫了去。六嫂實在無可奈何她。她常指着秋菊對人說道：「像這樣的一個醜丫頭，又夜夜會遺尿，不知將來如何嫁得出去！」

春蘭則把她自己收拾得很清潔，從不曾遺過尿，十歲時便會自己打辮子，不再要李媽替她梳頭了。她的嘴，又尖，又甜，哄得四嬸相信她的話，比相信自己的媳婦還甚些。她每

夜必替四嬸搥背搥腿，一邊撲撲的搥着，一邊唧唧咕咕的向四嬸報告爲四嬸所不能見到的家中的瑣事以及什麼人背後說一句什麼話，什麼人對誰說過太太的什麼什麼。四嬸最愛聽這種話。她幾乎每夜必有一大篇的話，在搥腿搥背時報告着，而四嬸便一句句的記在心上，如儲藏了火藥一樣，一遇到機會便爆發了。婆媳間的多口舌，大半由於此。有時，她沒有什麼話可說，而四嬸也必要再三的問東問西——連隔壁老媽子的背後的話，也都作爲一種報告的資料，連五叔公家裏早上買了什麼菜蔬，今天來了什麼客人，二舅母家裏孩子哭了幾次，老媽子打破了一只碗，也都作爲一種報告的資料。

六嫂和老媽子們曉得四嬸的耳朵沒有這末靈通，一定是春蘭在裏邊搗鬼，挑撥，所以她才件件事都知道，於是她們便都恨春蘭入骨。四嬸愈喜歡她，她們愈恨她。有一次，六嫂和四嬸頂撞時，甚至於如此說：「聽了丫頭的話，反倒罵起媳婦來！丫頭是你自己人，媳婦不是！」四嬸聽了氣得索索抖，立刻把春蘭叫來，一手拿起雞毛帚，好像要狠狠的打下去似的，顫聲問道：「我是不是聽了你的話？你爲什麼叫別人疑心你多嘴！打死了你，便不

會有人再疑心你挑嘴了！」而春蘭躲在方桌下，四嬸的倒執在手的雞毛帚的籐柄，啪啪的在響着，卻總是打在桌脚上，不曾打到春蘭的身上。六嫂後來背後對二舅母道：「這末疼丫頭，索性當她做女兒好了！說是打她，那曾打到她身上一下，不打在桌脚上，便打在椅脚上，誰不曉得是假裝的這個樣子做上人，真好笑煞人！」

十七哥初娶十七嫂時，二人要好得形影不離，他幾乎整日的都躲在閨房裏。一天，不知爲了什麽事，春蘭卻又在搥腿時唧唧咕咕的向四嬸報告了一大篇話，而第二天，四嬸在客廳裏便當衆罵十七哥道：「娶了媳婦可以不要母親了！」十七哥恨得牙癢癢，知道又是春蘭的作怪。第三天下午，四嬸坐轎到親戚家裏宴會去了。十七哥捉住了春蘭，要說拿剪刀剪碎了她的嘴，省得再挑撥是非。春蘭哭叫道：「十七少爺，我不了，我不了！」新娘子在房裏怕得發抖。六嫂也怕真的鬧出禍來，便出房來再三的勸阻了十七哥。這事，春蘭始終不敢去告訴四嬸。

但春蘭雖說是很蒙四嬸的寵愛，丫頭卻總是丫頭，不像小姐一樣，終日沒事的坐着，

說說笑笑。她每天總有千樁百樁的事要做。小小的年紀，人家小姐當這時代，是終日的在天井中逛着，放風箏，做小鞋子，玩洋囝囝，擺設小宴會，請幾個小朋友來喫；而她呢，清早起來，便要掃地，倒臉水，換水煙袋裏的水，鋪牀，疊被；喫飯時，要添飯，上菜，倒臉水；客來了，要拿點心，倒茶，裝水煙袋；天氣熱時，還要替太太打扇子，一扇一扇的涼風，都吹在別人身上，她的小手臂扇得酸痛了，卻沒有一絲的涼意飄到她自己的臉上。晚飯後，是最閒空的時候了，鋪好了牀後，便坐階沿上乘乘風涼，看看月，和秋菊說說笑笑，猜猜謎，還要李媽講講故事。正在她們興高彩烈的時候，而太太房裏叫了：「春蘭，來搥腿！天天做的事也想躲過？」而六少奶房裏也叫了：「秋菊，怎麼牀也沒鋪好，便到外面玩去，好舒服的丫頭！」春蘭立起身，悄悄的咒道：「好討厭的老太婆，兩腿又不會瘋癱，天天要人搥，難道別人家的手不會疲酸的！」秋菊卻默默無言的進了六嫂的房間。春蘭這一搥腿，一直要搥到十一點。真的，春蘭的一雙小手臂，幾乎要酸疲得再舉不動了。兩手交換着搥，這雙手臂還未休息夠，那隻小手臂又酸疲了。夜深了，春蘭的雙腿幾乎倦得要闔了下來，搥搥的拳頭漸漸的落

下得慢了，落下得輕了。四嬸道：「怎麼？這末早便要打瞌睡！」於是春蘭又由夢中睜眼，不得不用盡了周身的能力，勉強打疊起疲倦萬分的精神，重而且速的搥了幾十百下，啊，秋菊雖說是常為六嫂打罵，她卻沒受過這樣的苦。六嫂還年輕力壯，用不着搥腿。

這樣的生活，度過了秋菊，春蘭的燦爛的少女時代。秋菊更胖而結實了，但還依然的那末醜，依然的每夜或隔一夜必要遺尿一次。六嫂常愁沒人要娶她，而她正是可以出嫁的時候了。春蘭比她年輕，還可以再等幾年，但她卻出落得更比前可愛，眉清目秀的一張鴨蛋臉，一個紅紅的小櫻桃似的嘴，蘋果紅的兩頰，身材又輕巧宜人。很有幾個戚串中的老爺們想打她的主意。七叔便曾這樣的打過主意，且曾托六嫂向四嬸提過一次。但四嬸卻嫌他太老，又沒什麼錢。五舅也曾這樣的打過主意，他甚至於親自向四嬸提出這個要求。但四嬸卻嫌五舅母凶狠，怕春蘭要喫苦？張姑爺也曾這樣的打過主意，且疏通好了姑奶奶，還叫她自己來說，說要帶上任去。四嬸卻又嫌他到遠處做官，不能常見春蘭的面。總之，對於這些要求，她一概拒絕了。嘴裏是說，春蘭年紀還少，還要多用她幾年呢。現在該不

到出嫁的事。心裏是一半要想替她擇一門好親，又可以常常見面的，一半也是因爲正在得用時，實在捨不得遣嫁了她。春蘭她自己也很自負，譬如她聽見七叔求婚的消息，便對李媽道：「這末老的人，太太便肯了，我也是寧死不嫁給他的！」

春蘭是這樣的一年一年蹉跎着，而秋菊卻出於意料之外的擇到了一門好親。有一天，一個同鄉的老船戶爲七，從前曾常常來和四伯閒談，或托托衙門裏的訟事的，這時卻帶領了一個年青的後生來見四嬸。他從前也見過四嬸的，喫了茶後，說道：「李媽說，六少奶有一個丫頭要對親。這個後生，名猪屎，姓王，是我船上的一個夥計，人很忠厚老成，家境也好，自己很積些錢，明年他便也可以有一隻船，當老板了。我帶他來見見太太，想說成了這門親事。他父母很想他能早些成家。他今年才二十二歲。」四嬸見這後生侷促不安的坐在椅上，臉色羞紅的，而身體很結實，看樣子也似很忠厚，便有些首肯，說道：「你們請坐一坐，這是六少奶的事，我要進去和她商量商量。」六嫂聽見有這樣的好親，心裏很高興，把不得成就，便道：「只要子弟好，也不計財禮多少。」於是這門親事便很容易的，在秋菊

和王猪屎見了一面後，成功了。家裏忙着替秋菊做了好幾身新衣服，她的嫁裝也裝滿四隻木箱，總算是很體面。再過了幾天，男家便用花轎來擡了她去，也有幾對鼓吹手，在轎前很熱鬧的吹打着。後來聽說，他們夫妻感情很好，囘到家鄉後，公婆也十分的疼愛她。不到半年，她便有了孕。第二年，她的丈夫王猪屎送了許多禮物來，很親熱的求見太太和六少奶。他說，秋菊已生產了一個男孩，很胖很胖的。她很罣念着太太和六少奶，和春蘭姐姐，李奶奶們。所以特地叫他來請請安。他又說，他的船已經造好了，這一次便是第一次由故鄉出來做自己的生意。又說，太太，六少奶如要帶什麼東西囘鄉，或要買家鄉什麼東西，儘管吩咐他辦理好了。他眞比六嫂自己的新女壻還殷勤。四嬸道：「想不到秋菊的運氣這樣好，會對到了這樣的一門好親。婚姻眞是有緣分的，眞是『千里姻緣一線牽』」後來，王猪屎每次到這裏來做生意，總要來四嬸家裏請請安，且總要送了不少的土儀來，直到了四嬸遷居到上海時爲止。

四嬸遷居到上海後，春蘭還不曾出嫁，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而春蘭紅潤如蘋果的

變頰，似乎漸漸的有些褪色了。她時時的憂鬱的坐在廚房裏，也不大活潑，也不大說笑。這樣的過了半年。四嬸疑心她有病，想找一個醫生來看看她究竟有了什麼病。

這時，春光正在門外徘徊着。綠草由黑土中伸出頭來；金黃的柳絲，低了頭，搖來搖去，如向春風獻媚；桃花一簇簇的聚在枝頭，照眼的鮮紅；蟲蟻都從冬眠中蘇生了；人類也似乎都感到一種神祕的呼喚，一種特別的騷的心緒，惆悵的渴慕的情懷。而春蘭這時如平時一樣鬱鬱的坐在竈前，茫茫的眼珠凝望着在竈洞中突突跳動的火光，臉上似乎更罩着一層說不出的殷憂。而李媽也常於深夜半醒半睡之際，聽到她的淒鬱的嘆聲。這樣的有三四天。一天早晨，四嬸起牀時，叫春蘭倒臉水，卻叫不到她。李媽道：「我起來煮稀飯時，還見她在客廳裏掃地的。」粗作的張媽道：「我在抹桌子時，彷彿聽見後門呀的一聲開了，大約是她出去買什麼東西。」等了一點兩點鐘，還不見春蘭的影子；直等到喫午飯時，直等到喫點心時，而她卻終於沒有回來。合家都覺得這事有些可怪了，四嬸尤焦急得利害，坐立不安。她叫王升到二舅那裏，到李家，到張家去問，都說沒有來過。旁晚時，七叔來了。

他道：「上海地方人很雜很壞，一定是被人拐去了。快去報捕房，叫他們去尋找。」四嬸道：就請七叔辛苦去一趟吧。

李媽說道：「我看她這幾天的樣子眞不對，常常臉帶愁容的坐在竈前，不說也不笑，飯也喫得少。昨天中飯，只喫一碗，問她爲什麼不添，她只托說肚子飽，喫不下晚上躺在牀上，常常嘆氣。她一定是想走想了許多天了！」

張媽也說道：「我前天見她立在弄堂裏，彷彿和一個男人說話，見我走近，便也回家了。」

六嫂道：「她近來出去買東西，往往耽擱了許久還不回來。一定有原因。」

李媽又道：「我昨天由二舅太太那裏回來時，春蘭還立在弄堂口。她隨我進了弄堂，但還回頭對一個頭戴烏打帽的男人笑笑，不知是不是就是這個男人。」

大家把平時所不注意的觀察會集在一處之後，便斷定：春蘭是跟了那個頭戴烏打帽的男人逃去無疑。

四嬸卻默默無言的坐着，雙眉緊蹙着，心裏很難過。

不久，七叔由捕房裏回來了，他說：「已報捕了，把春蘭的照片也給了他們了，他們說，有消息時，一定立刻告訴我們知道。」

四嬸一線的盼望，繫在捕房裏的人身上。到了晚上，捕房裏的人沒有來，四嬸便很着急的問道：「怎麽捕房裏的人還不來！」六嫂道：「大約不會有這末快的。」

第二天，天色一亮，她便起來了，問道：「捕房裏的人來過沒有？」喫中飯時，又切切的念道：「捕房裏的人怎麽還不來！」喫點心時，也是這樣切切的念着，喫晚飯時也是這樣切切的念着，臨睡時，也是這樣切切的念着。

第二天完全過去了，還是一點消息也沒有。

三天四天過去，也還毫無消息。幾個親戚，又主張說，把春蘭的照相登在報上，出賞格尋找。這事也照辦了，而五天六天七天的過去，春蘭的消息更如石沉大海一樣。四嬸整天的悵然焦慮。幾個太太們聚在一塊，安慰她道：「失了一個丫頭，不值得這樣焦心。你待她

這樣的好，她還不辭而別，眞是沒良心！沒良心的人，還去想她做什麼！從前五舅那裏不是也逃走了一個大丫頭麽？後來，有人看見她已做了野雞，聽說是被拐她的人賣了的。這樣輕賤的人那裏會有好結果的！」

四嬸聽了這話，益發的難過，不禁流下淚來道：「春蘭不是這樣的人！她做事又體貼，又周到。自從六歲來我身邊，到如今已經有十六七年了，眞賽如自己的女兒！我想替她慢慢的選擇一門好親，不做人家姨太，也使她上半生做了苦丫頭，下半生可以享些福，不料她卻這樣的沒福！要知道這樣，悔不該去年張老爺來求親時拒絕了他。張老爺老是老些，卻是續絃。唉，我不該把她擔擱得太遲暮了！但願她遇到好好的人，快快活活的過一輩子便好！」

這一夜，四嬸夢見春蘭獨自在曠野中走着，叫她也不答應，而對面是一座大樹林，樹林的空隙間，時時現出兇光晶晶的虎眼，狼眼，在黑漆漆的夜裏看得格外清楚。她追着叫春蘭不要向前走，而她彷彿聾了似的，一點也聽不見，還是一步步的向大樹林走去。四嬸

急着的大喊了一聲，卻驚醒了自己。胸口是撲撲的狂跳着，滿身急得是冷汗。她不禁又流下淚來。

一隻小獨木舟隨流到了印度洋的中央，一朵嬌嫩的紅花插在乾燥無比的沙漠裏，誰知道他們的運命，誰知道他們的結果呢？

過了幾個月，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合家也都淡忘了這事，只有四嬸一個人還不時的記憶着她。她常道：「春蘭如果還在，來看我一次，也可以使我安心。」而最使她難過的，便是每當她腿酸時，再沒有一雙沈重而勻稱，伶俐而熟練的拳頭，在她腿上撲撲的搥着；每當她寂寞的坐在牀上時，再沒有一張又尖又甜的嘴，唧唧咕咕的向她報告什麼人在背後說她什麼話，那一家今天來了什麼樣的一個客人。

新的小丫頭又來了一個，補上春蘭的缺。然這個小丫頭卻又蠢又不聽話；晚上搥腿，搥不上一二百下，便垂頭的睡去了，叫醒了她，只搥了幾下，又呼呼的睡着了。問她什麼話，什麼事，她總是回答「不知道。」而早晨換水煙袋的水時，也很不干淨；端菜拿碗，總要摔

破幾只。因此，四嬸更想念着春蘭。而她之打罵小丫頭，也就不像打罵春蘭時之「有名無實。」

去年四嬸回歸故鄉時，秋菊曾帶了她的胖孩子來請安。這孩子已經有四歲了，會說會笑，很有趣。而秋菊身體比前似乎更好，見人總是和氣的微笑，完全改了做丫頭時的頑強而蠢笨的態度，她似乎很滿足。她說，公婆待她很好，丈夫也很好，生寓也發達。她耳孔中帶了一副金耳環，頭上插着一條金挖耳，手上是一對很沈重的金鐲，手指上是一個鑲珠的金戒指，身上的衣服雖是藍布的，卻極清潔。

四嬸嘆道：「春蘭要有你這樣的福氣便好了！」

十六，八，九，在巴黎。

九叔

九叔在家庭裏，占一個很奇特的地位；無足輕重，而又爲人人的眼中釘，心中刺；個個憎他，恨他，而表面上又不敢公然和他頂撞。他走開了，如一片落葉墮於池面，冷漠漠的無人注意，他走開了，從此就沒有一個人在別人面前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問起他的近况如何，或者他有信來沒有。只有大伯父還偶然的說道：「老九在湖州不曉得好不好。去了好幾個月一封信也沒有來過。」只有大姆還偶然的憶起他，說道：「九叔的脾氣不大好，在那邊不曉得和同事住得和洽否？」

但是，九叔的信沒有來，九叔他自己不久卻回來了，他回來了照例是先到大姆的房門口，高聲的問道：

「大嫂，大嫂，在房裏麽？大哥什麽時候才可回家？」

他回來了，照例是一身蕭然，兩袖淸風，有時弄得連鋪蓋也沒有，還要大姆拿出錢來，臨時叫王升去買一牀綿被給他。

他回來時，照例是合家在背後竊竊的私議道：「討厭鬼這末快又來了！」人人心中是說不出的憎和恨，家庭中便如一堆乾柴上點着了火，從此多事，雞犬不寧。

他是伯祖的第二姨太太生的，他出世時，伯祖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伯祖死時，他還不到八歲，於是大伯父便算是他的嚴父，他的嚴師，不僅是一個哥哥。他十歲時，跟了幾個兄弟一同上學。是家裏自己請的先生。今天是誰逃學，不用說，准是他；今天是誰挨了先生的打，不用說，准是他；今天是誰關了夜學，點上燈還在書房裏「子曰子曰」的念着，不用說，也准是他。好容易兩年三年，把四書念完了，念完了他的責任便盡了，由「大學之道」起到「則亦無有乎爾」止，原文不動的交還了先生。說到頑皮，打架，他便是第一，帶領了滿街的孩子在空地上操兵操，帶領的是誰，不用說，准是他；抛石塊到鄰居的窗戶裏去的是誰，不用說，准是他；把賣糖果的孩子打得哭了，跑到家裏來哭訴惹禍的是誰，不用說，也准

是他，

大伯父實在管不了他，只好嘆了一口氣，置之不理。他母親是般般件件縱容他慣的，大伯父要嚴管也不敢。但他怕的還只有大伯父，不僅在小時候是怕，到了大時還是怕。「大哥」是他在家庭中唯一的畏敬的，唯一的說他不敢回口的人。

他母親死時，他已經二十多歲了，便常在外面東飄西蕩，說是要做買賣，說是要找事做，說是到上海去，說是到省城去。不知在什麼時候，祖父留給他的一份薄產，他母親留給他的一份衣服首飾，都無形無蹤的消沒了，他便常在父親家裏做食客，管閒事，成了人人的眼中釘，心中刺，鬧得雞犬不寧。

自從大伯父合家搬到上海來後，二嬸，五嬸也都住在一處，家庭更大，人口更雜，九叔也成了常住的客人，而口舌更多。他每次失業，上海是必由之路，而大伯父家便是他必住之地。他的失業，一年二年不算多，而他的就事，兩月三月已算久。於是家裏的人個個都捲在惜與恨的旋風中，連李媽也被捲入，連荷花也被捲入。五嬸是表面上客客氣氣，背後諷

刺批評；二嬸是背後囉囉唆唆，表面上扳着面孔不理他。而九叔和她便成了明顯的不兩立的敵人。

九叔愛管閒事，例如：荷花手裏提着開水壺，要去泡水，經過他的面前，他便板着臉說道：「荷花，你昨夜又偷喫五太太的餅乾麽？大太太不捨得打你，再偷，我來打！」這時，廚房裏鏘的一聲，表明郭媽洗碗時又打碎了一隻，九叔便連忙立了起來，趕到廚房裏說道：「又打碎碗了！好不小心的郭媽，要叫大太太扣下工錢來賠。這樣常打碎東西還成麽！」李媽又由樓上抱了小弟弟啞啞的走下樓梯。「李媽，」九叔又叫住了她：「把小弟弟抱到那裏去？當心太陽。不要亂買東西給他喫，喫壞了你擔當不起。」李媽嘟嘟着嘴答道：「又不是我要抱他出去！是五太太她自己叫我抱他去買十錦糖的。」

他是這樣的愛管閒事。於是在傍晚的廚房裏，竊竊的罵聲起來了：「一個男子漢，沒出息，不會掙錢，喫現成飯，倒愛管人家的閒事！」朦朧的燈光之中照見李媽，郭媽和荷花，還有四嬸用的蔡媽和廚子阿三。

九叔的吵鬧得合宅不寧，例如他天天閒着沒事做，天天便站在二嬸，五嬸，隔壁的黃太太，還有二姨太的牌桌旁邊，東張張，西望望，東指點，西教導，似乎比打牌的人還熱心。「看了別人的牌，不要亂講。」黃太太微笑的禁阻他，二嬸便狠狠的釘了他一眼。有一次，二嬸剛好聽的白板，二索對倒，桌上已有紅中一對碰出，牌很不小，她把聽張伏在桌上，故意不讓九叔看見。九叔生了氣道：「不看就不看，我還猜不出？一定有一對白板對家和數很大，你們白板大家不要打。」而這時，黃太太剛好摸到一張白板，正要隨手打出，聽他一說，遲疑了一下，便換了一張熟牌打出。結局是二嬸沒有和出，她忍不住埋怨道：「愛看牌就不要講話！東看西看的，什麼牌都知道了。」

九叔光了眼望她道「二嫂說什麼，我又沒有看見你的自己輸急了，倒要埋怨別人」要不是黃太太和五嬸連忙笑勸，一場大鬧是決不免的。看了黃太太和五嬸的臉上，看了打牌的份上，二嬸只好嘟嘟着嘴，忍氣吞聲的不響，而九叔也只好嘟嘟着嘴，忍氣吞聲的不響。

這一場牌的結果，二嬸是大輸，她便囉囉唆唆的在房裏罵了九叔半夜。九叔便是她輸錢的大原因。她的牌剛剛轉風，九叔恰來多嘴，使她這一副牌不和；這一副牌不和，使使她一直倒霉到底。這罪過不該九叔擔負又該誰擔負的？

「好不要臉，一個男子漢，三十多歲了，還住在哥哥家裏喫閒飯，管閒事。有骨氣的人要出去自己掙錢才好。不要臉的，好樣子！愛管閒事……喫閒飯好樣子！」她的罵話，顛之倒之是這幾句。

不知以何因緣，她罵的話竟句句都傳入九叔的耳朵裏。第二天，大伯父出門後，九叔就大發雷霆了，瘦削的臉鐵青鐵青的，顴骨高高突出，雙眼睜大了，如兩隻小燈籠，似欲擇人而噬。手掌擊着客廳的烏木桌，啪啪的發出大聲，然後他的又高又尖的聲帶，開始發音了：

「自己輸急了，反要怪着別人，好樣子！我喫的是大哥的飯，誰配管我！我住的是大哥的家，愛住便住，誰又配趕我走！要趕我，我倒偏不走！怕我管閒事，我倒偏要管管！大哥也不

能攆我走！大哥的家，我不能住麽？快四十的人了，還打扮得怪奇氣氣的，好樣子！自己不照照鏡子看！」

這又高又尖的指桑駡槐的話，足夠使二嬸在她房裏聽得見，她氣得渾身發抖，也顫聲的不肯示弱的回駡着：

「好樣子！一天到晚在家喫閒飯，生事，駡人！配不配？憑什麽在家裏擺大架子！沒出息的東西，三十多歲了，還喫着別人的，住着別人的，好樣子！沒出息！……」

二嬸的話，直似張飛的丈八蛇矛，由二嬸的房裏，恰恰刺到他的心裏，把他滿腔的怒火撥動了。他由客廳跳了起來，直趕到後天井，雙手把單衫的袖口倒捲了起來，氣衝衝的彷彿要和誰拚命。

他站在二嬸窗口，問道：「二嫂，你駡誰？」

二嬸顫聲的答道。「我說我的話，誰也管不着！」

「管不着！駡人要明明白白的，不要綿裏藏針！要當面駡才是硬漢！背後駡人，算什麽

東西！好樣子！輸急了，倒反怪起別人來。怕輸便別打牌！又不是喫你家的飯，你配管我！二哥剛剛有芝麻大的差事在手，你便威風起來，好樣子！不看看自己從前的……」

二嬸再也忍不住了，從椅上立起來，直趕到房門口，一手指着九叔，說道：「你敢說我……大伯還……」她的聲音更抖得利害，再也沒有勇氣接說下去。

九叔還追了進一步：「誰敢說你，你現在是局長太太了！有本領立刻叫二哥回來吞了我。一天到晚花花綠綠，怪怪氣氣的，打扮誰看。沒孩子的命，又不讓二哥娶小。醋瓶子，醋罐子！」

這一席話，如一把牛耳尖刀，正刺中二嬸的心的中央。她由房門口倒退了回來，伏在牀上號啕大哭。

這哭聲引動了全家的驚惶。七叔和王升硬把九叔的雙臂握着，推了他出外，而五嬸，大姆，李姆，郭姆，荷花都擁擠在二嬸的身邊，勸慰的語聲，如傍晚時巢上的蜜蜂的營營作響，熱鬧而密集。

他是這樣的鬧得合家不寧。

等到大伯父從廳裏回家，這次大風波已經平靜下去了。九叔不再高聲的吵鬧，二嬸也不再號啕，不再啜泣。母親和五嬸已把她勸得不再和「狗一般的人」同見識，生閒氣。這一夜在房裏大姆輕喟了一口氣，從容的對大伯父說道：「九叔也閒得太久了，要替他想想法子才好。」

大伯父道：「我何嘗不替他着急。現在找事實在不易。去年冬天，好容易薦他到蚌埠去，但不到兩個月，他又囘來了。他每次不是和同事鬧，便是因東家撤差跟着走。這叫我怎麼辦。他的運氣固然不好，而他的癖氣也太壞了。」

大姆道：「你想想看，還有別的地方可薦麼？你昨天不是說四姊夫放了缺，何不薦他到四姊夫那裏去試試？」

大伯父道：「姑且寫一封信試試看。事呢，也許有，只怕不會有好的輪到他。」

第三天早晨，九叔得動身了。他走開了，如一片落葉墮於池面，冷漠漠的無人注意。他

走開了，從此就沒有一個人在別人面前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問起他的近況如何，或者他有信來沒有。只有大姆還偶然的憶起他，只有大伯父還偶然的說起他。他走開了，家裏也並不覺少了一個人。只有一件很覺得出口舌從此少了；而荷花的偷喫，郭媽的打碎碗，李媽的抱小弟弟出門，也不再有人去管。

這一次，他的信卻比他自己先回來。他在信上說，「四姊夫相待甚佳，惟留弟在總局，說，待有機會再派出去。」隔了幾月，第二封信沒有來，他自己又回來了。

這一次，失業只有半年多，而就事的時候也不少於半年，這是他失業史上空前紀錄。他回來了，依舊是一身蕭然，兩袖清風，依舊是合家竊竊的私議道：「討厭鬼又來了」依舊是柴堆上點着了火，從此雞犬不寧，口舌繁多。

「四姊夫太不顧親戚的情面了。留在總局半年，一點事也不派。到他烟鋪上說了不止十幾次，而他漠然的不理會。他的兄弟，他母親的姪子，他的遠房叔叔，都比我後到，一個個都派到了好差事。我留在總局裏，只喫他一口閒飯，一個錢也不見面。老實說，要喫一口

飯，什麼地方混不到，何必定要在他那裏！所以只好走了！」他很激昂的對大伯父說，大伯父不說什麼，沈默了半天，只說道：「做事還要忍耐些才好……不過，路上辛苦，早點睡去罷。」回頭便叫道：「王升，九老爺的牀鋪鋪好了沒有？」

王升只隨口答應道：「鋪好了。」其實他的被鋪席子，都要等明天大姆拿出錢來再替他去置辦一套。

這時正是夏天。夏夜是長長的，夏夜的天空蔚藍得如藍色絲絨的長袍，夏夜的星光燦爛如燈光底下的鑽石。九叔喫了晚飯，不能就睡，便在夏夜的天井裏，拖了一張凳子來，坐在那裏拉胡琴。拉的還是他每個夏夜必拉的那個爛熟的福建調子偸打胎。他那又高又尖的嗓子，隨和了胡琴聲，粗野而討人厭的反復的唱着。徼亮的銀河橫亙天空，深夜的涼風吹到人身上，使他忘記這是夏天。淸露正無聲的聚集在綠草上，花瓣上。而九叔的「歌興」還未闌。李媽，郭媽，荷花們這時是坐在後天井裏，大蒲扇啪啪的聲響着。見到的是和九叔見到的同一的夏夜的天空。荷花已經打了好幾次的呵欠了。

二嬸在房裏，正提了蚊燈在剛滅帳子裏面的蚊寇，預備安舒的睡一夜。她聽見九叔還在唱，便自語道：「什麼時候了，還在吵嚷着！眞是討厭鬼，不知好歹！」

然而，誰能料到呢，這個討厭鬼卻竟有一次挽救了合家的阨運。眞的，誰也料不到這阨運竟會降到我們家裏來，更料不到這阨運竟會爲討厭鬼的九叔所挽救。

黃昏的時候，電燈將亮未亮。大伯父未回家；王升出去送信了；七叔是有朋友約去喫晚飯。除了九叔和阿三外，家裏一個男子也沒有。李媽抱小弟弟在樓上玩骨牌；荷花在替母親搥腿；郭媽在廚房裏煮稀飯。這時，大門蓬蓬的有人在敲着，叫道「快信，快信！」二嬸道：「奇怪，快信怎麼在這個時候來！」她見沒人去開門，便叫正在她房裏收拾東西的蔡媽道：「你去開門罷。先問問是那裏來的快信。」

蔡媽在門內問道：「那裏寄來的快信？」

門外答道：「北京來的，姓周的寄來的。」

呀的一聲，蔡媽把大門開了，門外同時擁進了三個大漢。蔡媽剛要問做什麼，卻爲這

些不速之客的威武的神氣所驚，竟把這句問話梗在喉頭吐不出，「你們太太在那裏，快帶我們去見她。」來客威嚇的說道。
蔡媽嚇得渾身發抖，雙腿如瘋癱了一樣，一步也走不動，而來客已由天井直闖到客廳。
全家在這時都已覺得有意外事發生了。不知什麽時候，九叔已由他自己的房裏溜到樓上來。他對五嬸道：「不要忙亂，把東西給他們好了。」五嬸顫聲道：「李媽，當心小弟弟。他們要什麽都給他們便了。」四嬸最有主張，已把金鐲子，鑽戒指脫下放到痰盂裏去。母親索索的打冷戰不已，一句話也說不出，一步路也不能走動。
九叔已很快的上了閣樓，由那裏再爬到隔壁黃家的屋瓦上，由他家樓上走下，到了弄口，取出警笛嗚嗚的盡力吹着，並叫道：「弄裏有強盜，強盜」
弄裏弄外，人聲鼎沸，同時好幾隻警笛悠揚的互答着
那幾個大漢，匆匆的由後門逃走了，不知逃到那裏去。家裏是一點東西也沒有失，只

是空嚇了一場而已。

大姆只是念佛：「南無阿彌陀佛！虧得菩薩保佑，還沒有進房來！」

五嬸道：「還虧得是九叔由屋瓦上爬過黃家，偷出弄口吹叫子求救，才把強盜嚇跑了。」

大姆輕鬆的嘆了一口氣道：「究竟是自己家裏的人，緩急時有用！」

誰會料得到這合家的眼中釘，心中刺的九叔，緩急時竟也有大用呢？

然而，誰更能料到呢，這合家的眼中釘，心中刺的九叔，過了夏天後，便又動身去就事了呢？而且這一去，竟將一年了，還不歸來。

誰更能料到，九叔在一年之後歸來時，竟不復是一身蕭然呢？他較前體面得多了。身上穿的是高價的熟羅衫，不復爲舊而破的竹布長衫；身邊帶的是兩口皮箱，很沈重，很沈重的，一隻網籃，滿滿的東西，幾乎要把網都漲破了，一大捲鋪蓋，用雪白的毯子包着，不復是「雙肩擔一嘴」的光棍；說話是甜蜜蜜的，而不復是尖尖刻刻的譏罵。

五嬸道：「九叔發福了，換了一個人了。」

他回來時，照例先到大姆的房門口，高聲的問道：

「大嫂，大嫂，在房裏麽？大哥什麽時候才可回家？」

他回來了，合家不再在背後竊竊的私議道：「討厭鬼又來了！」

他回來了，家裏添了一個新的客人，個個都注意他的客人。大姆問他道：「九叔，聽說發財了，恭喜恭喜！有了九嬸嬸了麽？」

他微笑的謙讓道：「那裏的話，不過敷衍敷衍而已。局裏忙得很，勉強請了半個月的假，來拜望哥嫂們。親是定下了，是局長的一個遠房親串。」他四顧的看着房裏說道：「都沒有變樣子。家裏的人都好麽？」荷花正在替大姆搥腿背。他道：「一年多不見，荷花大得可以嫁人了。」

合家都到了大姆的房裏，二嬸，五嬸，七叔，連李媽，郭媽，蔡媽，擁擁擠擠的立了坐了一屋子，都看着九叔。

五嬸問道：「九叔近來也打牌麽？」

「在局裏和同事時常打，不過打得不大，至多五十塊底的。玩玩而已，沒有什麽大輸贏。」九叔答道。

飯後，黃太太也來了。她微笑的問道：「下午打牌好不好？九叔也來湊一脚罷。橫豎在家裏沒事。只怕牌底太小，九叔不願意打。」

九叔道：「那裏的話。大也打，小也打。不過消遣消遣而已。」

花啦一聲，一百三十多張馬將牌便倒在桌上，而九叔便居然上桌和黃太太，二嬸，五嬸同打，不再在牌桌旁邊，東張張，西望望，東指點，西教導，惹人討厭了。

誰料到九叔有了這樣的一天。

這是正是夏夜；夏夜是長長的，夏夜的天空蔚藍得如藍色絲絨的長袍，夏夜的星光是燦爛如燈光底下的鑽石。在這夏夜的天井裏，只缺少了一個九叔，拉着胡琴，唱着那熟悉的福建調子偸打胎。微亮的銀河橫亙天空，深夜的涼風，吹到人身上，使他忘記這是夏

天。滑露正無聲的聚集在綠草上，花瓣上，在這夏夜的後天井裏，同時還缺少了李媽，郭媽，荷花們，也不見大蒲扇的啪啪的響着，也不見荷花的打呵欠。

　上房燈光紅紅的，黑壓壓的一屋子人影。牌聲嘿嘿嗶嗶的，啪啪噼噼的，打牌的人，叫着，笑着，而李媽，郭媽，荷花們忙着裝烟倒茶，侍候着他們打牌的人。

十六，八，一，在巴黎。

三年

月白風淸之夜，漁火隱現，孤舟遠客。「忽聞江上琵琶聲」這嘈嘈切切之音，勾引起的是無限的悽涼；繁燈酣宴，酒肴狼藉，絮語瑣切，高談驚座，以箸擊桌而歌，若醉，若醒，這歌聲所引起的是煥暖繁華之感；至若流泉淙淙，使人有崇潔之意，松風颯颯，令人生高曠之思，洞簫幽細，益增午夜的靜悄，胡琴低昂嗚咽，奏出難消的愁緒，這些聲調都是可知的現世的，是現世的悲歎，是現世的愉悶，是現世的情懷。獨有在沈寂寂的下午，紅紅的午日曬在東牆，樹影花影交錯的印在地上，而街頭巷尾，隨風飄來了一聲半聲的盲目的算命先生的三絃聲，而你是獨坐在沈寂寂的書室裏，這簡單而熟悉的錚錚噹噹之聲，將勾引起你何等樣子的心緒呢？這心緒是不知的，是神祕的，是渺茫的，是非現世的；這錚錚噹噹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彷彿是一個白衣天使的幽微的呼喚，呼喚你由現世而轉眼到第

二世界，呼喚你由狹窄的小室而游心於曠蕪無邊的原野；這錚錚噹噹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彷彿是運命她自己站在你面前和你叨叨絮絮的談着，你不能避開了她的灰白如死人的大而悽慘的臉，你不能不聽她那些淡泊無味而單調的語聲；呵，這錚錚噹噹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雖只是一聲半聲由街頭巷尾而飄來你的書室裏，卻使你受傷了，一枝兩枝無形的毒箭，正中在你的心。

誰都會這樣的受傷過，就是十七嫂的麻木笨重的心裏，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她茫然的，擡起板澀失神的眼來，無目的地注在牆角的蛛網上，這蛛網已破損了一角，黑色的蜘蛛，正忙着在修補。桃樹上正滿綴着紅花。階下的一列美人蕉，也盛放着紅色，黃色而帶着黑斑的大朵的花，正伸張了大口，向着燦爛的春光微笑。天井裏石子縫中的蒼苔，還依舊的蒼綠。花臺裏的芍藥，也正怒發着紫芽。十七嫂離開這裏的故家，不覺的已經三年了。如今重來時，家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天井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只有她卻變了，變了！這短短的三年，使她由少女而變爲婦人，而無憂無慮的心，乃變而爲麻木笨重，活溜溜的

眼珠，乃變而板澀失神，微笑的桃紅色的臉乃變而枯黃，憔悴，慘悶。這短短的三年，使她經歷了一生。她的一生，便是這樣的停滯了，不再前展了，如一池死水似的，灰藍而穢濁的停儲着。她這樣茫然的站在天井裏。由街頭巷尾隨風飄來一聲半聲算命先生的三絃聲，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裏，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運命她自己似乎正和她面對面的站着。

「姑姑，快來看，新娘子回來了！」她的一個五歲的姪女，圓而紅潤的臉上微笑着，由大廳裏跑了來向她道。她的小手，強塞入她姑姑的手裏，「姑姑，去看，快去。新娘子還帶了紅紅金金的許多匣子東西回來呢。」

她渺茫的，空虛的，毫無心緒的，勉強牽了這個孩子的小手，同到前面大廳裏來。

新娘子是她的第三弟媳，前三天方才娶進門的。她自出嫁後，三年中很少歸寧到兩天以上。這一次是破例，因為有了喜事，所以四嬸，她婆婆，特別允許她多住幾天。

十七嫂在九歲時，她母親曾有一天特別的叫了一個算命先生進門，為她算算將來

的運命。錚錚噹噹的三絃聲，爲小丫頭的叫聲「算命的，算命的，」而中止。小丫頭執着盲目的算命先生的探路竹棒的一端，引了他進來。他坐在大廳的椅上說道：「太太，要替誰算命？男命？女命？」

她母親道：「是女命。九歲。屬虎。七月十六日生。」

算命先生自言自語的念了許多人家不懂的術語後，便向她母親道：「太太，我是喜歡說直話的，有凶說凶，有吉說吉，不能瞎說騙錢，太太，是麼？這命可是不大好，命中注定要尅……太太，這命，雙親都在麼？」

「父親已故，母在。」

「是的，命中注定要尅父。不要出嫁得太早，二十四五歲正當時出嫁早了，要尅子。太太，這命實在硬。太太，我是喜歡說直話的，有凶說凶，……」

小丫頭仍舊領了這瞎子出門。錚錚噹噹的三絃聲又作了，由近而漸遠，漸漸的消失於街頭的喧聲中。這時，天井裏幾樹桃花正盛開着，花臺裏的芍藥正怒發紫芽，而蜘蛛也

正忙着在牆角佈網。十七嫂帶着紅紅的一個蘋菓臉，正在階前太陽光中追逐着一隻小黑貓，她毫不罣念着她未來的運命。煩惱她的：只有她的一雙耳片，還隱隱的作痛。前天她母親才請隔壁的顧太太替她穿了耳環孔，紅色的細線，還掛在孔中。顧太太的手不會發抖，短短的針，很俐落的便在粉嫩的耳片中穿過了。當時並不覺得怎麼痛，所以戚串和鄰居都喜歡請她穿女孩子們的耳環孔。十七嫂的兩個姊姊，也都前後由顧太太的手，替她們穿了耳環孔。她是她家裏最小的女孩，顧太太穿了她的耳片後，要等她家第二代的女孩子們長成後，才再有這個好買賣呢。

春天，秋天，如在北海上面溜冰的人似的，很快的，很快的一個個滑過去了，十七嫂不覺的已經二十歲，這正是出嫁之年，也許已經是太遲了些。十七哥這時正由北京學校裏畢業回家。四伯和四嬸忙着替他找一房好媳婦，而十七嫂遂由媒婆的撮合，做了十七哥的新娘子。

新房裏放着一張大銅牀，是特別由上海買來的，嶄新的綠羅帳子，方整的張在牀架

上。兩隻白銅的帳鉤，光亮亮的勾起了帳門。帳眉是繡了許多，許多花的紅色緞子，還有兩個繡花的花籃式的飾物，懸了帳門兩邊。桌子，椅子，衣架，皮箱，鏡櫥，鏡框，都是嶄新的，幾乎可以聞得出那「新」味來。窗前的桌上，放着一對高大的錫燭臺，上面插着寫着金字的大紅燭，還放着幾隻嶄新的茶碗茶杯。牀底下是重重疊疊的堆着大大小小的金漆的衣盆，脚盆之類。這房間一走進去便覺得沈沈迷迷的，似有無限的喜氣，「新」氣。

四嬸看待新娘子又是十分的細心體貼。新少奶長，新少奶短，一天到她房裏總有七八趟。喫飯時，總要把好菜揀在她碗裏；「新少奶不要客氣，多喫些菜。」早上，十七嫂到上房問好時，她總要說「新少奶起得這末早！沒事不妨多睏睏。」

六嫂看見婆婆特別的寵愛新來的媳婦，心裏嫉妒得說不出，竊竊的對張媽說道：「怪稀罕的，三天的新鮮！」

然而十七嫂過門一個月後，四伯便署理了天台縣。四伯在浙江省做了二十年的小官僚，候補的賦閒的時間總在十二三年以上；便放出差來也是苦差，短差，從沒有握過正

印。這一次的署理天台縣正堂，直把全家都喜歡得跳起來，四嬸竟整三天的笑得合不攏嘴。她在飯桌上說道：「都是靠新少奶的福氣！」

她過門的第三個月，又證明了有孕在身。這使四嬸格外的高興。她說道：「大房媳婦，娶了幾年了，還不生育一男半女；新少奶過門不久，便有了身。菩薩保祐她生了男孩子，周家香火無憂了！」

她自此待十七嫂更好，更體貼得入微；「新少奶要保養自己，不要勞動。要喫什麼儘管說，叫大廚房去買。」

晚上廚子周三到上房問太太明天要添什麼菜時，她在想好了老爺少爺要喫的菜後，總要叫李媽去問問新少奶要喫什麼不。新少奶總回說不要，然而四嬸卻自作主張的吩咐道：「周三，明天爲新少奶買一隻嫩雞，清燉。燉好了叫李媽送到她房裏，好菜放在飯桌上，你一箸，他一箸，一會兒便完了，要喫的人反倒沒份！」

她每天到新少奶房裏去的時間更多了，坐在窗前的椅上，絮絮叨叨的談着家常細

故，詐說六嫂的不敬婆婆，好喫懶做，又問問她家中的小事，看她桌上放着正在綉花的鞋面，便道：「樣子眞好誰畫的？花新少奶眞有本事。」臨出房門，便再三的吩咐道：「不要多做事，不要多坐，有事叫李媽，張媽做好了，不要自己勞動。」

十七嫂是過着她的黃金時代。六嫂是嫉妒得說不出面子上和她敷敷衍衍，背地是竊竊絮絮的駡着：「也不知是男是女？還只三四個月，便這末嬌貴？喫這個，喫那個，好快活！婆婆也不像婆婆的樣子，只是整天的在媳婦房裏跑！也不知是男是女？便這麼愛惜她！」

十二月，雪花飄飄揚揚的落了滿屋瓦，滿天井。四伯正忙着做他的五十雙壽。這是他生平最熱鬧的一次壽辰。前半個月，合家便已忙碌起來。前三天，家前已經搭起紅色的牌坊，大天井上面是搭蓋了明瓦的天篷。請了衙門裏的兩位要好的司爺，經理賬房裏的事。送禮的人，紛至踏來。十幾個戴着紅纓帽，穿着齊整的新衣的底下人，出出進進，如蛺蝶之在花叢中穿飛着。幾個親戚們也早幾天便來做客了，幾個孩子，全身嶄新的紅衣，綠衣，在大廳裏，天井裏，跑着笑着，或簇集在一塊看着挑送進來的禮擔。火腿是平放在擔中，雞屈

伏在鞭炮紅燭之間，鴨子伸出頭來，呷呷的四顧着；間或有白色的鵝，頭頂着紅冠，而長項上還圍了一圈紅紙；間或有立在地上比桌子還高的大面盆，大饅頭盆，盆上是裝飾着八仙過海，麻姑獻壽等等故事中的米麵做的人物。暖壽那一夜，已有十幾桌酒席。大廳上，花廳裏，書房裏，坐滿了男客；而新少奶的房裏，四嬸的房裏，六嫂的房裏，也都擁擠着太太們，小姐們。紅燭十幾對的高燒着。大廳裏，花廳裏，書房裏，紅紅的掛滿了壽幛，壽聯，壽屏。本府張大人也送了一軸紅緞幛子來，而北京做着侍郎的二伯，也有一對壽聯寄來。上席時，鞭炮燃放了不止數萬，震得客人耳朵幾聾，連說話也聽不見。門外是雪花飄飄揚揚的落下，而這裏是喜氣融融的，暖暖和和，一點也不覺得是冬天，一點也不覺在下雪。第二天是正壽，客人更多了，更熱鬧了，連府尊也很早的便來拜壽，晚上是三十桌以上的酒席，連大天非裏也都擺滿了桌子。包辦酒宴的是本城最大的一個酒館，他們已有三四天不做別的生意，而專力來籌備這周公館的壽宴。殘羹賸酒，一砵一碗的送給打雜的喫，大爺們，老媽子們還不屑喫這些呢！

四叔滿臉的春風，四嬸滿臉的春風，十七哥滿臉的春風，十七嫂也終日的微笑着，忙着招呼客人，連六嫂也在長而愁悶的臉上顯着笑容。老家人周升更是神氣旺足的，大呼小吒，東奔西走，似乎主人的幸福便是他的幸福，主人的光榮便是他的光榮。

直到了深夜，很晏很晏的深夜，客人方才散盡，而合家的人都輕鬆的舒暢了一口氣，如心上落下一塊石頭。這繁華無比的壽辰是過去了。

第三天，彩紮店裏來拆了天篷彩坊去，而天井角裏還紅紅的堆積了無數的鞭炮的殘骸和不少的瓜子殼，梨皮。

四嬸又在飯桌上說道：「新少奶的福氣眞好，今年一進門，老爺便握了正印。便見這樣熱鬧的做壽。今年，福官（十七哥的小名）也要有好差使才好。明年，小娃娃是會笑會叫公公了，做壽一定更要熱鬧！」

十七嫂低了頭，不說什麼，而六嫂心裏是嫉妒得說不出。

果然，不到半個月，而十七哥有事了，是上海的一家公司找他去幫忙的。雖然不是什

麽頂好的事，而在初出學校門的人得有這樣的事做，已經很不壞了。忙了三四天的收拾行李，而十七哥動身赴上海了。

四嬸含笑的說道：「新少奶，我的話沒說錯麽？說福官有事，便眞的有事了。新少奶，你的福氣眞好！」

這時，十七嫂的臉上是紅潤的，肥滿的，待人是客客氣氣的，對下人也從不叱罵。她還是一個新娘子的樣子。四嬸常道：「她的臉是很有福相的。怪不得一娶進門，周家便一天天的興旺。」

然而黃金時代卻延長了不久，如一塊紅紅的剛從爐中取出的熱鐵浸在冷水中一樣。黃金時代的光與熱，一時都滅熄了，永不再來了。

四叔做五十大壽後，不到二月，忽然覺得胃痛病大發。把舊藥方撿來煎喫，也沒有效驗。請了邑中幾個有名的中醫、來，你一貼，我一劑，也都無用。病是一天一天的沉重。他終日躺在牀上呻吟着，有時痛得翻來滾去。合家都沈着臉，皺着眉頭。一位司爺薦舉了天主堂

裏的外國人，說他會看病，很靈驗。四嬸本來不相信西醫西藥，然到了中醫治不好時，只好沒法的請他來試試。他來了，用聽筒聽了聽胸部，問了問病狀，搖搖頭，只開了一個藥方。說道：「這病難好是胃裏生東西。姑且配了這藥試試看。」西藥喫下去了，病痛似乎還是有增無已，彷彿以杯水救車薪，一點效力也沒有。

病後的八九天，大家都明顯的知道四叔的病是無救的了。連中醫也搖搖頭，不大肯開方了。電報已拍去叫十七哥趕回來。

正當這時，不知是誰，把十七嫂幼時算命先生算她命硬要尅什麼什麼的話傳到周家來。六嫂便首先咕嚕着說道：「命硬的人，走一處，尅一處，公公要有什麼變故，一定是她尅的！」四嬸也聽見這話了。她還希望不至於如此。然而到了病後十天的夜裏，四叔的症候卻大變了，只有吐出的氣，沒有吸進的氣，臉色也灰白的，兩眼大大的似釘着什麼看，嘴唇一張一張的，似竭力要說什麼，然而已一句話都不能說了。四嬸大哭着。周升和司爺們忙着預備後事。再過半點鐘四叔便死去了。合家號啕的大哭着，四嬸哭得尤凶，「老爺呀，

老爺呀！」雙足頓跳着的哭叫。兩個老媽子在左右扶着她。小丫頭不住的絞熱手巾給她揩臉。沒有一個人敢去勸她。

在一「七」裏，十七哥方才趕回來。然而他說：「那邊的事太忙了，不能久留在家。外國人不好說話，留久了，一定要換人的！」所以到了三「七」一過，他便回到上海去。

家裏只是幾個女人。要賬的紛至踏來。四叔雖說是做了一任知縣，然而時間不長，且本來虧空着，娶十七嫂時又借了錢，做壽時又多用了錢，要塡補，一時也塡補不及。所以他死後，遺留的是不少的債。連做壽時的酒席賬，也只付了一半。四嬸一聽見要賬的來便哭，只推說少爺不在家，將來一定會還的。底下人是散去了一大半。

在「七」裏，每天要在靈座前供祭三次的飯，每一次供飯，四嬸便哀哀的哭，合家便也跟了她哭。而她在絕望的，痛心的悲哭間，「疑慮」如一條蛇似的，便游來鑽進她的心裏。她愈思念着四叔，而這蛇愈生長得大。於是她不知不覺的也跟隨了六嫂的意見，以爲四叔一定是十七嫂尅死的。她過門不一年，公公便死了，不是她尅死的還有誰！「命硬的

人，走一處剋一處」。這話幾乎成了定論。而家中又紛紛藉藉的說，新娘子顴骨太大，眼邊又有一顆黑痣，都是剋人的相。且公公肖羊，她肖虎。羊遇了虎，還不會被剋死麼？於是四嬸便把思念四叔的心，一變而爲恨怨十七嫂的心，彷彿四叔便是十七嫂親自執刀殺死一樣。於是終日指桑駡槐的發閒氣，不再進十七嫂房間裏閒坐閒談；見面時，冷板板的，不再「新少奶，新少奶」的叫着，不再問她要喫什麽不，也不再揀好菜往她的飯碗裏送。她肚子很大，時時要躺在牀上，四嬸便在房外駡道：「整天的躲在房裏，好不舒服！喫了飯一點事也不做，好舒服的少奶奶！」有時她要買些雞子或蹄子燉着喫，便拿了私房的錢去買。四嬸知道了，便叨叨囉囉的駡道：「家用一天天的少了，將來的日子不知怎樣過？她倒闊綽，有錢買雞買鴨喫，在房裏自自在在的受用！」

十七嫂一句句話都聽得淸楚，她第一次感到了她的無告的苦惱。她整天的躲在牀上，放下了帳門，幽鬱的低哭着滿腔的說不出的寃曲。而婆婆又明譏暗駡了：「哭什麽！公公都被你哭死了，還要哭」

新房裏桌子，椅子，櫥子，箱子以及金漆的衣盆，脚盆，都還新嶄嶄的，而桌上卻不見了高大的錫燭臺與寫着金字的紅紅的大燭，牀上卻不見了綠羅帳子，而用白洋布帳子來代替，繡了許多，許多花的紅緞帳眉以及花籃式的飾物，也都收拾起來。走進房來，空洞洞的，冷清清的，不復如前之充滿着喜氣。而她終日坐在，躺在這間房裏，如坐臥在愁城中。

在這愁城中，她生了一個孩子，一個男孩子！當她肚痛得利害，穩婆已經叫來時，四嬸忙忙碌碌的在臨水陳夫人香座前，在觀音菩薩香座前，在祖宗的神廚前，都點了香燭，虔誠的禱告着，許願着但願祖先，菩薩保祐，生一個男孩，母子平安。她心裏擔着千斤重的焦急，比產婦她自己還苦悶。直等到呱的一聲，孩子墮地，而且是一個男孩子，她方才把這千斤擔子從心上放下，而久不見笑容的臉上，也微微的耀着微笑。穩婆收生完畢後，抱着新生的孩子笑祝道：「官官，快長快大，多福多壽！」而四嬸喜歡得幾乎下淚，不再吝惜賞錢。十七嫂聽見是男孩，在慘白如死人的臉上，也微微的現着喜色。自此，四嬸似乎又看待得她好些；一天照舊進房來好幾次，也許比前來得更勤，且照舊的天天的問：「少奶要喫什

麼不呢？要多喫些東西，奶才會多，會好！「明天喫什麼呢？蹄子呢？雞呢？淸燉呢？紅燒呢？」然而這關切，這般勤，都是爲了寶寶，而不是爲了十七嫂。譬如她一進房門，必定先要叫道：「寶寶，乖乖！讓你婆婆抱抱痛痛！」而她的買雞買蹄子，也只爲了要奶多，奶好！

寶寶只要呱呱的一哭，她便飛跑進十七嫂的房門，說道：「寶寶爲什麼哭呢？寶寶別哭，你婆婆在這裏抱你，痛你，寶寶別哭！」而寶寶的哭，卻似乎是先天帶來的習慣，不僅白天哭，而且晚上也哭。靜沈沈的深夜，她在上房聽見孩子哭個不止，便披了衣，走到十七嫂房門口，說道：「少奶，少奶，寶寶在哭呢！」

「曉得了，婆婆，寶寶在喫奶呢。」

直等到房裏十七嫂一邊拍着孩子，一邊念着：「寶寶，乖乖，別哭，別哭，貓來了，耗子來了，睡吧，睡吧。」念了千遍百遍，使孩子漸漸的無聲的睡去時，她方才復回到上房寬衣睡下。

「少奶，少奶，寶寶爲什麼又哭個不停呢？」她在睡夢中又聽見孩子哭，又披衣坐起

了。

十七嫂一邊撫拍得孩子更急，一邊高聲答道：「沒有什麽，寶寶正在喫奶呢，一會兒便好的。」

每夜是這樣的過去。四嬸是一天天的更關心寶寶的事，十七嫂是一天天的更憔悴了。當午夜，孩子哭個不了，十七嫂左拍，右撫，這樣騙，那樣哄，把奶頭塞在他嘴裏，把銅鈴給他玩，而他還是哭個不了時，她便在心底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說道「寃家，要磨折死了我！」而同時又怕婆婆聽見，起來探問，只好更耐心耐意的撫着，拍着，騙着，哄着。

母親是臉色焦黃，孩子也是焦黃而瘦小。已是百日以上的孩子了，還只是哭，從不見他笑過，從不見他高興的對着燈光望着，呀呀的喜叫着，如別的孩子一樣。

有一夜，寶寶直哭了一個整夜。十七嫂一夜未睡，四嬸也一夜未睡。他手脚亂動着，啼哭不止，摸摸頭上，是滾燙的發燒。四嬸道：「寶寶怕有病呢，明早叫小兒科來看看。」

小兒科第二天來了，開了一個方子，說道：「病不要緊的，只不要見風，喫了藥，明天就

會好些」。

藥香達於全屋。煎好了，把黑黑的水汁，倒在一個茶碗裏，等到溫和了，用了一把小茶匙，捏了孩子的鼻子，強灌進口。孩子哭着，掙扎着，四嬸又把他的手足把握住。黑汁流得孩子滿鼻孔，滿嘴邊。等到一碗藥喫完，孩子已是奄奄一息，疲倦無比，只是啼哭着。

來不及再去請小兒科來，而孩子的症候大變了。哭聲漸漸的低了，微細了，聲帶是啞了，小手小足無力的顫動着，一雙小眼光光的望着人，漸漸的翻成了白色，遂在他婆婆的臂上絕了呼吸。

十七嫂躲在牀上，帳門放下，在嗚嗚的哭着，四嬸也哭得很傷心。小衣服一件件穿得很整齊後，這個小小的屍體，便被裝入一個小小的紅色棺中。這小棺由一個襤褸的人，挾在臂下拿去，不知拋在什麽地方。整整的兩天，十七嫂不肯下牀喫飯，只在那裏幽鬱的哭着。她空虛着，十分的空虛着，彷彿失去了自己心腔中的肝腸，彷彿失去了一切的前途，一切的希望。她看見房裏遺留着的小鞋，小衣服，便又重新哭了起來，看見一頂新帽，做好了

他還未戴過一次的，便又觸動她的傷心。從前，他的哭聲，使她十分的厭惡，如今這哭聲彷彿還在耳中響着，而他的黃瘦的小臉已不再見了。他如今渴要聽聽他的哭聲，渴要抱着他如從前一樣的撫着，拍着，哄着，騙着，說道：「寶寶，乖乖，別哭，別哭！貓來了，耗子來了，睡吧，睡吧。」而她的懷抱中卻已空虛了，空虛了，小小的身體不再給她抱，給她撫拍了。有一夜，她半夜醒來，彷彿寶寶還在懷抱中，便叫道：「寶寶，乖乖，喫奶奶吧，別哭，別哭！」她照常的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撫拍着，而仔細的一看，手中抱的卻是一隻枕頭而非她的寶寶！她又低聲的哭了半夜。這樣的奪去她的心，奪去她的希望，奪去她的靈魂，還不如奪去她自己的身體好些！她覺得她自己的性命是很輕渺，不值得什麼。

四嬸也在上房裏哭着，而宏大的哭聲中還夾着不絕的罵聲：「寶寶呀，你的命好苦呀！活活的給你命硬的媽媽所尅死！寶寶呀，寶寶呀！」

而十七嫂的命硬，自尅了公公，又尅子後，已成了一個鐵案。人人這樣的說，人人冷面冷眼的望着她，彷彿她便是一個劊子手，一個謀殺者，既殺了父親，又殺了公公，又殺了自

己的孩子，連鄰居，連老媽子們也都這樣的斷定。她的臉色更焦黃了，眼邊的黑痣愈加黑得動人注意，而活溜溜的雙眼，一變而乾澀失神，終日茫然的望着牆角，望着天井，如有所思。而她在這個家庭裏的地位，乃等六嫂而下之。連小丫頭也敢頂沖她，和她鬬嘴。

她房裏是不再有四嬸的足跡。她不出來喫飯，也沒有人去請她，也沒有想到她，大家都只管自己的喫。還虧得李媽時常的記起，說道：「十七少奶呢？怎麽又不出來喫飯了？」

四嬸咕嚕的說道：「這樣命硬的人，還裝什麽腔！不喫便不喫罷了，誰理會到她不會一頓又不會餓死！」嚇得李媽不敢再多說。

她閒着無事，天天闖鄰居，而說的便是十七嫂的罪惡：「我們家裏不知幾世的倒楣，娶了這樣命硬的一個媳婦！尅了公公，又尅了兒子！」正如她一年前之逢人便告訴六嫂之好喫懶做，不敬婆婆一樣。

她還把當初做媒的媒婆，駡了一個半死。又深怪自己的疏忽魯莽，沒有好好的打聽清楚，就聘定了她！

十七哥是久不回家，信也十分的稀少。但偶然也寄了一點錢，給母親做家用，而對於十七嫂卻是一文也沒有，且信裏一句話也不提起她，彷彿家裏沒有這樣的一個媳婦在、着。

這一天，三伯的五哥由上海回來，特地跑來問候四嬸。四嬸向他問長問短，都是關於十七哥的事：近來身體怎樣？還有些小咳嗽麼？住的房子怎樣？喫得好不好？誰燒的飯菜？有在外面胡逛沒有？她很喜歡，還特地叫六嫂去下了一碗肉絲麵給五哥喫，十分的殷勤的看待他。

五哥喫着麵，無意的說道「十七弟近來不大閒逛了，因爲有了家眷，管得很嚴，……」

四嬸嚇得跳了起來，緊緊的問道：「有家眷了？幾時娶得小？」

五哥曉得自已說錯了話。臨行時，十七哥曾再三的叮囑他不要把這事告訴給家裏。然而這時他要改口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直說道：「是的，有家眷了，不是娶小，說明是兩頭大。他們倆很好的過活着。」

四嬸說不出的難過，連忙跑進久不踏進門的十七嫂房裏，說道：「少奶，少奶，福官在上海又娶了親了」只說了這一句話，便坐在窗前大桌邊，哭了起來。十七嫂怔了半天，然後伏在牀上哀哀的哭着。她空虛乾澀的心又引起了酸辛苦水。

四嬸道：「少奶，你的命眞苦呀！」剛說了這一句，又哭了。

十七嫂又有兩整天的躲在牀上，帳門放下，幽鬱的低哭着，飯也不肯下來喫。

她自公公死後，不曾開口笑過，自寶寶死後，終日的愁眉苦臉，連說話也不大高興。從這時起，她卻覺得自己的地位是更低下了，覺得自己眞是一個不足齒數的被遺棄了的苦命人，性命於她是很輕渺的，不値得什麼。於是她便連人也不大見，終日的躲在房裏，躲在牀上，帳門放下。房間裏是空虛虛的，冷漠漠的，似乎是一片無比黑暗的曠野。桌子，椅子，櫃子，牀下的衣盆，脚盆都還漆光亮亮的，一點也不曾陳舊，而他們的主人十七嫂卻完全變了一個人。短短的三年，她已經歷了一生，甜酸苦辣，無所不備的一生！

她是這樣的憔悴失容，當她乘了她三弟結婚的機會囘娘家時，她母親見了她，竟抱

了她哭起來！

牆角的蛛網還掛着。桃樹上正滿綴着紅花。階下的一列美人蕉也盛放着，紅色，黃色而帶着黑斑的大朵的花，正伸張了大口，向着燦爛的春光笑着。天井裏石子縫中的蒼苔，還依舊的蒼綠。花臺裏的芍藥也正怒發着紫芽。短短的三年中，家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天井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只有她卻變了，變了！

她板澀失神的眼，茫然的注視着黑醜的蜘蛛，在忙碌的一往一來的修補着破網。由街頭巷尾隨風飄來一聲半聲的簡單而熟悉的錚錚噹噹的三絃聲，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上，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

五叔春荆

祖母生了好幾個男孩子，父親最大，五叔春荆最小。四叔是生了不到幾個月便死的，我對他自然一點印象也沒有，家裏人也從不曾提起過他。二叔景止，三叔凌谷，在我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都曾給我以不少的好印象。三叔凌谷很早的便到北京讀書去了。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我九，十歲時，一個夏天，天井裏的一棵大榆樹正把綠蔭罩滿了半片磚鋪的空地，連客廳也碧陰陰有些涼意，而蟬聲在濃密的樹葉間，喫——喫——喫——不住的鳴着，似乎催人午睡。在這時，三叔凌谷由京中放暑假囘家了。他帶了什麽別的東西囘囘，我已不記得，我所記得的是，他經過上海時，曾特地爲我買了好幾本洋裝厚紙的練習簿，一打鉛筆，許多本紅皮面綠皮面的教科書。大約他記得家中的我，是應該讀這些書的時候了。這些書裏都有許多美麗的圖，僅那紅的綠的皮面已足夠引動我的喜悅了。你們

猜猜，我從正式的從師開蒙起，讀的都是乾乾燥燥的莫測高深的三字經，千字文，大學，中庸，論語，那印刷是又粗又劣，那紙張是粗黃難看，如今卻見那些光光的白紙上，印上了整潔的字跡，而且每一頁或每二頁便有一幅未之前見的圖畫，畫着堯，舜，武王，周公，劉邦，項羽的是歷史教科書；畫着人身的形狀，骨骼的構造，肺臟，心臟的位置的是生理衛生教科書；畫着上海，北京的風景，山海關，萬里長城的畫片，中國二十二省的如秋海棠葉子似的全圖的是地理教科書；畫着馬呀，羊呀，牛呀，芙蓉花呀，青蛙呀的是動植物教科書。呵，這許多有趣的書，這許多有趣的圖，眞使我應接不暇！我也曾聽見堯，舜，周公的名字，卻不曉得他們是那樣的一個神氣；我也知道上海，萬里長城，而上海與萬里長城的眞實印象，見了這些畫後方才有些清楚。祖父回來了，我連忙拿書到他跟前，指點給他看，這是堯，這是周公。呵，在這個夏天裏，我不知怎樣的竟成了一個勤讀的孩子，天天捧了這些書請教三叔，請教祖父，似欲窺那這些書中的祕密，這些圖中的意義，我的有限的已認識的字，眞不夠應用，然而在這個夏天裏我的字彙卻增加得很快。第一次使我與廣大外面世界接觸的，

第一次使我有了科學的常識，知道了大自然的一斑一點的內容的，便是三叔給我的這些紅皮面綠皮面的教科書。三叔使我燃起無限量的好奇心了！這事我很淸楚的記得，我永不能忘記。他還和祖父商量着，要在暑假後，送我進學堂。而他給我的一打鉛筆，幾本簿子，在我也是未之前見的。我所見的是烏黑的墨，是柔輭的烏黑的毛筆，是墨磨得淡了些，寫下去便要暈開去的毛邊紙連史紙；如今這些筆，這些紙，卻不用磨墨便可以寫字了，不必再把手上嘴邊，弄得烏黑的，要被母親拉過去一邊說着，一邊強用毛巾把墨漬擦去。而且我還偸偸的在簿子裏撕下一二張那又白又光的厚紙下來，強着秋香替我摺了一兩隻紙船，浮在水缸面上，居然可以浮着不沈下去，不比那些毛邊紙做的紙船，一放上水面，便溼透的，便散開了。呵，這個夏天，眞是一個奇異的夏天，我居然不再出去和街上的孩子們「擲錢」了，居然不再和姊妹以及秋香們賭彈「柿瓢子」了。我亂翻着這些教科書，我用鉛筆亂畫着，我彷彿已把全個世界的學問都握在手裏了。三叔後來還幫助我不少，一直幫助我到大學畢業，能夠自立爲止，然而使我最不能忘記的，卻是這一個夏天的這些

神奇的贈品。

二叔景止也不常在家。他常常在外面跑。他的希望很大，他想成一個實業家。他曾買了許多的原料，在自己家裏用了好幾個大鍋，製造肥皂，居然一塊一塊造成了，卻一塊也賣不出去，沒有一個人相信他所造的肥皂，他們相信的是「日光皂」來路貨，經用而且能洗得東西乾淨。於是二叔景止便把這些微黃的方塊的都分送了親戚朋友，而白虧折一大筆本錢。他又想製造新式皮箱，雇了好幾個工匠，買了許多張牛皮，許多的木板，終日的在鋸着，敲着，釘着，皮箱居然造成了幾隻，卻又是沒有一個人來領教，他們要的是舊式的笨重的板箱或皮箱，不要這些新式的。他只好送了幾隻給兄弟們，自己留下兩隻帶了出門，而停止了這個實業的企圖。他還曾自己造了一隻新的舢板船，油漆得很講究，還燃點了明亮亮的兩盞上海帶來的保險掛燈。這使全城的人都紛紛的議論着，且紛紛的來探望着。他曾領我去坐過幾次這個船。我至今，彷彿還覺得生平沒有坐過那末舒服而且漂亮的船。這船在狹小的河道裏，浮着，駛着，簡直如一隻皇后坐的畫舫。然而不久，他又覺

得厭倦了，便把船上的保險掛燈，方桌子，布幔，都搬取到家裏來，而聽任這個空空的船殼，繫在岸邊柳樹幹上。而他自己又出外漂流去了。他出外了好幾年，一封信也沒有，一個錢也不寄回來，突然的又回來了。又在計劃着一個不能成功的企圖。在我幼年，在我少年，二叔在我印象中眞是又神奇，又偉大的一個人物，一個無所不能的人物。他不大理會我，雖然我常常在他身邊詫異的望着他在工作。我有時也曾拾取了他所棄去的餘材，來做着他做這些神奇的東西；當然不過兒戲而已，卻也往往使我離開童年的惡戲而專心做這些可笑的工作；譬如我也在做很小的小木箱皮箱之類。

然而最使我紀念着的，還是五叔春荆。

三叔常在學校裏，兩年三年才回家一次，二叔則常飄流在外，算不定他什麽時候回來，於是家裏便只有五叔春荆在着。父親也是常在外面就事，不大來家的。

說來可怪，我對於五叔的印象，實在有些想不起來了，然而他卻是我一個最在心中紀念着的人物。這個紀念，祖母至今還常時嘆息的把我挑動。當五叔夭死時，我還不到七

歲，自然到了現在，已記不得他是如何的一個樣子了，然而祖母卻時時的對我提起他。她每每微嘆的說道：

「你五叔是如何的疼愛你，今天是他的生忌，你應該多對他叩幾個頭。」這時祖先的神廚前的桌上，是點了一雙紅燭，香爐裏插了三支香，放了幾雙筷子，幾個酒杯，還有五大盤熱菜。於是她又說起五叔的故事來。她說，五叔是幾個叔父中最孝順，最聽話的；三叔常常挨打；二叔更不用說，只有他，從小起，便不曾給她打過罵過。他是溫溫和和的，對什麼人都和氣，讀書又用功。常常的幾個哥哥都出去玩去了，而他還獨坐在書房裏看書，一定要等到天黑了，她在窗外叫道：「不要讀了罷，天黑了，眼睛要壞了呢！」他方才肯放下書本，走出微明的天井裏散散步。二叔有時還打丫頭；三叔也偶有生氣的時候；只有五叔是從沒有對丫頭，對老媽子，對當差的，說過一句粗重的話的，他對他們，也都是一副笑笑的臉兒。「當他死時，」祖母道：「家裏那一個人不傷心，連小丫頭也落淚了，連你的奶娘也心裏難過了好幾天。」這時，她又回憶起這傷心的情景來了，她默默的不言了一會，沈着

臉，似乎心裏很悽楚。她道：「想不到你五叔這樣好的一個人，會死的那末早！」

當我從學堂裏放夜學回家，第二天的功課已預備完了時，每到祖母的煙鋪上坐着，看着她慢慢的燒着烟泡，看着她嗤，嗤，嗤，的吸着煙。她是最喜歡我在這時陪伴着她的。在這時，在煙與半酣時，她有了一點感觸，又每對我說起五叔的事來。有一天，我在學堂裏考了一次甲等前五名，把校長的獎品一本有圖的故事集，帶了回家。這一夜，坐在煙鋪上時，便把牠翻來開看。祖母道：「要是你五叔還在，見了你得了這本書，他將怎樣的喜歡呢？唉，你不曉得你五叔當初怎樣的疼愛你！你現在大約已經都不記得了罷？你五叔常常把你抱着，在天井裏打圈子，他抱得又穩又有姿勢。有一次，你二叔曾喜喜歡歡的從奶娘懷抱裏，把你接了過來抱着。他一個不小心，竟把你摔墮地板上了，這使全家都十分的驚惶。你二叔從此不抱你。而你五叔就從沒有這樣的不小心，他沒有摔過你一次。你那時也很喜歡他呢。見了你五叔走來，便從奶娘的身上，伸出一雙小小的又肥又白的手來——那時，你還是很肥胖呢，沒有現在的瘦——叫道：『五叔，抱，抱！』你五叔便接了你過來抱着。你

在他懷抱裏從不曾哭過。我們都說他比奶娘還會哄騙孩子呢。當你哭着不肯止息時，他來了，把你抱接過去了，而你便見笑靨。全家都說，你和你五叔緣分特別的好，像你二叔，他未抱你上手，你便先哭起來了。唉，可惜你五叔死得太早！」

她又說起，五叔的身上常被我撒了尿。他正抱了我在廳上散步，忽然身上覺得有一陣熱氣，那便是我撒尿在他身上了。那時，我還不到一歲，自然不會說要撒尿。他一點也不憎厭的，先把我交還了奶娘，然後到自己房裏，另換一身的衣服。奶娘道：「五叔叔，不要再抱他了，撒了一身的尿。」然而他還是抱，還是又穩重又有姿勢的抱着。我現在已想像不出那時在他懷抱中是如何的舒服安適，然而我每見了一個孩子睡在他的搖籃車裏，給他母親或奶媽推着向公園綠蔭底下放着時，我每想，我少時在五叔懷抱中時一定比這個孩子還舒服安適。有一次，他抱了我坐在他膝上，翻一本有圖的書指點給我看。我的小手指正在亂點着，亂舞着，嘴裏正在呀呀的叫着時，忽然內急，撒了許多屎出來，而屎布又沒有包好，於是他的一件新的藍布長衫上又染滿了黃屎。奶娘連忙跑了過來，把我抱開，

說道：「又撒了你五叔叔一身的屎！下次眞不該再抱你玩了！」而他還是一點也不惜麽，還是常常的抱我。

祖母又說起，家裏的雜事，沒人管，要不虧五叔在家，她眞是麻煩不了。一切記帳，吩咐底下人買什麽什麽，都是五叔經管的；而他還要讀書，常常讀到天色黑了，快點燈了，還不肯停止。她又說起，我少時出天花，要不虧五叔的熱心，忙着請醫生，親自去取藥，到菩薩面前去燒香許願，眞沒有那末快好。她說道：「你出天花時，你五叔眞是着急，天天爲你忙着，書也無心念了，請醫生，取藥，還要煎藥，他也親自動手。一直等到你的病好了，他方才放心。你現在都不記得了罷！」

眞的，我如今是再也回想不起五叔的面貌和態度了，然而祖母的屢次的敍述，卻使我依稀認識了一位和藹無比，溫柔敦厚的叔父。不知怎樣，這位不大認識的叔父，卻時時繫住了我的心，成爲我心中最憶念的人之一。

五叔寫得一手好楷書；我曾見過他鈔錄的幾大册古文，還見到一册他自己做的試

帖詩，那些字體，個個都工整異常，眞是一筆不苟，一畫不亂。我沒有看見過那末樣細心而有恆的人。祖母說，他的記帳也是這個樣子的，慢慢的一筆筆的用工楷寫下來。大約他生平沒有寫過一個潦草的字，也沒有做過一件潦草的事。

祖母曾把他所以病死的原因，很詳細的告訴過我們，而且不止告訴過一次。她悽楚的述說着，我們也黯然的靜聽着。夜間悄悄無聲，連一根針落地的響聲都可以聽得見，而如豆的煙燈，在牀上放着微光，如豆的油燈，在桌上放着微光。房裏是朦朧的如被罩在一層陰影之下。這樣悽楚的故事，在這樣悽楚的境地裏述說着，由一位白髮蕭蕭的老人家，顫聲的述說着，啊，這還不夠悽涼麼？彷彿房間是陰慘慘的，彷彿這位溫柔敦厚的五叔是隨了祖母的述時而漸漸的重現於朦朧的燈光之下。

下面是祖母的話。

祖母每過了幾年，總要回到故鄉游玩一次。那時，輪船還沒有呢。由浙江回到我們的故鄉福建，只有兩條路程。一條是水路，因「閩船」運貨回家之便而附搭歸去；一條是旱

道，越仙霞嶺而南。祖母不願意走水路，總是沿了這條旱道走。她叫了幾乘轎子，自己坐了一乘，五叔坐了一乘——大概總是五叔跟護着她回去的時候爲多——日子又可縮短，又比閩船舒服些。有一次，她又是這樣的回去了。仍舊是五叔跟隨着她在家裏住了幾個月。恰好我們的祖姨——祖母的最小的妹妹——新死了丈夫，心裏鬱鬱不快。祖母怕她生出病來，便勸她一同出來，搬到我們家裏來同住。她夫家是一個近房的親戚都沒有，她自己又不曾生養過一個孩子，在家鄉是異常的孤寂。於是她躊躇了幾時，便也同意於祖母的提議，決定把所有的家產都搬出來。她把房子賣掉，重笨的器具貿掉，然隨身帶着的還有好幾十隻皮箱。這樣多的行李，當然不能由旱路走。便專僱了一隻閩船。她因爲船上很清淨，且怕旱路辛苦，便決意坐了船。祖母則仍舊由旱路走。有五老爹伴侶着她同走。五叔則和幾個老家人護送了祖姨，由水路走。船上一個雜客也沒有，一點貨物也沒有。頭幾天很順風，走得又快，在船上的人都很高興。祖姨道：「這一趟出來，遇到這樣好風，運道不壞。也許要比走旱路的倒先到家呢。」海浪微微的撫拍着船身，海風微微的吹拂着，天上

的雲片，如輕絮似的，微微的平貼於晴空。水手高興得唱起歌來。沿船都是小小的孤島，荒蕪而無居民。有時還可遇見幾隻打漁的船。這樣順利的走出了福建省境，直向北走，已經走到玉環廳的轄境了，不到幾天便可到目的地了。突然，有一天，風色大變，海水洶湧着，船身顛簸不定，側左側右。祖姨趟在牀上起不來，五叔也很覺得頭暈。天空是陰冥冥的，似乎要由上面一直傾落下來，和洶湧的海水合而為一，而把這隻客船捲吞在當中了。水手個個都忙得忘記了喫飯。他們想找一個好海灣去躲避這場風浪，又怕遇到了礁石，又不敢離岸過遠。這樣的飄泊了一天兩天。天天氣漸漸的好了，又看見一大片藍藍的天空，又看見輝煌的太陽光了。船上的人，如從死神嘴裏又逃了出來一樣。正水舒適的做飯喫，正在扯滿了蓬預備迎風疾行時，忽然船底澎的一聲，船身大震了一下，桌上的碗和瓶子都跌在船板上碎了。人人臉如土色，知道是觸礁了。祖姨臉色更白得死人般的，只道：「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五叔也一籌莫展。船上老大進艙來說了，說這船已壞，不能再走了，好在離岸很近，大家坐舢板上岸，由旱路走罷。船擱淺在礁上，一時不會沈下去，行李皮箱等上岸後

再打發人再取罷。祖姨只得帶了些重要的細軟，和五叔，老家人們都上了舢板。這岸邊沙灘上水很淺，舢板還不能靠岸。於是所有的人，都只好涉水而趨岸。五叔把長衫捲了起來，脫了鞋襪，在水中走着，還負着祖姨一同上岸。遇了這場大險幸虧人一個都沒有傷。祖姨全副財產，都在船上，上了岸後，非常的不放心，她迫着五叔去找當地的土人代運行李下船。然而這些行李已不必她費心顧慮到。沿岸的土人，一得到有船擱礁的消息，便個個人都乘了小舢板，到了大船邊。上了船，見了東西就搬，搬到小舢板不能載爲止。有的簡直去了又來，來了又去，連運了三四次。大船上的水手們早已走了，誰管得到這些行李等到五叔找到搬運的人，叫了幾隻舢板，一同到大船上時，已經來遲了一步，幾十隻皮箱，連十幾張椅子，幾張細巧的桌子，茶儿等等，還有許多廚房裏的用具，都已爲他們收拾得一個乾淨了，賸下的是一隻空洞洞的大船。祖姨氣得幾乎暈了過去，她的性命雖然保全，她的全部財產卻是一絲一毫也不賸了。她的微蹙的眉頭，益發緊緊的鎖着。她從此永無開顏喜笑之時了。五叔先從旱路送了祖姨到家中，留下兩個老家人在催促當地官廳迫土民吐

還祖姨的皮箱。然而已入虎口的小羊，那裏還能希望有餘肉呢。經了五叔自己的屢次來催索，經了祖父的托人，當地官廳總算捉了幾個土民來追索，也居然追出了三四隻皮箱。然而還是全鄉的人民的公同罪案，誰能把一鄉的人民都捉了來呢？於是這個案子，一個月，一個月，一年，半年的拖延下去，而祖姨的財產益無追回的希望了。

爲了這件事，祖母十分的難過，覺得很對祖姨不住。現在祖姨是更不能回家了。只好緊鎖着雙眉，在我們家裏做客。不到兩年，便鬱鬱的很可憐的死去了。而比她先死的還有五叔。

五叔身體本來很細弱，自涉水上岸之後，便覺得不大舒服，時時的夜間發熱，但他怕祖母擔心，一句話也不敢說。沒有人知道他有病。後來，又疊次的帶病出去，爲祖姨的事而奔走各處。病、一天天的深，以至於臥牀不能起。祖母祖父忙着請醫生給他診看，然而這病已是一個不治的症候了。於是到了一個月後，他便離開這個世界了。他到臨死時，還是溫厚而穩靜的，神智也很清楚。除了對父母說，自己病不能好，辜負了養育的深恩而不能報，

勸他們不要爲他悲愁的話外，一句別的吩咐也沒有。他如最快活的人似的，平安而鎮定的死去。祖母至今每說起五叔死時的情形，還非常的難過。她生平經過的苦楚與悲戚也不在少數了：祖父的死，大姑母的死，二叔的死，父親的死，乃至剛生幾個月的四叔的死，都使她異常的傷心，然而最給她以難堪的悲楚的，還以五叔的死爲第一！在她一生中沒有比五叔的死損失更大了！她盤盤的哭了好幾天。到了一年兩年後，想起來還是哭；到了如今，已經二十多年了，說起來還是黯然的悲傷。她見了五叔安靜的躺在牀上，微微的斷了最後的一口呼吸時，她的心碎了，碎成片片了！她從此開始有了幾根白髮，她從此才吸上了鴉片！

祖母常常如夢的說道：「要是五叔還在，如今一定已娶了親，且已生了孩子了！且孩子一定是已經很大了！」她每逢和幾個媳婦生氣時，便又如夢的嘆道：「要是五五還在，娶了劉小姐，怎麽會使我生氣呢！」她還常常的把她所看定的一房好媳婦，五五的假定的媳婦劉小姐提起來，她道：「這樣又有本事，又好看，又溫和忠厚的，又孝順的媳婦，可惜

我家沒福娶了她過來！不知她現在嫁給了誰家？一定已有了好幾個孩子了。」

她時時想替五叔過繼了一個孩子，然而父親只生了我一個男孩子，幾個叔叔都還未有孩子；她只好把我的大妹妹，當作一個假定的五叔的繼子，俾能在靈牌上寫着：「男○○恭立」且在五叔生忌死忌時，有一個上香叩頭的人。每當大妹妹叩完了頭立起來後，祖母一定還要叫道：「一官，快過來也叩幾個頭，你五叔當初是多少疼愛你呢！」

前幾年，我和三叔同歸到故鄉掃墓時，祖母還曾再三的吩咐我們，「要在五五墓前多燒化一點錫箔。看看他的墓頂墓石還完好否？要是壞了，一定要修理修理。」

我們立在蔭沈沈的松柏林下，看見面前是一堆突出地上的圓形墓，墓頂已經有裂痕了，裂痕中青青的一叢綠草怒發着如劍的細葉。墓石上的字已為風雨所磨損，但還依稀的認得出是「亡兒春荊之墓」幾個大字。「墓客」指道：「這便是五少爺的墓。」我黯然的站在那裏。夕陽淡淡的照在松林的頂上，烏鴉呀呀的由這株樹飛到那枝樹上去。

山中是無比的寂靜。

十六，八，十三，寫於巴黎。

病室

外面是無邊的黑暗，天上半顆星兒都沒有，北風虎虎的吹着，伸出簷外的火爐的煙通，被吹得嗚嗚作響。屋內秋迋，仲宣，亦公和子通，圍爐而坐。爐火微紅，薄酒半酣，花生的硬殼拋了一地，而他們的談興正濃。

秋迋似有所感的輕歎了一口氣，說：「人生是不可測的……今天晚上，是四個人圍爐而坐，是喝着薄酒，喫着花生米，是高高興興的酣談着。但誰曉得明天的事。也許我病了：也許你又遇到什麼了。像亦公後天就要往南邊去，今夜此樂，豈可再乎，人生是不可測的……前途黑漆漆……誰看得見。……」

子通舉了盛酒的茶杯說：「今朝有酒今朝醉。儘說這些掃興的話做什麼！乾一杯，秋迋！」

亦公也說：「秋迂要罰乾一杯！此地只宜談風月，說什麽渺茫而遼遠的人生，人生！」他也舉起了他的茶杯。

秋迂神情不屬的，並不答理他們，似乎沈入深思。

爐邊的伴侶，一時都沈靜而敗興。

寡言的仲宣問道：「秋迂，你在想什麽？」

「我正想到一個人的事，覺得人生眞是渺茫，眞是不可測之極了！」

子通盛氣的說道：「人生有什麽不可測的。我們向前走，我們自己的前途，明顯的展開在那裏。種什麽子便開什麽花，一點也不會錯。有什麽不可測的，高的，遠的，深的，我們都不必問，我們只切切實實的生活着，努力着好了。如走山上嶺一樣，走了一段，似乎山頂就在面前，卻還要再走一段，再走一段，再走一段。這樣一段段向前走的精神，把人生弄得光明了，燦爛了。走路，只要走路，便是人生，便是幸福。空想者是最苦惱的人，憂天墮的杞人是絕頂的傻子，聰明人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便是不斷的向前走着。……」

秋迂擋住他再說下去，笑道：「你的話不差，但這樣冠冕堂皇的理論，須得到公共講臺上講去。我所感觸的卻是事實的詔示。譬如疾病……」

子通又搶着說了：「就譬如疾病吧，雖說『生老病死』是人生四大苦，但就有人在疾病中得幸福的。你如果有了愛人，而你病了。沈寂的病室裏，一縷金黃的日光射在地上。時鐘的嗒的嗒的響着，這其間你的愛人帶了含苞的鮮花，以及醫生所允許而你愛喫的食物來了。她雙眉微蹙着，如薄霧裏的春山，更顯得美麗可愛；她坐在你的牀沿，——如果你不病，她決不會坐在你的牀沿的——她低聲的安慰着你，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報告些無關緊要的消息，讀些輕妙的詩篇。她竟會這樣坐在你的牀沿大半天。——如果你不病，她決不會留得這末久的。——她心裏是泛溢着愛的輕愁，你心裏是泛溢着愛的愉悅。愛神站在你枕頭上微笑着，她送來的花朵站在牀邊小桌上的膽瓶裏也微笑着。她走了，你心裏還泛溢着愉悅，你臉上還泛溢着微笑。這不是『偶然小病亦神仙』麼？如果你沒有愛人，那末，年少美貌的看護婦……」

亦公笑道：「好了，子通他自己在畫招供呢，你們聽聽看。」

秋迂道：「別再打岔了，我的話還一句沒說呢，我說的也正是愛神，也正是疾病，卻不是一個微笑的故事，如子通所說的。這個故事裏的主人翁可憐沒有子通那末好的幸福，他爲了他的病，……唉！我不忍說他！」

亦公道：「你說吧，不准子通再來插嘴，他再來多話，等我來封閉他的小嘴！」

子通對他白白眼。

秋迂嘆道：「說起這個故事裏的主人翁呢，想你們幾位都也認識的。他便是蘋澗。」

子通道：「自從五年前分別後，我沒有再見過他。聽說他近來住在上海，生着肺病。現在怎樣了？」

亦公道：「我去年經過上海時，還曾見過他一面。他事情很忙，身子很瘦弱，還時時乾咳着。」

秋迂道：「現在他的病更深了。上個月我在上海時，曾到他家裏去過幾次。臨行時，還

到他家裏去告別，他躺在牀上，握着我的手說道：『秋玨，再見。你下次南來時，決不會再見到我了。我自己想想，大約不會再見兩三度月圓了。』他隨又嘆道：『苦生不如善死！這無用的軀殼多見幾次日出月落又何必！見到北京諸友，煩告訴他們說，蘋澗是不能再見他們了！』他桌上還放着我們幾個人在西山珞瓔岩下拍的照片。他回頭見到這張照片，不禁悽楚的長吟道：『當時年少春衫薄……』我的眼眶裏幾乎盛滿了熱淚，我那忍立刻離開了他。我眞想不到我們豪氣蓋世的蘋澗，竟落得這樣悽慘的下場！」

秋玨的聲音有些顫抖了，眼眶邊有幾點淚珠，在燈光下熠耀着，爐中新添了煤，火光熊熊的。戶外北風似乎急了，鉛皮的煙通，不住的嗚嗚的響着。

「現在離了他又有一個多月了，那曉得他還在人間吐吸着那一絲半縷的氣呢，還是已經安眠在綠草黃泥之下了。我那時眞不忍離開他；多躭擱一刻就是一刻不會再有的時光。我們要說千萬句話，而都格在心頭，格在喉頭，一句也說不出。我們默默的相對。我不忍正視蘋澗的臉。你們想，他在北京時是多末瀟灑清秀的一個少年。臉色是薄薄的現

着紅潤，濃黑的柔髮，一小半披拂在額前。暮春時節，他穿了湖色的綢衫，在北河沿高柳下散步，微風把他的衣衫拂拂的吹起，水影裏是一個丰度絕世的蘋潤。他的朗朗如銀鈴的聲音，那一次不曾吸住了朋友們的聽聞，不曾難倒了反對方面的意見。他的理解力，辨非的才幹，又那一件不超越過我們。子通，你的事，要不斷他替你設計，替你劃策，替你奔走，你那裏會享到現在的豔福，子通，恕我不客氣的這樣說。——而今呢？相隔不到五六年，他完全換了一個人了；青春的氣慨不再有了，美秀的容顏消失了，翩翩的風度滅絕了。如今與其說他是『人』不如說他是一具活骸。走一兩步路都要人扶挾，雙腿比周歲的孩子還軟弱，說話是不上三五句便要狂咳。臉呢，我不忍形容，比乾枯的骷髏只多了一層皮，只多了一雙失神的大眼，兩排的牙齒是嶄嶄的露着。他那雙手，也瘦得如在X光底下照出的，握住他，如握住了幾根細木。唉，當年的蘋潤，如今的蘋潤，人生是可測的麼？我不忍正視他的臉，我避開他，在他屋裏四望着。屋裏是比前一次我來這裏時更混亂齷齪了。牀前的痰盂，盛着他一絲絲的帶血的痰塊的，有好幾天不曾拿出去換水了。桌上的瓶花，乾枯、如同牀

上的主人已有幾瓣變了色的花瓣落在桌上也沒有人來收拾了去畫片上桌上窗戶玻璃上，滿是灰塵。地上廢紙，瓶塞亂拋着。牀上的被窩，顯見有好幾天不曾整理過。幾張桌子上都散亂無序的放着藥水瓶，報紙，雜誌，詩集，小說，還有咬賸半塊的蘋果，喫賸了半支的香煙頭。靠近房門邊，又放着一張小的單人牀，那是他夫人睡的，被褥也散亂的放着，沒有摺疊起。

『你的夫人呢？』我不覺順口問他。

『還不是又出門去了！』他說着，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她那一天曾在家裏留着過。總是早出晚歸，拋我一個人在牀上。飯是老媽子燒好了端來放在桌上，也不管我喫不喫，也不問我要喫什麼，』說到這裏，一陣急咳把他的話打斷了。至少咳了兩三分鐘，臉上漲得通紅；慢慢的喝了我遞給他的一杯水，方才復原。倒藥水也要自己做，要水要茶，喊了半天還沒有人來。房裏沈寂如墟墓。你看我還有一口氣，其實是已死的屍體，被放在這空闊的『棺室』裏。『倚着枕，看見日光由東牆移到地板上，再移到西牆；看見窗外那株樹的

陰影，長長的照在天井裏，漸漸的短了，又漸漸的長了。看見黑貓懶懶的睡在窗口負暄；走了，又來，黃昏時，又走了。那牆上的掛鐘，已經停了三天了，也沒有人去開……』又是一陣狂咳迫着他，停止了他的話。

「我後悔不該問了他那句話致引動他的憤慨。我只得又倒了半杯水給他喝，勸他道：『不要多說話了，多說話是於你有害的，息息吧。』

「他說：『不，謝謝你。我已看得很清楚我的運命了；死神的雙翼，已拍拍的在半空中飛着，他的陰影半已罩在我的臉上。不在這還能說話時對好友多說幾句，再也沒有時候可說了，而况你明天就要走了，現在是最後一次聽見我的話聲了。……』

「外面有人敲大門。接着便聽見女人的口音問道：「黃媽，有客人在房裏麽？」她隨即進了房門。這便是他的夫人紫涵。把她和蘋澗一比較，是可驚異的差歧：一個是充滿了生氣，雖然雙眉緊蹙着，臉上現出幾分憔悴的樣子，而掩不住她的活潑，靈動，和血氣的完足；一個是，剛才已經說過了，與其說他是『人』不如說他是一具『活屍』，只賸了奄奄

一息。她坐在牀沿，和我敷衍了幾句後，便低了頭，沈默着。

「房裏寂如墟墓，暮色隱約的籠罩上來，我便立起來說道：『太晚了，不坐了。蘋潤，好好的保重自己！再見，再見！』握了握他伸出的小手，輕輕的。他悽聲的說道：『再見，恕不能起來送你。』

「我心裏沈沈的，重重的，似沈入無底的深淵，又似被千萬石的鉛塊壓住，說不出的難過。這悽楚的情緒，直把我送到北京，還未完全消失。」

亦公道：「他們倆不是前年冬天在上海開始同居的麼？我還記得他們倆剛剛同居時是如何的快樂。每個星期日的午後，蘋潤總和她同遊環龍花園；如一對雙飛的蛺蝶似的，在園中並肩緊靠着走，並肩緊靠着坐在水邊，甜蜜蜜的低語着。春天似乎泛溢在他們倆的臉上，春光幾乎爲他們倆占盡。垂柳倒映在池面，他們倆也倒映在池面。並坐着，低語着，手互握着。不知羨煞了幾何走過這一對鴛鴦面前的男女。不料結局卻是如此，眞是想不到的。」

仲宣道：「愛情比蛺蝶還輕，飛到東又飛到西，這是常事。」

秋迂嘆道：「也不能怪紫涵，我們要設身處地替她想。一個將死的病人，一間沈寂如墟墓的病室，能把一個活潑，靈動，血氣完足的青年女子終天關閉，拘留在那裏麽？我初到上海，第一次去看蘋澗時，他已經病得不輕了，但還沒有睡倒在牀。他終日坐在廊前晒太陽，看看輕鬆的小說和詩歌。紫涵也終日陪伴着他坐着。時時忙着替他拿藥水，拿報紙，拿書，拿茶，拿痰盂。他的癖氣卻一天天的隨了身體而變壞。動不動便生氣，一點小事不對，便不留情的叱罵她。茶太冷了，書拿得不對了，牛奶沸得太慢了，件件事都罵她，彷彿一切事都是她有意和他爲難。而罵了幾句後，便猝咳不已。

『我病得這樣了，你還使我生氣。恨不得叫我早一天死，你才好早一天再嫁別人！』

像這樣的話也常常罵着。有一天，紫涵偷空跑到我家裏，向內子告訴了大半天，幾乎是連哭帶說的，不知她心裏是如何寃苦，憂悶，悲傷。她道：『爲了他，我什麽苦都肯喫。我見他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恨不得把我的肌肉割補給他。我一天到晚侍候着他，而他總沒有好臉

對我，不是罵，便是叱，而且什麼重話都罵得出口。我從孩子時候起，活了二十多歲，那曾受過這樣的罵，那曾喫過這樣的苦！我爲了他是病着，一句話也不敢回答。有苦只好向自己腹裏吞，有寃屈只好背地裏自己流淚悲傷。爲了他的病，我幾曾安舒過一天，安睡過一夜。我向來不信佛，不信神；而今是許願，求籤，什麼事都來。我願冥冥中的大神早一天賜給我死，而把我的餘年給了他。我的苦喫夠了。人生的辣味也嘗夠了，眞不如死了好！而他這幾天來，更無時無刻不和我生氣。醫生戒他不要多說話，他卻終日駡人，罵了便要咳嗽，這病那裏會好！還不如我避了他，使他少生些氣好。』她更曼長的嘆了口氣，如夢的說道：『過去的美境，過去的戀感，如今遼遠了，遼遠了。未結婚時，他是如何的殷勤，我要什麼，半句話還沒有說完他連忙去代我拿來了；結婚後，他是如何的溫存，只有我嗔他埋寃他的份子，他那裏有對我回說半句重話。而今這幸福已飛去了，遼遠的遼遠的飛去了，不再飛來了。只當是做了一場美夢，可惜這美夢太短了，太短了！』她愈說愈難過。回憶勾起她萬種的愁恨，不禁伏在桌上嗚咽的泣着。良久，良久，才擡起了頭，說道：『這樣的生，不如死好！』淚

珠一串串的掛滿了她的臉，內子只有陪着她嘆息，一句勸慰的話都說不出。

「後來，聽見內子說，蘋澗是一天一天的生氣時候更多了。紫涵爲了免他見面便動氣之故，只好白天避開了他。我第三次去看蘋澗時，紫涵果不在家裏。他獨自睡在牀上。房間裏是如此的陰慘，沈寂，似乎只有盤伏在窗口負暄的黑貓是唯一的生物。這裏的時間，一刻一秒似乎有一年一月的長久。我不知沈浸在病海中的蘋澗將如何度到過去這些悠永沈悶的時間。他也叨叨囉囉的告訴我許多關於紫涵的話，而最使他切齒的便是她天天出外，太陽沒有晒進屋便走了，太陽已將落山還未歸來，拋他一個人在家，獨自在病海中掙扎着。他微吟道：『貧病故人疏，不如今是，貧病妻孥疏了。』他臉上浮着苦笑。

『對牆掛着一幅放大的他們倆的照片，背景是絲絲的垂柳，一塘的春水，他靠在她肩上，微笑着。在他們倆的臉上都可看出甜蜜的愛情和青春的愉樂是泛溢着。

「這是一個永不再來的美夢。」

秋迁悽然的不再說下去。屋裏的四個人悵然的相對無語。

爐火微紅，北風狂吼，伸出簷外的煙通被吹得嗚嗚的響着，外面是無邊的黑暗，一片片的白雪，正瑟瑟的飄下。屋瓦上，樹枝上已都罩了一層薄薄的白衣。

十六，八，二，巴黎。

元蔭嫂的墓前

二嬸全家由北京搬到上海來不到兩年，三哥元蔭的妻便得病死了。我常到二嬸家裏去，元蔭又是我們兄弟輩中和我最說得來的一個。但三嫂元蔭的妻，我在兩年來卻只見到三四面。她不大出來見人，終日的躲在房裏。她在我的印像裏只是一個臉色慘白，寡言少笑的少婦，身材和臉型都很清秀玲瓏而已，元蔭是一個忠厚不過的人，慣於受人欺負的。沒有一個朋友或兄弟，曾當他是一個同等的人的。他們一見了他不是明譏，便是暗嘲，幾乎當他是一個玩物，一種供人取笑的東西一樣。他從不生氣，也不回報，只是默默無言的置之不理。我是不會如此的取笑人的，有時反替他出了幾次氣，所以他對我的感情特別的好。有什麼事總來和我商量。他也譯寫些小說童話之類，譯完了總要拿來，很謙虛的要我校改指正。我拿了他的譯稿在仔細的看，他立在我旁邊，似乎很彷徨不安的把眼

光也隨了我的眼光而往下看。他的中文實在不能達意，把原文的意思也常常弄錯了。我不時把眼光釘注在幾行譯文上，他便知道這裏一定是說不大通了，便連忙低聲而忙亂的說道：「這個地方我也覺得不大對，請你改一改，改一改。」他的身材很矮，立在我身邊，眞如一個孩子一樣，而他的語音也眞如一個孩子，聲帶尖脆而發音迅快。他永遠是很忙亂的，眼又近視，走在車馬多的路上眞是很不相宜。他和他的妻似乎感情很好，從不曾吵嘴拍桌子的鬧過。自他的妻死後，他終日的哭喪着臉，走路也格外的遲鈍了，翻譯也有好久不曾拿來給我看了。他雖不曾對別人提起他對於妻的憶念，我們卻都知道他心裏是如何的悽楚難堪。

他的妻死後，便葬在郊外的公共墓場裏。他每個禮拜天上午，必定很遠很遠的由家跑到墓場裏，去看望他的妻的墓。這幾乎成了他的刻板的功課，他的風雨不移的程序。有一個禮拜天午後，我到二嬸那裏坐坐。雨絲如水簾似的掛在窗外，階前幾株小美人蕉的花和葉，幾乎爲重重的雨點所壓而墮下。元蔭全身是水的從大門外走進來。鞋子似已溼

透了，乾的地板給他的足一踏上，便明顯的現出一個個的足印

我道：「三哥那末下雨天氣到那裏去？又不帶傘？」

他母親很不高興的說道：「你猜還會到那裏去！還不是上墳去！去了一個上午了，到此刻纔回來，飯也沒喫，下雨也不知道，沒看見過那末大的人了，還是如此的癡心！」她轉頭望着他厲聲的說道：「家裏的飯早已喫過了，一家人怎能等你一個你自己到廚房裏告訴李媽，弄一碗炒飯，再弄一碗紫菜湯去喫。別的菜都已經沒有了。」

他默默無言的向廚房走去。他母親又教訓小孩子似的說道：「還不去把鞋襪換了？溼漉漉的泥足，把地板都弄髒了。」

我很爲這個「癡心」的三哥所感動。

有一個禮拜天，天氣很好，太陽光在地上，牆上，樹葉上跳躍着，小麻雀唧啾唧啾的在天井裏找尋食物，牆角一叢玫瑰花，新綻開了好幾朵，花瓣如火似的怒紅，又似向了朝陽微張着笑口。五姊久已約我在這幾個禮拜天裏，陪伴她到三伯墓上探望探望。前兩個禮

拜天是陰天，上個禮拜天又下雨，只有這個禮拜天卻是晴明的天氣。我便陪了五姊坐了馬車同去墓場。在墓場門外花鋪裏買了一大束三伯生前所喜的蜜黃色的玫瑰花，插在墓前的石瓶裏。好幾個禮拜沒有來，泥地上葱翠的小草，已長到足面以上了。五姊立在墓前，沈默的如有所思；我陪她站着，心裏也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悽楚；四望都是白石的墓碑和美麗的小石像在這樣的一小方的墓石下面便埋葬着一個活潑潑的青年，或一個龍鍾的老叟，或一個秀麗的姑娘，或一個肥胖聰明的孩子。照在太陽光下而烱烱發光的白楊樹的綠葉，迎風顫動着。什麼聲音都沒有。偶然有一二個穿着黑衣的少婦或老婦走過我們前面，那足步踏在砂泥路上，廓廓的作響，益顯出這裏的悽靜。我偶然擡起頭來，看見矮小的元蔭又站在離此數十步外的他的妻的墓前了。不知他什麼時候竟無聲無響的走進來。他默默的站在那裏，不知在想什麼，似乎除了前面的墓石墓碑外，再也看不見四周的別的人物。黃澄澄的太陽光射在他臉上，顯出他的不能形容的隱藏的殷憂。

「元蔭又來了，」我輕輕的對五姊說。

她道：「還不是每個禮拜天必定要來的。我們走吧，不必去照呼他了，省得打擾了他的思念。」

我們悄悄的打他身邊經過，他竟沒有看見。我在小路角上回頭望了望他，他還是默默的站在那裏。眼光凝注在他的妻的墓石上，似乎這樣的專誠的等候，竟可以使他的妻復活起來和他敍話一樣。

我出墓場大門時，對五姊說道：「像這樣的一個癡心男子也眞少見。至誠人一定是一個大傻子，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五姊雙手握住了馬車的小鐵桿，踏上了車，我也跟着上車了，對車夫道：「回去。」馬蹄的的，在綠蔭的靜路上飛跑着。五姊嘆了一口氣的說道：「可惜他的妻不値得他如此的思念；也許她竟不接受他的如此的思念呢。」

我心裏很疑惑，但知道這裏一定有一段故事在着，便要求五姊把他們的始末敍說出來。五姊道：「論理，人已死了，我們不應該再去說她。但這事，親戚中大都是知道的——

你，常在學校裏，親戚中的家事當然是不會曉得的——說說也不妨。這是人世間千萬個悲劇中的小小的一個，也許值得我們為之輕嘆一口氣的。我們也實在不能苛責她。

馬蹄有規律的一起一落，車子離開市還很遠呢。五姊便滔滔不絕的說着我們說的是鄉談，車夫不會懂得的。

下面都是五姊的話。

你見過元蔭的妻三嫂麼？你一定是在她到了上海後纔見到的。她在上海時候，已經是一個憔悴不堪的少婦了。他們家住北京的時候，我也在北京，那時她剛做新嫁娘不久，她的丰韻與你所見到的她，眞是全不相同呢。長圓的一張鴨蛋臉，眉目口鼻，都長得清秀玲瓏，說不出的可愛；雙頰上微微的從膚裏透泛出紅色來，襯着那嫩白的皮膚，眞是「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一雙水汪汪的黑眼，活現出一個聰明俐落的人來。一雙手潔白而美潤，如白玫瑰的花瓣。我頭一次見到她，便覺得親戚中再沒有一個比她美好的少婦了。但嫁了像元蔭那末的一個忠厚而委瑣的人物，我也不禁代她叫屈。她怎麼會嫁給元

蔭，元蔭怎麽會娶到這末美好的一個妻，那是一個神祕，我們永遠不會猜透的，也許便是月下老人在那裏作怪吧。她還會看書，寫淺近的字條信札。她的字當然不大好，但方整而有秀氣。她曾對我說，她很想進學堂去念書，但她父母總不答應，說，女孩兒不必進什麽學堂，不必念什麽書，只要認識幾個字，會寫寫信，記記帳便夠了。她很後悔，當時不曾爭執着要進學堂。如果進了學堂，也許可以自立了。

她待人是如此的和氣，從不曾說過一句重言粗語。元蔭得了這樣的一個妻，當然是癡心癡意的愛重她了。我們也看不出她對元蔭有怎麽不滿意，但也並不十分親熱，只是冷冷的，淡淡的。她很喜歡叉麻雀牌，親戚間有什麽喜慶宴會，在許多桌的牌桌之間，她總占了一個座位。她很靜定的很有工夫的打着牌。在家裏她不大開口說笑，只有在這樣的熱鬧場面上，她纔稱心稱意的有說有笑。她不大輸錢，有時，反嬴錢，總是嬴的多，輸的少。所以二嬸也不大干涉她的賭博。所以她竟能有牌必打，有招必到。她的「牌德」是很高尚的，大家都很愛和她一桌打牌。她不像別的賭手一樣，一輸了幾塊錢便要發火，埋怨東，埋

怨西，一有了幾牌不和，便要申申的罵牌，窮形盡相的着急不堪。她只是和和平平的不動聲色的摸牌，打牌，和牌。

便在這樣的牌桌上，她第一次遇見了容芬。容芬，你一定認識他的，他是二嬸的姪兒，一個人品很漂亮且很有本領的人，只是略略的覺得荒唐一點。他在家時常常好幾夜在外遊蕩着不回來。

（容芬，我和他是很熟悉的，想不到這故事竟與他有關。）

她那一天是到二嬸娘家裏去拜祝二嬸的大嫂的壽誕的。容芬離家很久，到他母親壽誕的前幾天纔趕回來祝壽。白天和黃昏，他在外招待男客很忙碌，竟沒有進上房來。到了午夜的時候，男客逐漸的散去了，上房的女客們也散去了一大半，只有幾個愛打牌的女客，還在那裏與高彩烈的打着牌。牌桌旁邊圍住了一大堆的旁觀者，還都是等車子的客人或家裏的人。容芬在這時由外面走了進來。他母親向他道：「外面的客人都散了麼？」他一面答道，「都散了，」一面擠進旁觀者的圈中，也在看着。他初見元蔭嫂，覺得是一個

生客，但顯然是爲她的清秀玲瓏的美貌所吸引住了。坐在她對面打着牌的是他的妻。他便走過去對他的妻道：「你打了一個整天了，也讓我打幾牌吧。」他的妻立起身來讓他，並對他說道：「這裏有一位客人，你不認識的。她是元蔭嫂，去年冬天纔過門的。」他對她點點頭，她也略立起來一下，微羞的低了頭，然後再坐下去。他們這樣的打着牌，漸漸的熟悉了，漸漸的說話了。他似乎打得非常的高興。他提議要打到天亮，整夜不睡。她說，不能打了，晚上已經太遲了，一定要囘去。坐在她上手的黃太太笑道：「還是新娘子的樣子，分離一夜也不肯！」她羞得不敢再多說話，臉上薄薄的加罩上一層紅暈，照在燈光下面，是說不出的秀媚。黃太太又道：「容哥是難得在家打牌的，憑着他打一夜也不要緊。」又對立在那裏旁觀的二嬸和元蔭道：「二嬸嬸先囘去吧，蔭哥也不用等了。新娘子今天晚上不囘去了。」元蔭訥訥的不能發一言，只有二嬸道：「不怕辛苦，打通夜也不要緊。」於是他們便這樣的一圈又一圈，一牌又一牌的打下去，直到了客人都散盡了，旁觀者都沒有了，連侍候的小丫頭和老媽子也各自去睡了，他們還在劈劈拍拍的打着牌，捧搓捧搓的洗

着牌，直到了天色微亮，隱隱的有雄雞高啼的聲音時纔散局，而老媽子已再起身燒茶打臉水侍候着他們了。

這是他們第一次的相見，誰也沒有起過什麼疑慮。他們究竟在這個第一次的長久的見面裏有沒有種上很深的印象，除了他們自己我們也不能曉得。但自此以後，容芬幾乎天天的上二嬸家裏去，總坐了很久很久纔去，還不時向二嬸吵着要湊「脚」打牌。當然，元蔭嫂在這樣的牌局裏是一個預定的必有的一「脚」了。他又不時的要求他的妻請了幾個人到自己家裏來「打小牌，」——當然元蔭嫂也必是被請者之一了——到了牌桌一舖好，他便搶先的坐下來。名義上說是他的妻打牌，其實是他自己在打牌。他的妻往往因此不高興，但因爲平常服從他慣了的，也不敢說什麼。他和元蔭嫂因此常常的見面，常常的說說笑笑，一點忌諱也沒有；元蔭嫂也不再像初次見面時那樣的帶着羞澀。她也還不時的明謔暗嘲着他，如一個很親近的密友。仍然是沒有一個人曾起過什麼疑慮。打牌，那是最正當的聚會，牌桌上的笑謔譏嘲，那也是最平常的事。但未免使容芬的妻

微微的起詫異的，便是：容芬從見了元蔭嫂後，不再在外面留連一夜二夜的，而只要在家裏搶小牌打打，而且打牌的興致很高。這是從來未有的事。她不禁暗暗的高興着他性情的這樣的變遷。二嬸也未免微微的起詫異，這便是，元蔭嫂近來打牌的時候更多，而且總要深夜纔囘家，而且不打牌的日子，總要悶悶的坐在家裏，表現着從來沒有的閒愁深思。

容芬要走了；他不能在家久住，因爲他局裏公事太忙，不能離職過久。他到二嬸家裏辭行時，二嬸又留着他在家裏打小牌，喫便飯。在牌桌上大家覺到元蔭嫂的懶懶的不高興的情緒。黃太太問道：「元蔭嫂今天身體不大好？」她點點頭道，「略有一點頭痛」於是這牌局很早的便散了。第二天清早，元蔭嫂梳洗了便出門，說是去找一位女友林太太，直到了旁晚纔囘，似乎情緒很激動，眼眶有一點紅紅的。然而也沒有什麼人注意到，沒有一個人曾疑慮着會有什麼事件要發生。

她在家裏更是冷漠漠的，對於打牌也沒有那末高興了。元蔭總是死心塌地的奉承着她。她對他卻總是那副淡淡的冷冷的臉孔，也不厭惡，也不親切。

容芬離家了三四個月，彷彿是他自己運動着遷職至總局裏來。總局是在北京，於是他可以常常住在家裏。

自他到了北京後，牌局便又熱鬧起來。元蔭嫂似乎對於打牌的興緻也恢復了。容芬彷彿完全變了一個人，晚上的朋友間的花酒局和牌局總是能推卻的便推卻掉，老早的便回家，或到二孀家裏，和幾個太太們打打小牌，——元蔭嫂當然是在內——他母親和他的妻很高興他現在的能安分了，二孀也以他的變情易性爲幸事。

有一天，二孀到東安市場去買東西，她彷彿看見元蔭嫂在遠遠的走着，有一個男人，像是容芬的樣子，和她並肩而走，說說笑笑，轉入攤角不見了。她纔開始有些疑心。以後，她每站在牌桌邊，看見他們倆打牌時，神色總有些不對。時時互視而笑。因爲有了疑心，於是一切都有可疑的痕跡了。她因此對於容芬的殷勤走動，也不大高興理會他，總是冷板板的一副臉。當他嬉皮笑臉，要求她湊成牌局，在她家裏打牌時，她總是百端阻擋。元蔭嫂要出去打牌，也沒有那末方便了。每次出外，她雖不說什麼，總有些不高興的樣子，且再三叮

嚟她早回。這個神情，他們倆都是聰明人當然看得出的。於是容芬在表面上是不大踏到她家裏去了，元蔭嫂除了有應酬外，也不大出外打牌了。然而他們卻彷彿因了這樣的隔離，反愈顯得接近。有一天，元蔭的弟弟從中央公園回來，他告訴他母親說，他看見在公園的柏樹下面，嫂嫂和容芬竟手牽手的站在那裏，低低的說着話。他覺得很詫異。二孀再三的吩咐他不要多嘴對別人亂說。這一天下午，她便到娘家去，把這事私自告訴了她的嫂嫂，叫她約束容芬的行動。容芬的妻也知道了這事，竟悲切切哭了一夜。而她家裏的牌局也不再有了。不知他們倆用了什麼神祕的方法來互通消息；彷彿他們倆表面上雖見面極稀，而實際上仍是時時有約相會的。

有一天，二孀出去應酬了，說是到晚上纔回來，元蔭也有朋友約去喫晚飯了。只有元蔭嫂一個人在家。二孀忽然覺得頭暈，不能久坐，便很早的等不及上席便回來了。她敲了大門進去，看見容芬正從門裏出來，見了她，臉上似有些不好意思。她把他叫住了，厲聲問他爲什麼來這裏，他唯唯吶吶的連忙走開去了。元蔭嫂是臉紅紅的坐在自己房裏。她來

不及脫去新衣服，便絮絮切切的明譏暗諷的對元蔭嫂教訓了一頓，並說，以後再也不許容芬踏進大門口了。元蔭嫂整整的哭了一夜，第二天，飯也沒有起牀來喫。元蔭不知什麼緣故，竟嚇得呆了，再三再四的勸慰着她。她只是哭，並不理會他。他問他母親，少奶爲什麼哭？二嬸冷笑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你去問你自己的媳婦好了！」這使元蔭更迷惑難解。他對這事是一點消息也不知道的。過了幾天，他彷彿也有些明白了，然而他是天生的懦弱的人，又是一味溺愛他的妻的，竟連一句譴責的話也說不出。見了她的終天悶悶不樂，反想了種種方法要使她高興。

容芬從此絕跡於二嬸之門，元蔭嫂從此不大打牌，且不大出外應酬了。就是出外應酬或打牌，二嬸也總跟了去。但她心緒似乎很不好，也實在不願意打牌或應酬，寧願躲在房裏，在牀上悶悶的躺着，卽在應酬場中也沒有從前那末伶俐可喜，和光照人。

親戚們始而疑，繼而一個個都知道這事了。漸漸的大家對於元蔭嫂似乎都有些看不起的樣子。她每次在應酬場中，似乎總有許多雙冰冷如鐵箭的譏彈的眼光，向她射來，

同時，還彷彿聽到許多竊竊的私語，也似乎都是向她而發的。她幾乎成了一個女巫，成了一個不名譽的罪犯，到處都要引動人家的疑慮和譏評的了。她往往託辭頭痛，逃席而歸。彷彿她自己的小房間便是她最安全的寄生之所一樣。一出了這個房間，社會的壓迫和人世間的譏笑聲便要飛迫到她身上來了。因此，不必她婆婆的留心防守，她自己也不高興出大門了。

然而要把一對情人隔絕了，似乎比把海水隔開了一條路還難。鬼知道他們倆用什麼方法通信或見面總之，他們似乎仍是不時的見面。她婆婆不時的明譏暗罵。監視她的行動，比獄卒監視他們的囚犯還嚴密。她受了這樣的待遇後，總要在房裏幽泣了一天兩天，絕食了一天兩天。這使元蔭非常的難過。他也幾乎要陪了她而絕食。二嬸因此益覺得生氣，每每厲聲罵元蔭沒有志氣。然而元蔭還是死心塌地的一味愛她，奉承她，侍候她。

有一天，她說是到姊姊家裏去。去了一天，直到了深夜纔歸來。第二天，有一個親戚說，他看見元蔭嫂又和容芬在一處並肩走着了。她婆婆特地叫人到她姊姊家裏一問，果然

她昨天並沒有到她家去。這使她婆婆益益的不能信任她，益益的監視得她嚴厲周密。

然而他們倆的關係似乎還是繼續下去。她的行動竟非常的詭祕，使二嬸防不勝防。二嬸終日指桑駡柳的諷諭着她，她除了在房裏幽泣之外，再不答說什麽。然而過了幾天，她又窺一個空出外了；似乎又是去和容芬相會。鬼知道他們用的是什麽方法來通消息，鬼知道他們是設了什麽計劃來求會面的。「情人是一個大勇的人」這句話眞是不錯。我想不到像元蔭嫂這樣的一個婉媚的少婦，在這個地方，乃竟能冒舉世之不韙。而百計設法，詭變層出，這眞是誰也想不到的！

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去，我是親戚中最少數的可憐她的境遇，而且能原諒她的衷情的一個。我在房裏坐了一會；她沒情沒緒的坐在那裏，臉色也慘白得多了，說話也不大如前的機警了。她桌上牀頭上放了許多小書。她說，她常常的把牠們翻看，但往往看不了幾頁，便看不下去，仍把牠們拋開了。房裏是可以靜出鬼來。據她說，有好久了一個朋友也沒有來過。她又低低的對我說道：「我想，我不會活得長久的，像這樣苦生，眞不如死樂！」我

勸慰了好久，但她搖搖頭，嘆道：「你們好福氣的人，永遠不會知道我的苦楚的！」我當時眞是難過，幾乎要伏在桌上哭出聲來。我任怎樣也不忍譴責她我心裏充滿了憐惜悲憫。可憐這樣的一個美好的少婦竟要生生的斷送在這樣苦境之下了！我們兩個人欽默的相對；我偶然擡頭，見窗外有兩株桃花正天天爛爛的盛開着。蜜蜂在花間營營的忙碌着。春意似乎欲泛溢出天井外邊來，然而她的房裏卻永遠不會受到這個感應，她房裏的空氣是嚴肅枯寂如死的。我在她房裏坐了許久纔出來，二嬸還對我罵了她許多不堪的話，我實在不忍聽她的，幾乎要掩耳而逃。

後來，他們搬到上海來了。臨行的那一天，有人看見容芬在第二個月臺上徘徊着也不敢過來送別。不知他們倆究竟會見最後的一面沒有。

眞的，是最後的一面元蔭嫂搬到上海後，竟不到兩年便死去了。我想，這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她的死也許要比她的生快樂些。

聽人家傳說，自元蔭嫂離開了北京後，容芬又回復了他前幾年的原樣子，喝酒，打牌，

到妓院去，時時四五天不回家，而且，據說，酒喝得比以前更兒更多。

馬蹄的的，有規則的一起一落，當五姊說完了以上的故事，我們的車子已經過了大馬路，過了蘇州河向北走了。

聽了這樣的一個小小的人間悲劇，竟使我不怡了好幾天。我每見着元蔭，我心裏便覺得有一縷莫名的悽楚兒上心來。我永遠記住這一個人間的小小的悲劇。

十六，九，七，寫于巴黎。

趙太太

八叔的第二妻，親戚們都私下叫她做趙媽——太太，孩子們則簡稱之曰趙太太。她如今已有五十多歲了，但顯得還不老，頭髮還是青青的，臉上也還清秀，未脫二三十歲時代的美麗的型子，雖然已略略的有了幾痕皺皮的褶紋，一雙天足，也還健步。她到了八叔家裏已經二十年了，她生的大孩子已經到法國留學去了。她是一個異鄉人，雖然住在福州人家裏已經二十年了，而且已會燒得一手好的福州菜蔬，已習慣於福州人的風俗人情了，但她的口音卻總還是帶些「外路腔」，說得佶倔生硬，一聽便知她並不是我們的鄉人。除了她的不能純熟自然的口音外，其餘都已完全福州化了，她幾乎連自己也忘了不是一個福州人。這當然難怪她忘了她的本鄉，因爲二十年來，她的四周都是福州人，圍繞着她，她過的是福州人的生活，聽的是福州人的說話，而且二十年來她的故鄉也不曾有

一個親屬，不曾有一個朋友和她來往過。她簡直是如一個孤兒被棄於異鄉人之中而生長的一樣。

她之所以成為八叔的第二妻，其經歷頗出於常軌之外，雖然至今已經是二十年了；雖然她生的大孩子都已經到法國留學去了；然而她為了這個非常軌的結合，至今還為親友間的口實談資。

八叔並不是沒有妻，當和她同居的時候。八嬸至今還在着，住在她自己生的第一個孩子，四哥的家裏。所以八叔和她的結合，並不是續絃，卻又不是妾。講起他們的結合來，卻又不曾經過什麽舊式的「拜堂」新式的相對鞠躬，交換戒指等等的手續，只是不知在那一天便同居了，便成了夫妻了，便連客也不曾請，便連近時最流行的化一塊半塊錢印了一種「我們已經於〇月〇日同居了」的報告式的喜帖也不曾發出。像這樣簡單的非常軌的結合，在現在最新式的青年間也頗少見，不要說在二十年之前的舊社會中了。所以難怪至今還為親友間的口實談資。

他們的結合之所以至今還為親友間的口實，談資者，至少還有另一個原因。這便是因為她出身的低微。她不是什麼名門的閨秀，也不是什麼小家的碧玉，也不是什麼名振一時的豁姐，她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鄉下人，一個平平常常的被八叔家裏所僱用的老媽子。她也已有了一個丈夫，正如八叔之已有了妻一樣。所不同的是，八叔和她結合，不必經過什麼手續和八嬸解決問題，而她則必須和她丈夫辦一個結束，聲明斷絕關係，婚嫁各聽其便而已。據說她是一個童養媳，父母早已死了。她夫家姓趙，所以大家至今還私下管着喚她做趙媽——太太或趙太太。每逢親串家中有喜慶婚嫁諸大事的時候，她便也出來應酬，儼然是一個太太的身價。然而除了底下人之外，沒有一個人曾稱呼她為某太太的。他們見面時，都以「不稱呼」的稱呼了結之。譬如，她向四嬸告別時，便叫道：「四太太，再會，再會。」四嬸卻只是說：「再會，再會，」而她之對二嬸便要說道：「二嬸嬸，再會再會」了。再譬如二嬸前幾個月替元蔭續絃時，她曾一個個的吩咐老媽子去叫車，或已有車的，便叫車夫點燈侍候，當一班客人要散時，她叫道：「張媽，叫四太太的馬車夫點了燈，酒錢

給了沒有？」或是說：「太太太要走了，快去叫車夫預備」之類只是輪到了趙媽——太太，她便只是含糊的叫道：「張媽，叫車夫點了燈。」而張媽居然也懂得這個「不稱呼」的稱呼的祕訣，眞省了不少的糾紛，免了不少的困難，而在面子上又不得罪了趙媽——太太。誰發明了這個祕訣的，眞應該上以大天才的尊號。

趙媽太太也自知她在親串間所居的地位的尷尬，所以除了不得已的喜慶婚喪的應酬外，無事決不踏到他們的門口。她很自知不是他們太太們的伴侶。她只是勤苦的在管家，而這個家已夠她的忙碌了，而在她自己的家中，她是一個主人翁，她是被稱爲「太太」的。

她是蘇州的鄉下人。她丈夫家裏是種田的農戶。因爲她喫不了農家粗作的苦，所以到上海來「幫人家」。有人說，蘇州無錫的女人，平均的看來，都是很美好的，卽使是老太太或是在太陽底下晒得黑了的農家女，或是醜的婦女，也都另具有幾分清秀之氣，與別的地方的女人迥不相同。所以幾個朋友中間，曾戲編了一個口號道「娶妻要娶蘇州人。」

眞的，歷來的關人們軍閥們的姨太太們，如果把她們的籍貫考察起來，幾乎可以有十分之七八是蘇州人。他們的口號，當然又與窮學生們的不同了，乃是「娶妾要娶蘇州人。」有一個蘇州的朋友說，所謂自稱爲蘇州人的，大都是冒籍的，不是眞的蘇州人。別地方的人聽不出她們口音的不同，在蘇州人卻一聽便辨其眞假。

說到口音，蘇州的女人似乎也有獨擅的天賦。她們的語音都是如流鶯輕囀似的柔媚而動聽的，所謂吳儂膩語，出之美人之口，眞不知要顚倒了多少的男子。即使那個女人是黑醜的，肥胖的，僅聽聽他們的語聲也是足夠迷人的了，較之秦音的肅殺，江北腔的生硬，北京話的流滑而帶剛勁者，眞不知要輕柔香膩到百倍千倍。

這都是閒話，但趙媽——太太卻是一個道地的蘇州人，而且是一個並不醜的蘇州女人，也許，僅此已足使八叔傾倒於她而有餘了。她再有什麼別的好處，那是只有八叔他自己知道的，我們不能曉得。但她之所以使八叔對於她由注意而生憐生愛者，卻也另有一個原因。

八嬸是很喜歡打牌的，往往終日終夜的沈醉於牌桌上，家事也不大肯管。這也許是一種相傳的風尚，還許竟是一種遺傳的習性，凡是福州人，大都總多少帶有幾分喜歡打牌的癖氣的。沒有一個人肯臨牌而謙讓不坐下去打的，尤其是閒在家中沒有事做的太太們。她們爲了消遣而打牌，愈打便愈愛打，以後便在不閒時，在有事時，也不免要放下事，拋了事去打牌了。八嬸便是這樣的一個婦人中的一個。當八叔到上海來就事，初次把她接來同住時，她因爲熟人不多，還不大出去打牌。後來，親串們一天天的往來的多了，熟了，——不知福州人親戚是如何這樣的多，一講起來，牽絲扳藤歸根溯源，幾乎個個同鄉都是有戚誼的，不是表親，便是姻親，——便十天至少有五六天，後來竟至有七八天，出去打牌的了。下午一喫完飯便去，總要午夜一二時方囘。八叔的午飯是在辦公處喫的，到了他囘家喫晚飯時總是不見了八嬸，而晚飯的菜，付託了老媽子重燒的，不是冷，便是口味不對。八叔常常的因此生氣，把筷子往桌上一擲，便出去到小館子裏喫飯去了。到了他再囘家時，八嬸還沒有囘來，房裏是冷清清的，似乎有一種陰鬱的氣分。最小的一個孩子，在後

房哭着，乳娘任怎樣的哄騙着也不成，他只是呱呱的哭着。大孩子又被哭聲驚醒了，也吵着要他的娘。八叔當然是要因此十分的生氣，十分的鬱悶了。有一次，她方在家裏邀致了幾個太太們打牌，正在全神貫注的時候，而大孩子纏在她身邊吵不休，不是要買糖，便是要買梨，便是告訴母親說小丫頭欺負了他。八嬸有一副三四番的牌，竟因此錯過了一搭對子沒有碰出，這副牌還因此不和。這使她十分的生氣，手裏執了一張牌，她也忘了，竟用手連牌在他頭上重重的扑敲了一下，牌尖在額角上觸着，竟碰破了頭皮，流了一臉的血。她只叫老媽子把他的血洗了，用布包起，她自己連立也不立起來，仍然安靜的坐着打牌。孩子是大聲的哭着。八叔正在這時回家了，他見了這個樣子再也忍不住生氣，但因為客人在着，不便發作。到了牌局散後，他們便大鬧了一場。八叔對於她更覺得灰心失意。

舊的老媽子恰在這時辭職回家了，趙媽便由薦頭行的介紹，第一次踏進了八叔的大門。她做事又勤快，又細心，又會體貼主人的心理。試用了兩三天之後，八嬸便決意，連八叔也都同意，把她連用下去。她把家事收拾得整理得井井有條，不必等到主人的吩咐，事

情已都安排得好好的了。八嬸很喜歡她，不久便把什麼事都委托給她了；八叔也覺得她不錯。自她來了之後，他才每晚上有熱菜喫，有新鮮的菜喫。他從此不再到小館子裏去。她做了菜，總是一碗一碗，燒好了便自己端了出來。菜燒完了，便站立在桌邊，侍候着八叔添飯。有一次，她端了一碗滾熱的湯出來，一個不小心，湯汁潑濺了一手，燙得她忘記了手上端的是一個碗，竟把牠摔碎在地上了。八叔連忙由飯桌上立起來，去問她有燙傷了手沒有。她痛得說不出話來，只點點頭。他取了一瓶油膏，一捲紗布，親自動手替她包紮。她的手是如此瑩白可愛，竟使八叔第一次感到了她的美好。她的手執在八叔的手裏，她臉上微微有些紅暈，心頭是卜卜的跳着。誰知道他們在什麼時候是有了關係的，但從這個時候之後，他們似乎發生有一種親切的情緒。八叔再也不干涉八嬸打牌的事；有時她不出去打牌，他還勸誘她到那一家那一家去，且晚上她再遲一點回來，他也決不像向日那樣的板起臉孔來對她。也許他還希望她更遲一點回來更好。如此的不知經過了幾個月，也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們間的關係乃為八嬸所覺察。總之，八嬸是知道了他們間的關係了。她

對八叔大吵了一次，且立刻迫着要趙媽捲鋪蓋走路。趙媽羞得只躲在房裏哭泣。八叔也一點不肯讓步。結果，不知他用了什麼方法，八嬸乃竟肯不讓趙媽走路了。而他們間的關係，至此乃成爲公開的秘密，親戚之間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事的了。

我們中國的家庭，眞是最會忍垢含穢的，最是神祕的，什麼難解決的問題，到了我們中國的家庭便都容容易易的解決了。譬如，一個男人在他的妻之外，又愛上一個女人了，而且已經娶了來，而且儼然是一個太太了。無論在那一國，這件事都是法律人情所不許的，他至少要犧牲了一個太太。而在我們的家庭裏，這件事卻有一個兩全的方法，便是說，他是兼祧的，可以容許他要兩個妻，而這兩個妻便是「兩頭大」，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麽？再有，男人在外地又娶了一個小家碧玉或窰姐了，他家裏的妻乃至家裏的上上下下，連親戚朋友，都當她是一個妾，說是老爺在外面娶了一個妾了，然而其實卻是一個妻，在外地的家庭裏沒有一個人不稱她爲太太的。眼不見爲淨，家裏的人只好媽媽糊糊的隨他如此的過去了。這不又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麽？這就叫做不解決的解決，或

是自然的解決，比起上面所說的什麼兼祧，兩頭大，還覺得彼未免是多事，是庸人自擾。這乃是中國家庭制度底下的一個絕大的發明，是鬼子們所萬不能學得來的。而今八叔與趙媽的關係，便也是採用了這個絕大發明，卽所謂不解決的解決的方法，來解決的。

然而這個風聲是藉藉的傳到外面去了，不僅是流傳於親串之間了。馴至而趙媽的丈夫也知道了這事了。在家庭間可以用了不解決的解決方法來解決一切問題，而在這個與外人有關的問題上，這個絕妙的方法卻不便應用了。

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知道了這個消息，也不知道有什麼人在他背後激動挑撥，他一來便迫着要帶趙媽回家。趙媽躲在後房，死也不肯出來見他，還是別一個僕人出來回他道：「趙媽跟太太出去打牌了，要半夜才能回來呢，請明天再來吧。」他丈夫才悻悻的走了。

他丈夫是一個鄉農，是一個十足的老實人，說話也是訥訥的說不出口，腦後還拖着一根黑烏的大辮子。他一進門便顯然的迷亂了，只訥訥的說道：「請叫趙媽出來說話，我

有話說，我要叫她捲了鋪蓋囘家，不幫人家了。」當然，誰都知道他是聽得了這個消息而來的。

在這天，整天的，趙媽躲在後房牀上哭着，心裏一點主意也沒有，八叔也如瞎了眼的小鼠一樣，西跑東攢，眉頭緊皺，也想不出一個好方法來。八嬸很不高興的咕絮着道：「叫你早辦這事，你老是不肯辦，現在好了。看你用什麼法子去對付她丈夫！這事本不應該的！他上公堂一告狀，看你還有什麼面子！」

八叔一聲不響的聽着她的咕絮。她當然私心裏是巴不得趙媽的丈夫眞的能把趙媽帶走，然同時，看見八叔那末焦慮愁悶的樣子，又覺得很難過。這矛盾的心理，是誰都覺得出的。

「今天對付過去了，他明天還要來呢。這樣乾着急有什麼用？應該想想方法才好。這事好在親友們也都知道了，何不找他們來商量商量呢？」八嬸憐憫戰勝了嫉忌的舒徐的說道。

八叔實在無法，只好照了她的提議，叫徐升去請二老爺和劉師爺來，二叔和劉師爺都是八叔的心腹好友，劉師爺尤其足智多謀，慣會出主張，一張嘴也是鋒利無比，彷彿能把鐵石人的心腸也勸說得輭化了一樣。

他們來了，八叔自己不好意思說什麼，還是八孀一五一十的把趙媽的丈夫來了要帶她回去的事告訴了他們。

二叔道：「這當然是他聽見了風聲才來的了。要買一個絕斷才好。這樣敷衍着總是不對，保不定那一時便會發生事端的。」

八孀道：「可不是！被他告一狀才喪盡體面呢！」

劉師爺想了半天，才說道：「他明天來時，除非和他當面說明了，八爺當然不必出去見他，趙媽也仍然躲一躲開。他們鄉下人要的是錢，肯多花一點錢，這件事總是好辦的。」

這件事完全委托了二叔和劉師爺去料理。第二天，趙媽的丈夫又來了，是二叔他們去見他。他原是不大會說話的，但聽完了劉師爺的一席帶勸，帶調解，帶輭嚇，爲八叔作說

客，而又似爲他趙媽的丈夫，設策劃計的話，心裏顯然的十分的躊躇。臨走時，卻只是說道，「這是不成的，我要的是人！」

他們第二次不知在什麼地方見面談判，總之，趙媽的丈夫卻不再到八叔的家裏來了。過了三四天，二叔和劉師爺笑哈哈的走來對八叔說道：「恭喜，恭喜，事情都了結了！想不到一個鄉下人倒不大容易對付。」

八嬸道：「要叫趙媽出來向二叔和劉師爺道謝呢！」

當然，這個和局，總不外於拼着用幾百塊錢，給了趙媽的丈夫，叫他寫了絕斷契；這些錢在名義上當然說是給他作爲另娶一位妻房之用的了。但這樣的一解決，趙媽的地位，在家庭中似乎驟增了重要。她不再是一個名義上的老媽子了，雖然在事實上還是如前的燒菜侍候着老爺。老爺老媽子另外找到了一個。她的臥房搬到了一間好的房間裏來，她也坐在飯桌上和太太，老爺一同喫飯了。不久，她便生了一個男孩子。如此的，這個家庭，用了不解決的解決方法，竟是一年兩年的相安無事下去。但這不過是表面上的，在裏面，那家

庭的暗潮是在繼長增高着。家庭的實權，一天天的移到趙媽的身上來。八嬸幾乎在家庭中成了一個附庸的分子，有飯喫，有牌打，有房子住，有月例錢用，其餘的便都用不着她管了。她當然是很嫉妒，很不平，很覺得牢騷的。但她是一個天生的懦弱人，雖然很會吵嘴，卻不敢於有決絕的表示。兼之趙媽的手段又高明，籠絡得她也無以難她。如此的，這個家庭在不絕的暗裏衝突，在牢騷，嫉妒，在使用心機的空氣中，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度過去。中間，八嬸曾回到故鄉的母家去了幾次。一去總要一二年才復回。在這個主婦缺席之時，趙媽的權力便又於無形中增長了起來。家裏的底下人，居然也稱她做太太了。八嬸的孩子們都已經成人了。大孩子，二哥，已經由日本歸國，娶了親，在交通部裏辦事了。二孩子三哥，則在比利時學着土木工程。他們對於父親和趙媽的行動，都不大滿意。而二哥便把八嬸接到了北京同住，不再回到上海來。而趙媽生的四哥也已成人了，在上海娶了親，生了一個孩子，且已到法國留學去了。如此的，這個家庭是分成了兩截，北京一個，而上海又是一個；上海的一個已完全成了趙媽的，孩子是她的，媳婦是她的，孫子也是她的。有

什麼親串間的喜慶婚喪，她便也被視爲八嬸的替身出去應酬赴宴。而親串們在背後便都喚她做趙媽——太太，而當着她的面，則以「不稱呼」的稱呼方法去招呼她。

這不是一個喜劇的結局，最圓滿的不解決的解決的結局麼？

十七，九，九。寫于巴黎。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初版發行
民國二十年十月增補再版

實價大洋八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家庭的故事"
〔普及本〕

著者 鄭振鐸

發行者 杜海生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瀋陽鼓樓北路西
漢口湖北街金城里
開明書店分店

(說802)

